



弗 蘭 克

譯 建 光 伍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英國格士克夫人原著  
新會伍光建譯述

克

蘭

弗

北京圖書館藏

商務印書館發行

000239



3 0543 8100 3

## 譯者序

膏粱文繡尙矣。而不如布帛菽粟之能久而用廣也。富麗堂皇之文尙矣。用非其時。用非其事。則不相稱。此平淡無奇。文從字順之作。所以可貴也。格士克夫人。以能文稱。爲小說大家。迭更斯 (Charles Dickens) 大文豪喀萊爾 (T. Carlyle) 蘭得 (W. S. Lander) 所賞識。夫人之文。善敘事。條暢自然。不假雕飾。洵臻至善之域。 (Attain to the perfection of easy natural and unaffected English narrative) 尤善敘瑣事。能達難達之意。施於談話尺牘。尤爲合宜。夫人著作甚富。其最有名於世者。卽今所譯之克蘭弗也。評其文者。謂其所作小說。能與諸大文豪之小說並傳於世。予又以其頗類我國之儒林外史。故亟譯之。略加評語。以餉讀者。

民國十五年丙寅小滿新會伍光建序





# 目次

譯者序

- 第一回 我們的社會……………一
- 第二回 大佐……………一六
- 第三回 好些年前的一段愛情故事……………三八
- 第四回 探望一位老繅夫……………五一
- 第五回 舊信……………六七
- 第六回 可憐的比得……………八二
- 第七回 拜訪……………九九
- 第八回 貴夫人……………一一四
- 第九回 布路耐……………一三三

目次

873.57  
330

克 爾 弗

第十回 恐怖	一四六
第十一回 森妙布勞晤	一六四
第十二回 訂婚	一八〇
第十三回 倒閉	一九二
第十四回 患難之交	二〇八
第十五回 榮歸	二三一
第十六回 一團和氣	二四八

# 克蘭弗

出

## 第一回 我們的社會

第一層。克蘭弗地方是女人據住了。因為所有住戶花到若干租錢的。都是女人。倘若是夫婦來住在這個地方。不曉得怎麼樣。那個男人。就要走了的。男人爲什麼走的呢。大約不出兩種緣因。若不是因為那男人到了晚上宴會的時候。看見只有他一個是男人。就害怕得要死。不然。就因為回到營裏去。或是回船上去。或是去了鄰近的相離六十多里的大市鎮特林布。一去就是一個星期。總而言之。男人們。毋論作什麼事。都是不在克蘭弗的。譬如男人們即使住在克蘭弗。不走開的話。他們有什麼事好作呢。我們這裏有一位外科醫生。到處去看病。走一遍就是幾十里。晚上是睡在克蘭弗。不過不能個個男人都是當外科醫生。說到平常日行的事體。例如把花園打理得整齊。種滿名花。不留一根野草長在花裏。或是開走孩子們。不許在欄杆外張望。或是

花園門偶然開了。隣近人家的鵝。要走進來。要個人把鵝開走了。或是遇着辨論文學政治。不必費心去想理由或駁論。就要解決。或是要打聽清楚的確。這一條村子裏。人人作的什麼事。或是約束女僕們叫他們謹守規則。或是施行善慈於貧人（有點像發號施令）或是別人有困難。我們互相幫忙所有以上日行種種的事。克蘭弗的婦女們。就都能辦到。用不着男人。有一次有一個女人對我說道。男人在家。未免太阻手礙腳的。克蘭弗的女人。雖然是你曉得我作什麼事。我曉你作什麼事。卻是絕不理會彼此的見解。各人有各人的特性。（不必說各人有各人的癖性）都是發達到很透的。原是很容易。你一言我一句的爭辯。然而彼此相待。仍然不失好意。

克蘭弗的婦女們。往往有爭吵的事。不過嘴裏說幾句胡椒那麼辣的話。很生氣的搖搖頭。有的生點小波瀾。免得他們過的日子太平淡無奇了。他們穿衣服是絕不跟着風尚走的。不講時髦的。他們常說。我們住在克蘭弗。那個不認得我們。我們何必一定要學時髦。無論穿什麼都使得。若是他們離家。走到別的地方。他們的理由。又是一樣的很充足的說道。我們到了這裏。誰也不認得我們。我們無論穿什麼都使得。他們衣服所用的材料。大概都是很好很老實的。同那位

以潔淨著名的泰洛小姐一樣的認真。但是我們這裏的婦女們。雖然穿了英國從前的古老衣服。如羊腿式袖子。緊窄短裙。我敢說。人家見了都不笑的。

有一位上等小姐。自己一個人打了一把極好看的大紅綢子傘。撇開他的好幾個兄弟姊妹。當着大雨的時候。一個人在爛泥路上。走到教堂。你們倫敦。現在有大紅綢子傘嗎。我們嘗聽見傳說。克蘭弗的人。第一次看見大紅雨傘。被小孩子們圍住着。還喊說是手杖穿了紅裙。那位小姐所打的大紅雨傘。就是那第一次見的。從前是一個很有氣力的父親。打這把傘。蓋住一羣小兒女們。因為他的那位可憐的太太。（他是最後死的）身體弱。支不住這把大雨傘。

我們這裏還有彼此拜訪的規矩。凡是少年人初到我們這裏的。都有人把規矩很認真的告訴他們。也同每年一遍。在山頂宣讀曼士律一樣的認真。

這些少年女子到了之後。就有人告訴他們說道。我的寶貝。我們的朋友們打發人來請安。你走了許多路。（是坐在男人的馬車。走了四五十里。）今晚不覺得疲乏嗎。我們讓你明天歇息歇息。大約後天。他們來拜訪是無疑的了。十二點鐘後。你不要作別的事。我們這裏的規矩。從十

三點至三點鐘。是拜訪的時候。

這些朋友拜訪過之後。就有人告訴他說道。這是第三天了。我相信你的母親已經告訴過你。不出三天。是要回拜的。也許告訴過你。回拜的時候。不可久坐。不能過十五分鐘。

那位少年女子問他道。我回拜的時候。時時刻刻的要看錶麼。不然。我怎麼會曉得是十五分鐘呢。

那個人就答道。我的寶貝。你時時刻刻要想着時候。切不可只顧說話。忘了時候。

因為人人的心裏。都要牢記着這些規矩。故此無論是在往訪。或是回拜。都說不到什麼要緊的事體。彼此只好說些不相干的話。都是三言兩句的短話。都要按準時候。不能過犯的。

我想克爾弗地方有幾家上等人家是貧窮的。但是他們很像古時希臘的斯巴旦人。心裏只管受痛苦。臉上還是笑的。我們向來不談到錢這個字。因為一談到錢。就有了市儈的味道。我們這裏的人。雖然有幾家窮的。然而家家都是貴族。我們本地的人。爲的是彼此迴護起見。看見人家極力的遮掩貧窮。都並不以爲怪。譬如說的話。有一次弗拉斯在他那一間極小的房子請

寫貧人  
認貧好  
不爲事  
有味

容。客人坐得好好的時候。忽然他的小女僕走過來。請客人離座。站起來。要在座底下掏一個茶盤。客人們一點都不見怪。不當是件新奇的舉動。以為是很平常。很自然的事。一面只管談管家的規則禮節。很像我們客人們。很相信主人住的是一所大宅子。另外有僕從們的會客廳。另外還開一桌飯給僕從吃。有管家婆。有男總管。其實我們很曉得。女主人只用了一個義學裏的一個小女孩子。年紀又小。身體又弱。假使不是女主人私下裏動手幫許多忙。那個小女僕兩隻又短又紅的手的力量是絕不能夠把茶盤積到樓上的。現在正是大模大樣的坐在這裏。裝作不曉得送什麼甜點心到樓上來。其實他曉得。我們也曉得。他曉得我們也曉得。我們也曉得他曉得我們也曉得他忙了一早上。製吃茶的麵包同雞蛋糕。

好家世的貧窮人家。不肯認窮。專認好家世。卻發生一兩樣的效果。若是可以推行到別的社會中卻是很有好處的。例如住在克蘭弗的人是睡得早的。宴會回家。大約總是晚上九點鐘。穿上木屐。喀打喀打的在路上走。跟着一個拿燈籠的人照路。一到了晚上十點半鐘。全村都睡了。況且通村的人。以為晚上宴會多花錢辦酒食。是太俗。（克蘭弗看重這個俗字）就是查美遜



貴夫人也不過擺設薄切麵包加黃油。發麵的餅。他還是格倫邁伯爵的弟婦。也是實行清雅的節儉。

這卻來了  
認他是肯  
貧的

這而言之  
是不肯認  
窮

清雅的節儉麼。這是我們克爾弗的一句口頭話。不知不覺的自然而然。就說出這句話。我們此地人。凡是省儉。都說是清雅。多花錢就是粗俗。就是擺架子。出風頭。這種見解原是狐狸不吃酸葡萄的意思。很叫我們心安意足。有一次有一位大佐（或連長）注）姓布勞晤。來住在克爾弗。他對人說一句話。並不是把大門同窗門。先關緊了。附耳對極親密的朋友說的。是在大街上用軍官發號令的大聲音說他自己窮。因為窮。租不起某間房子。我聽了。是非常之詫異。是永遠不能忘記的。他是個男人。又是個好家世的男人。侵犯到我們這裏來。本地的婦女們。已經嘖有煩言的了。他又是一個吃半俸的大佐。在鄰近的鐵路上有個席位。我們這裏的人。從前已經遞過呈子，反對這條鐵路。他既然是個男人。又同這條討厭的鐵路有關係。還要挺着厚臉皮說窮。我們是不能容的。一定不要理他。不同他來往。一個人死了。是件事實。是件常有的事。貧窮也是件事實。也是件常有的事。人家都不在大街上說死。為什麼要在大街上喊窮呢。窮這一個字。是萬

不能對上等好家世人說的。我們本地的窮人。願意怎麼行就怎麼行。不加攔阻。我們彼此都默許。彼此都是平等。彼此相往來。若是我們赴宴會是步行。從宴會回家也是步行。我們都是說。因為晚上天氣很好。或是空氣很振刷精神。並不說是因為花不起轎子錢步行。若是到了夏天。不穿生絲生綢。只穿印花布。我們只說是喜歡花布可以下水洗。並不說花不起錢製絲綢衣服。餘事仿此。等到後來。我們說慣了都閉住眼不認我們是懂得溫飽的人家。我們那時候還不曉得怎樣對付這個敢說貧窮不以爲恥的人。但是我們只管決議不拜訪他。不曉得怎麼樣總行不通。隨後我們都拜訪他。本地的人都很恭敬他。他在這裏住下約有一年之後。我到克蘭弗地方。居然聽見人家引他的見解。奉爲金科玉律。不過十二個月之前。我的朋友們極力的反對。不肯去拜訪他。同他的女兒們。他現在早已同反對他的各家來往了。十二點鐘以前也讓他來。雖爲的是趁未生火之先要找着烟通的毛病。然而他毫不畏懼的。大踏步走上樓。只管說笑話。很像是在久住這裏的極熟的人一樣。人家對待他。小過節上差一點。他卻並不看見。克蘭弗的婦女們對待他。是很冷淡。他卻很以友誼相待。他們恭維他的話。都帶些挖苦他。他卻當作是真意。他說

話是很率直的。當衆直認不諱。說自己窮。人家曉得了。也就不躲避他了。後來因爲他有男子漢的常識。人家家庭裏有什麼爲難的事。他又善於想法解決。克爾弗的婦女們有事。都請教他。他在這個地方。居然得了一種特別的地位。從前人家都很不喜歡他。後來人家都喜歡他。他毫不覺得。還是一樣我行我法。有一次。人家有事請教他。他答了一句笑話。不料請教他的人。很認真的照行。他曉得之後。纔曉得人家都很聽他的話。覺得很詫異。

人家請教他的是件什麼事呢。原來有一位老婆子。名巴克爾。是位老姑娘。有一隻母牛。寶貝到了不得。當作是個女兒的看待。讀者若是拜訪這位老婆子。不過談十五分鐘的話。這位老婆子總要告訴你。這隻母牛。一天可以出多少牛乳。這隻母牛。怎樣的懂得人意。人人都是好好的對待這隻母牛。不料有一天。稍微不留意。這條母牛。跌入石灰坑裏。母牛大喊。有人聽見。把他救出坑來。母牛身上的毛。幾乎完全都脫了。赤條條的露出皮來。又冷。又可憐。人人曉得。都很難過。很替這位老婆子難過。很可憐這條母牛。有幾位看見母牛的奇形怪狀。禁不住微笑。老婆子自然是很驚愕。很難過。簡直的大哭。有人說。他想用好些油。同這條母牛洗澡。老婆子自然是請教

在大佐不  
過是料老  
話不認笑  
起來果然  
照辦自然  
是開笑話

過許多人。也許內中有一位勸他用油同母牛洗澡的。布勞晤大佐主意一出。立刻就把洗澡的話打倒了。布勞晤對老婆子說道。你若是要保存母牛的性命。不如製一件法蘭絨背心。一條法蘭絨褲子。給母牛穿上。但是。尤不如把這條母牛立刻殺了爲妙。

這位老婆子聽了。立刻不哭。拭乾眼淚。謝謝大佐。立刻照辦。隨後果然全村的人都看見這條母牛。穿了一身黑灰色的法蘭絨樹褲。很老實的在牧場上吃草。作者也親眼看見過。不止一次了。你們倫敦。有穿灰色法蘭絨褲的母牛嗎。

布勞晤大佐。同兩個女兒。住在村邊一間小房子。自從作者從克蘭弗遷居別處之後。第一次回來探望親友的時候。布勞晤大佐已經有六十多歲了。但是他的身材還是瘦而活動。仍是飽受過操練的模樣。腰板還是直挺挺的。步履有力。並不像是個六十以外的人。他的大女兒面貌。同他一樣老。可見得大佐年記雖老。面貌並不老。布勞晤大小姐這時候。總有四十歲。面上很帶愁容病容。毫無少年活潑神氣。她就是在年青的時候。面貌一定也是不美。布勞晤的二小姐。名柘西。比他的姊姊小十歲。面貌比姊姊好看二十倍。一副圓臉。還有酒渦。有一次振京司小姐爲

天也。酒  
人可謂許  
極不

描寫這班  
婦女穿的  
心看別家  
所穿的衣  
服。這要  
眼值估出  
每值估出  
若干錢  
若平淺而  
極深非  
用之意刻  
常之深非  
頗有深非  
之音外  
此種筆法  
甚多

克 爾 弗

十

一件事。對於布勞晤大佐很生氣。說道。柘西小姐。不該還有酒過了。不能同孩子們一樣。永遠露酒。柘西小姐的確有一副娃娃臉。作者看過去。那怕他活到一百歲。死的時候。還是帶着娃娃臉的。他的兩隻大眼睛。是藍色的。眼光四射。看人是直看的。鼻子有點塌。說不出是個什麼樣。嘴唇紅潤。頭髮是分排拳曲。把臉襯得好看。我不曉得他美不美。但是我很喜歡他的臉。人人都喜歡他的臉。我看他的酒。是自然流露的。他走路很像他的父親。是很逍遙的。凡是留心看人的婦女們。可以看出他們姊妹穿衣裳的分別。二小姐穿衣裳。比他的姊妹。多花錢。一年多花兩個金鎊。按着布勞晤的家用而論。一年兩金鎊。不算是小數目了。

這都是我在克蘭弗教堂裏看見布勞晤一家人所得的印象。這位大佐。先前已經會過。就是那一次他修理烟通。我會見他的。他在教堂。當唱早歌的時候。用手拿眼鏡放在眼前。抬起頭來。很大聲很高興的唱。他的回答。比教堂的錄事的聲音。還要高。這個錄事年老。聲低而尖。比不上大佐的聲音。沉。很有點難過。喉嚨抖抖的喊。越喊越尖。

從教堂裏出來。大佐是非常之細心體貼的。招呼兩個女兒。對於熟人。是點頭微笑。卻不同人

拉手。一直等到幫他的大女兒支開了傘。把祈禱本子接過來。他女兒兩手抖抖的。拉起衣襟。在那濕泥路上走。一切都招應好了。大佐纔伸手同朋友們拉手。

克蘭弗的婦女們。晚上請大佐宴會。怎樣的對待他。我心裏很好奇。卻要打聽打聽。因為從前在桌牌上。是並無男客。不必招呼。不必想出話來同他談。我們都覺得很省事。很高興。晚上不過是幾個女朋友們在一起。是很舒服的。很安樂的。我們愛的是雅。並不喜歡男人。我們幾幾乎以爲。一作到男人。總免不了一個俗字。故此我的好朋友我的女主人振京司小姐。爲的是要請我。把大佐同他兩個女兒請來作陪。我心裏就亂猜。那天晚上不曉得是什麼樣。到了那一天。白天就照常先把綠布蒙的牌桌擺好。那時候正是十一月。午後四點鐘。天就黑了。每張桌上蠟燭同乾淨的牌。都擺上了。火也生好了。女僕也吩咐完了。我們都穿好了頂好的衣服。一個人手上拿一根紙條。站在那裏等。只要聽見第一次敲門聲。就把蠟燭點着。克蘭弗地方的聚會。是很嚴肅的。婦女們穿上頂好的衣服。整整齊齊坐在那裏。外面是很莊重。心裏是很得意的。到了三個客人。我們就坐下闢一種的牌。我不幸湊上第四個人的數。隨後到的四位客。另外在一張桌上打

牌。喫茶的杯盤。我早上走過。已經看見預備好了。擺在堆東西的屋裏。這時候都端了出來。一盤一盤的擺在牌桌中間。茶具是很細薄的雞蛋殼磁製的。銀器是古老式。擦得閃光。點心是尤其精細。茶盤還在桌上的時候。大佐同兩位小姐到了。我一看就曉得。不知怎麼樣這位大佐。是人人人都喜歡的。他一進來。皺眉頭的也放鬆了。說話聲音很尖的。也放低了。布勞晤大小姐。一臉的病容。抑鬱不樂。柘西小姐。卻是滿臉笑容。也像他父親一樣。人人都喜歡他。大佐立刻不動聲色的。就作男人該作的事。招呼女客。去接喫完茶的茶杯。送牛油麵包。很減輕些女僕的工夫。他作得很自然。很大方的。簡直的是男人應該招呼女人的派頭。自始至終。真不愧是個男人。他賭的不過是三個銅錢一注。卻是很認真。很覺得有趣。同賭三個金鎊一注的一樣。他只管招呼屋裏的婦女們。卻時時刻刻的還留心照應他的多病的大女兒。從外面看來。這個大小姐。不過是容易動氣。其實是有病。柘西小姐不會打牌。同那些暫時歌手不打的說話。他未到之前。這些暫歇的。都很有些不高興。他又彈一座破鋼琴。一面彈。一面唱。這架鋼琴。原底大約是個小風琴。柘西唱一個曲子。有點走了調。好在我們沒得一位是音樂家。振京司小姐。只管在那裏拍板。也不

費不起人看  
不起人作  
意的人

振京司小  
姐也看不  
起開舖子  
人作買賣  
的

過是裝作懂得音樂罷了。

這卻是振京司小姐的好處。因為剛纔談到羊絨的話。柘西小姐不知不覺的說出來。他有一位舅舅。在愛丁堡開小舖子。振京司小姐聽見這句話。趕快的咳嗽了好幾聲。咳得很可怕。要把柘西小姐說開小舖子的話蓋住了。不叫別人聽見。因為那位貴夫人查美遜坐在牌桌邊。同柘西小姐很相近。若是被他曉得了。同一個作小買賣人的外甥女。同坐在一間屋子裏。不知心裏作什麼想像。嘴裏要說些什麼話。不料這位柘西小姐（翌日早上我們都說他不知分寸。不曉得見風使舵）還要再說。告訴普勒小姐。他能代買同樣的羊絨。還說道。我的舅舅。各色羊絨都有。比得上愛丁堡論那一家的小舖子。我能够請舅舅寄來。振京司小姐以為我們耳朵裏聽了這種不入耳之言。嘴裏覺得不是味道。故此提議奏樂。要替我們洗洗耳。刷刷嘴。故此剛纔我說。這原是振京司小姐的一番好意。

剛剛到了八點三刻的時候。又捧出盤來。擺的是甜餅乾。葡萄酒。衆人就交談起來。說說牌運。隨後布勞晤大佐。忽然談到文學。



家裏有幾  
本書就要  
自命爲文  
學家振京  
司小姐未  
免太不知  
自重了這  
位小姐寫  
得以後此  
處向多  
讀者留意  
未讀過幾  
本書就要  
論世上不  
少這種人  
善於形容

說道。你們見過滑稽小史麼。（這時候是按期登出的）是頂好的東西。

讀者須知。振京司小姐是克爾弗的一位已故總牧師的小姐。因爲他家裏有好些經論稿子。還有好些講宗教的書。就居然自命爲文學家。只要聽見有人談到書本子。就當作是對他挑戰。是不能不表示幾句的。於是答大佐說道。我會經見過。我還可以說。不獨見過。也會讀過。大佐問道。你看怎麼樣。不是非常之好麼。大佐這樣逼他說。他就不能不說。

振京司小姐說道。我一定得說。我看他簡直的是比不上約翰申博士。雖然也許是因爲那作者年紀還青。他若是肯用苦功。還要取法約翰申博士。前程是不能預料的。大佐是不肯受這句話。不肯緘默的。等不到振京司小姐說完。我就看見大佐的嘴唇動。要說話。大佐說道。瑪當。這兩位作者。是很不相同的。振京司小姐答道。我很曉得。我也想到這一層。大佐要發明這位作者的好處。懇切的說道。讓我讀本月所出的這一期。給你聽聽。我今天早上纔接到的。大約在座諸位。還未讀過。振京司小姐露出無可奈何的神氣。說道。你喜歡讀就讀。大佐讀的是。阿三在巴司地方那一段趣話。有好幾位聽了。大笑。我因爲是住在振京司小姐家裏。我不敢笑。振京司小姐端

端正正的。坐在那裏。卻很耐煩。等到大佐讀完了。振京司小姐掉過臉來。對我很莊重的說道。我的至寶。你到書房裏。把印度王子拉西拉傳拿來。我把書交給他。他對大佐說道。你讓我讀一段給你聽。讀完之後。讓在座諸位評論。你所喜歡的波士。同我所說的約翰申博士。這位小姐於是用極尖極深的聲音。把屋裏拉西拉同安拉克談話。讀一遍。讀完。說道。我看。我這就證明。我爲什麼我以爲約翰申博士寫小說。比你所喜歡的波士好。大佐聽了。只好緊閉嘴唇。用手敲桌子。同打鼓一樣。卻一語不發。這位小姐猶以爲未定。還要找補一兩句話。

說道。我以爲按期登載。未免太俗。糟蹋文學。大佐答道。瑪當。當日藍布拉。是怎樣登載的。不過大佐說得很低。這位小姐聽不見。這位小姐說道。約翰申博士派。是少年初學作文字的模範。我當初起首學寫信的時候。我的父親就拿來教我。我學會他。自成一派。我勸你。請你所喜歡的波士。也可以用作模範。

大佐說道。波士若是學了這樣的富麗堂皇派頭。未免太可惜。

振京司小姐聽了這句話。以爲是當面得罪他。其實大佐是夢想也不會有這種意思。這位小

姐自以爲寫信是他的專長。他的朋友們也是這樣意思。我常看見他在收信前半點鐘。在石板上先打信稿。隨後把稿子改好了。還說是一定要這樣寫那樣寫。又說他所寫的信。全是拿約翰申博士作模範。這時候小姐聽大佐說這句話。很莊嚴的。把身子挺得直直的。一個字一個字的。重重的聲音跌出。說道。我喜歡約翰申博士。不喜歡波士。

有人說（我卻不敢證實）聽見布勞晤大佐。很低聲的破口詛罵。說道。約翰申永墮地獄。即使大佐真是說過這句話。不久他便後悔。走近小姐所坐的交椅旁邊。設法引小姐談別的令人喜歡的事。但是小姐是始終不受勸的。翌日。我就聽見他說柘西小姐酒渦的話。

## 第二回 大佐

凡是住在克爾弗有一個月的人。萬不能不曉得村裏的人每日的言動。我原是來探望親友的。我還未有走的時候。就很曉得大佐父女三人的言動。他們一起首就很坦白。毫不客氣的說。他們貧窮。對於這一層。是人人都曉得的不足爲奇。他們過日子不得不省儉。這是擺在眼前的。

班可  
見得  
於求  
僕日  
婦又  
人全  
女是  
得對  
這

並不算是什麼祕奧。我隨後所看出來的，是大佐存心，是無限量的慈善。不知不覺的，往往遇着事，都流露出來。事體發生之後，人家就當作奇聞軼事的作談柄。村裏的人，是不甚喜歡讀書的。各家所用的僕人，都還算是合式。彼此見面，就無什麼話可談。所說有一天是星期日，路上很滑。有一個老婆子，買了些喫食的東西，拿在手上。大佐從老婆子手上拿過來。我們見面，就談這件事。原來那一天，老婆子在一家燒烤舖子，買了些烤羊肉烤薯，拿在手上。一路走回家。剛好大佐從教堂出來，看見老婆子在路上走，恐怕有滑倒在地的危險。大佐就很莊重的，（大佐無論作什麼事，都是很莊重的。）就走過去，把食物接過來，替老婆子拿。在老婆子身邊，並排的在路上走。一直送他到家。我們以為這種舉動很出奇。衆人都盼望他。星期一挨家的拜訪，解說他自己這種的怪舉動。對衆人賠不是，說明不應該有這種不合宜的舉動。但是他並不挨家拜訪解說。衆人以爲他是覺得慚愧，不敢露面。我們卻可憐他。就說是星期日的舉動，終不失爲是善意。我們就決議，等他再露面的時候，安慰他一番。不料他同我們見面的時候，毫無慚愧的神氣。還是同向來一樣的。說話的聲音還是很洪亮的。挺着胸脯。假髮一跳一跳的。假髮還是照常的拳曲。

得很好。我們看見他這種模樣。只好說是他把星期日的事。完全忘記了。

普勒小姐同柘西小姐。因為羊絨同新法織線。變了親密。我訪普勒小姐。常看見柘西小姐在那裏。比住在振京司小姐家裏的時候。見面見得多。振京司小姐因為大佐輕視約翰申博士。不當他是個寫輕鬆可喜小說的好手。心裏總有點芥蒂。擺脫不開。我這時候曉得布勞晤的大小姐。是患了一種治不好的老毛病。他因為受痛苦。臉上很難看。我誤以為是他按不住。好生氣。每逢發病。神經受擾。很受不住。就要發怒。他生過氣之後。又自己很苦苦的怪責自己。卻耐煩的忍受。他的妹妹見他生氣。也只好忍受。比他姊姊還能忍受。這位大小姐。不獨自己怪責自己脾氣不好。好着急。還怪責自己因為多病的緣故。不能不多喫好的。多喝好的。使父親同妹妹。加倍的節省。他為着父親妹妹。很要犧牲自己。使他寬心。反因為這番好意。又往往的更加生氣。他的妹妹同父親。不獨甘心忍受。不以為意。反倍加慈愛的對待他。我只要一到他們家裏。看見這種情形。把柘西小姐唱歌唱出了調。穿衣服好作年青人打扮的種種不對。我都饒恕了。我隨後纔曉得。布勞晤大佐所戴的黑假髮。所穿的厚衣。（可憐是破到不堪了。）還是他少年時出風頭的

文人習氣  
往住如此  
振京司小  
姐居然以  
此種習氣  
故有這種

活畫出一個富家小姐的壞好醜

軍服。現在他還穿着。毫不爲意。他在陸軍多年（至此纔揭露布勞晤是陸軍連長。不是海軍大佐。以後宜改稱連長。注）很有閱歷。處事有無限的方略。他認自己刷靴。說是別人替他刷靴。他是不能滿意的。他還常常幫家裏的小女僕作許多事。也不以爲失身分。因爲他曉得大女兒多病。當小女僕的很辛苦。

自從他同振京司小姐。辨論小說家之後。他隨後設法。要同這位小姐和解。因爲他聽見這位小姐說。鐵鏟弄煤爐。太吵。聽了難受。他就自己親手製一把木鏟。送給這位小姐。小姐冷冷淡淡收了。放着板板的面孔。謝謝他。他走過之後。振京司小姐叫我。把這把木鏟。收在擺木料的房子。其意以爲。一個人只喜歡波士。不喜歡約翰申博士。無論送什麼禮。也同鐵鏟一樣的。令人難受。當日我從克蘭弗回去。特林布的時候。就是這種情形。我雖然不在那裏。卻有幾位朋友常時寫信告訴我村裏的情形。普勒小姐從前。專作一種針織活。現在是一樣的。專心作另一種的線活。他信裏的要緊話。也就是說。你不要忘記了我從前說過的。弗林那裏的價錢很賤的白絨線。他信裏告訴我一段新聞之後。總要囑我替他辦織線活的事。麻提達。振京司小姐（振京司小

姐之妹。注（振京司小姐不在面前。他讓我喊他作麻提小姐。）寫給我的信。是很親熱很散漫的信。偶然也放膽說說他自己的見解。忽然又要改正。求我不要提他所說的話。因為他曉得狄波拉（振京司小姐名。注）的見解不同。不然。信後總帶附筆。說。寫過之後。同狄波拉商量過。現在很相信……（有時候把他自己的見表。全不算數。）於是說到振京司小姐（即狄波拉）狄布拉喜歡他妹妹麻提用這個名字稱他。因為他父親說過。這是猶太人名。應該作狄布拉讀。不讀狄波拉。我私下想。振京司小姐。要拿這位猶太女前知家作模範。他有許多言動。很有點像這個嚴厲女前知家。不過古今風俗衣服不同罷了。振京司小姐。好戴頸巾。小帽子。很像賽馬人戴的帽。這樣裝扮。現出他是個主意堅決的女人。他卻不以現在的人的意思。說女人等於男人為然。他常說。什麼相等。我曉得女人比男人強。現在我要說振京司小姐寫給我的信。他的信。都是很嚴整很堂皇的。很像他為人。我會找出來讀過。（可寶的振京司小姐。我很恭敬他的。）我挑選一段給讀者看看。因為這一段有說起布勞晤連長的話。

這段信說道。查美遜貴夫人纔走。我們談話的時候。他通知我一段消息。說的是。他昨天蒙他

很看不起  
這官位窮軍

大佐容易不  
輕容買極  
買肉吃買  
羊腿之事  
罕見之極  
若女人屠  
戶不是四  
處宣布就  
是處女司  
小姐得來  
打聽得來

所敬重的丈夫的從前的朋友摩勒維貴族來訪。你輕易揣測不出來。這位貴族爲什麼事。光降我們的小村子疆域之內。原來爲的是要見布勞晤連長。這位貴族是從前打仗的時候。認得連長的。那時候貴族在好望角。(地名) 注(這地方名不稱實) 遇着大危險。原是連長打救他的。查美遜貴夫人。你是曉得的。向來是很不好奇的。我若是告訴你。他簡直的說不出來是什麼危險。你聽了。是不會詫異的。我不妨告訴你。布勞晤連長住的小房子很窄小。我很替他着急。他怎麼樣招待這樣的一位貴客。後來我纔曉得。貴族是在安者爾飯店睡覺。我們盼望他能安睡。喫飯卻是連長家裏喫的。我們屠戶的女人告訴我。說是柘西小姐買了一條羊腿。除了這一件事體之外。我並不聽見有別的預備。招待這樣的一位貴客。也許他們招待貴客。不過是飽談道理流露性靈。我們很曉得布勞晤連長。嘗不出清雅英文的味道。現在有了機會。同英國一位秀雅的貴族談話。使他的好尚有進步。未嘗不是一件可慶的事。但是誰能免得了世俗的短處呢。

同時普勒小姐。麻提小姐。也有信給我。因爲摩勒維貴族光降。是很希罕的新聞。好寫信的人。



是不能讓這個機會錯過的。麻提小姐的來信。先說他姊姊已經寫了信。他同時又寫。請我勿怪。還說他姊姊寫這件新聞。比他寫得好。但是麻提小姐的信。雖免不了有幾個字抽錯了音。他說貴客到後。驚動各人的情形。說得親切許多。我曉得摩勒維貴族。在克蘭弗。同連長家的人。是說過話的。同安吉爾旅館的人。也是說過話的。同查美遜夫人。是說過話的。還有一個小孩子。因為在路上趕一個很污穢的鐘。誤碰了這位貴族的兩條貴腿。被貴族破口的詛罵了幾句。這也總算是貴族同這個小孩子說過話。此外並未對別人說過話。

我第二次到克蘭弗探訪親友。是在夏天。自從我第一次走過之後。村中無產生孩子的。也無人死。也無人結婚。人人都還是住在老地方。穿的還是很能經久的舊衣裳。最要緊的新聞。就是振京司小姐買了一張新地毯。鋪在家廳地下。有一天下午。窗子開了。日光射在地毯上。我同麻提小姐很忙碌的閱日光。我們把報紙鋪在日光所照的地毯上。坐下。或看書。或作活。過了一刻鐘。日光改了方向。又一大片陽光。曬在另一方的地毯。我們兩個人。立刻跪在地毯上。趕快把報紙挪開。鋪在陽光所射的那方。有一天早上。我們兩個人忙了一早。因為那天要請客。振京司小

只此一句  
便寫出貴  
族的大架  
子

寫閱日光  
裁報紙寫  
得好笑

姐吩咐我們兩個人裁報紙。縫報紙。鋪在地毯上。分出小路來。客人走入客廳歸座的時候。只讓他們的泥腳。跳報紙。保全地毯。不致弄髒了。你們在倫敦。剪紙。鋪小路。給客人走嗎。

布勞晤大佐。同振京司小姐。還是有意見。他們因文學的爭辯。還是未收口的傷痕。一碰就是疼。令人閃縮的。他們意見不合。只有這件事。但是一件事意見不合。就够受的了。振京司小姐。禁不住不指桑罵槐的。說連長的不是。連長只管不答。一面卻用手敲桌子。小姐以爲是很無禮於約翰申博士。連長喜歡波士的小說的意思。故意的流露出來。有時候在街上走。不曉得是專心想什麼。總看不見振京司小姐。往往幾乎直碰這位小姐。大佐自然是賠罪。賠不是。無不出於至誠。好在不過彼此都一驚一跳。並未真是碰撞過。小姐卻對我說。假使連長回心轉意。專心讀高等文章。那怕大佐把他撞倒在地。他是毫不介意的。可憐這位大佐。勇氣是有的。雖然面貌老些。多憂慮些。衣服是很襤褸。只要人家不問候他家大小姐的病體。他是很高興很活潑的。

人家問候他的女兒。他答道。他很受痛苦。還免不了多受痛苦。我們竭力設法減輕他的痛苦。只好聽上帝的意思。他說到末後這一句。總要脫帽示敬的。我聽見過麻提小姐說。一切人事都

此段爲西耐增情能西此  
段小勞令今小勞小段  
爲親愛者之親愛者之  
親愛者之親愛者之

盡到了。附近的一位最有名的醫生，也請來看過。醫生所吩咐的話，一切都照辦。無論花多少錢，是在所不計的。麻提小姐還說，他很曉得連長同小女兒，減衣縮食的省下錢來，供應病人。向來是一句話都不說的。說到柘西小姐，麻提小姐很感動的說道，柘西小姐簡直的是個仙女。他姊姊無論怎樣生氣，他總是耐煩忍受着。服事他姊姊一整夜，還帶了半夜的捱罵。他臉上還是很活潑的。令人見了起敬。陪他父親喫早飯的時候，收拾得還是很整齊的。一毫不像是熬過夜的。卻很像昨天晚上在王后牀上安睡了一夜。我的寶貝，你若是再看見他頭上的拳髮，髮上打個淡紅結，你萬不能再笑他。我聽了麻提小姐這番話，惟有很後悔。我從前恥笑柘西小姐。我後來再遇見他，加倍的歡迎他。我再遇着柘西小姐的時候，看見他憔悴消瘦。一說到他姊姊，他好像是很孱弱的。嘴唇發抖，滿眼是淚。又節制住，把淚收回去。臉上很開朗的笑道。

克爾弗的人，實在是慈善可感。無論那一家有好飯菜，總要揀最好的，裝好了，蓋好了，送來給姊姊喫。貧人們有了新上市的菜蔬，總要送到我們家裏來。他們說話是很短很粗的，好像是不好意思。但是他們的一番好意，想得周到，深入我心坎裏。說到這裏，眼淚又回來了。禁不住漱漱的

此段寫貴族忘恩只貴  
一寫布勞唔暗  
並非是開真  
替不族被  
脫者可開  
作在購過  
須在墨裏  
行間留意  
仿此

滴下來。過了一兩分鐘。又怪責自己。後來臨走。還是高高興興的。依然是向來的柘西小姐。

我就問麻提小姐說道。麻勒維貴族。既是受過布勞唔大佐救命之恩。爲什麼不替連長設設法呢。

他答道。連長爲人。除非有十分充足的理由。是不肯對人說窮的。他同貴族並排走。滿臉都是高興歡樂。同王公一樣。他們喫飯的時候。彼此都不說抱歉話。剛好那一天。布勞唔的大小姐。覺得好些。人人臉上都是很高興的。我猜那位貴族。並不曉得布勞唔骨子裏面的困難情形。貴族到冬天的時候。卻送過幾次野味給他們。現在貴族是到了外國了。

我常有機會看見克蘭弗的人。往往趁機會把零碎東西。作成有用的物件。當玫瑰花瓣未落之前。收起來。送給無花園的人作香貨。把香花草紮起來。送給人薰衣櫃。或在病人房裏點着薰病房。這都是人看不起的東西。也無人肯理會的。克蘭弗的人。卻都留心。振京司小姐在平果裏。塞滿了香。送給布勞唔大小姐在房裏烤熱聞香。他塞一顆丁香。說一句約翰申派的文話。他只要一想到布勞唔家裏的人。是不能不說約翰申博士的。這個時候他心裏總丟不開布勞唔

家裏人。我很聽見他說像鞭轆那麼轉。擺列三長排的長句子。

有一天連長訪振京司小姐。面謝他屢次的幫忙照應。連長這時候老了好些。他的洪亮聲音。帶點發抖。眼神也差了。臉上的縐紋已深了好些。他說到他女兒的情形。不能有高興的神色。他話也少了好些。說的都不過是聽天由命的話。他說道。柘西替我們所受的苦。只有上帝曉得。這句話。他說過兩遍。說完。忽然站起來。同衆人拉手。一言不發。就走出去了。

當天下午。我們看見街上三五成羣。臉無人色的。在那裏聽什麼故事。振京司小姐心裏詫異了好一會。隨後打發女僕辰耐出去打聽。

辰耐走回來。恐怖到臉無人色。喊道。瑪當。振京司小姐。瑪當。布勞晤連長。被火車軋死在那頂不好的鐵路上。說完大哭。辰耐同許多人。都受過這位連長的好待遇。

振京司小姐喊道。怎麼樣。在什麼地方。上帝呀。辰耐。你不要哭。把情形告訴我們。麻提小姐。立刻跑到街上。把說話的人。一手抓住。

喊道。請進來。立刻請進來。告訴總牧師的女兒。振京司小姐。大約不是實事吧。你不要說是件

寫姊用華不  
同人裏說只  
是姊裏說不  
跪到街要上  
跪到街要上  
抓說的話的  
兩人進來的  
情大人有的  
別情大人有  
別情大人有

寫大在之  
傷不多  
幾句說得  
可憐

實事。一面喊。一面把那很恐怖的車夫拖進客廳來。車夫一面把他的亂頭髮順好了。一面走進來。兩隻泥靴。弄髒了新地毯。卻無人理會。

那人說道。瑪當。是真的。是我親眼看見的。一面想起來。一面發抖。那人又說道。連長拿了一本新書。很用心的讀。等候火車。有一個小女孩。要跑到他媽媽那邊。他的姊姊原是拉住他的手的。他爭脫了。跑在鐵路上。大佐聽見火車響。抬頭看見小女孩在鐵路上。立刻跳在鐵路上。把小女孩子抱住。連長跌了一交。火車立刻把他軋死了。上帝呀。上帝呀。瑪當。真是軋死了。他們正在去他家裏報信給他的小姐。那小女孩子。卻救活了。不過肩膀上受了點碰撞。因為大佐把他抱住。摔給小女孩子的母親。上帝保佑連長。假使連長是曉得救了小女孩子的性命。一定是歡喜的。這個粗人說完。掩面啼哭。我掉過臉來。看振京司小姐。他臉上很難看。好像是要暈過去。用手一指。要我開窗子。

他對妹妹說道。麻提達。把我的帽子拿來。我立刻去見布勞晤的兩位小姐。倘若我說過許多看不起連長的話。我求上帝饒恕我。

振京司小姐穿好了衣服。吩咐妹子。請那車夫吃盞酒。就出門。他走過之後。我同麻提縮成一團靠火。很恐怖。很低聲說話。不知不覺的。滿面都是淚。

振京司小姐回來。那樣子是不肯說話的。我們也不好多問他。他告訴我們。柘西小姐暈過去了。他同普勒小姐。很費了許多事。纔把柘西小姐救甦了。他醒過來。立刻求我們去一位陪他的姊姊。

柘西小姐。心裏十分悲傷。渾身發抖。卻極力節制住。說道。賀金士先生說。姊姊沒得幾天好活了。我們只好瞞住他。不要驚嚇他。

柘西小姐是  
體處都是  
與後文姊  
提小處姊  
處體小處  
用筆畧同  
姊各異

振京司小姐說道。你怎樣支持得住呢。他一定看見你的眼淚。你怎樣能夠瞞得了他呢。柘西小姐說道。上帝幫助我。我一定勉強支持住。他們來報信的時候。他睡着了。現在也許還未醒。他若聽了這凶信。不獨非常之悲痛。他向來同我很好的。一想到我的將來。不曉得憂傷到什麼地步。說完。抬頭看我們的臉。後來普勒小姐對振京司小姐說。他曉得布勞唔小姐那樣對待他的妹妹。聽了這番話。很受不住。

我們卻商量好了。照柘西小姐的意思辦。振京司小姐不曉得他們怎麼辦的。他們告訴那位大小姐。說是他父親爲的是鐵路上的事。要出門。普勒小姐陪柘西小姐。查美遜夫人。打發人候過了。當天晚上所聽的。不過是這幾件事。他們都過了很難過的一夜。翌日報紙上登載連長遇險致命的事。振京司小姐買了一張報看。說是眼睛不好。要我讀給他聽。我讀到報上說。那位有勇的先生。正在那裏專心讀波士的滑稽小說。振京司小姐聽了。搖搖頭。搖了許久。歎口氣。說道。可憐他這個波士迷。

屍體是從火車站送到本村的教堂埋葬。柘西小姐一定要送殯。親眼看下葬。無論什麼人。多少人勸他。他都不聽。他打定了主意。是牢不可破的。普勒小姐哀求他不要去。振京司小姐力勸他不要去。他都不聽。後來振京司小姐只好不勸了。停了好一會不響。我恐怕他心裏很不喜歡。柘西小姐不聽勸。振京司小姐說。要陪柘西小姐送殯。

他說道。你不該一個人去。我若是讓你一個人去。就是無人道。就是不應該。

柘西小姐不甚喜歡這個辦法。但是他的頑固性。已經全用在一定要送殯的堅決主意上了。



我相信他。早已有意。要一個人在他最愛的父親墳上。放聲痛哭半點鐘。不要旁人可憐他。勸阻他。也不要朋友們看見他。這卻是辦不到的。當天下午。振京司小姐叫人買了三尺黑綢。在那裏忙的蒙他的帽子。蒙好了之後。戴上。看看我們。看我們許可不許可。並不是要我們讚美。讚美是他看不起的。我那時候滿肚的傷心。不會發生什麼思想的。不過在最傷心的時候。有時禁不住生出奇異思想。我一看振京司小姐那頂帽子。就覺得很像一頂盔。這頂四不像的帽子。有一半像賽馬人戴的小帽。有一半像軍官們戴的盔。他居然戴在頭上去送殯。很憐愛很堅決的。扶住柩西小姐。這是當時萬不可少的。果然讓柩西小姐痛哭一場。纔走的。

當下我同普勒小姐。麻提小姐。三個人。陪布勞晤小姐。他時時刻刻的說。這裏不舒服。那裏不好過。簡直的是說個不了。我們費了多少爲難。纔能够使他安心。我們既然是覺得很疲倦。很敗興的。我們可以替柩西小姐想想。他不知受了多少罪。但是他送殯回來。還是很鎮定的。彷彿新得了力量。他把喪服脫了。走進房來。臉色淡白。神氣和藹。同我們拉手。謝我們。還對我們微微的笑。是嚴冬酷寒的笑。彷彿是要表示他能忍受痛苦。我們見了。立刻滿眼都是淚。比看見得哭。還

傷心得多。

我們商量好。請普勒小姐陪他照料病人。過這個長夜。翌日一早。我同麻提小姐再來替他們。讓柘西小姐睡幾點鐘覺。不料到了早上。振京司小姐已經坐在吃早飯的桌子邊。戴好了他的那頂盔。吩咐麻提小姐看家。他要自己去照料病人。他吃早飯是站着吃的。把家裏的人都罵够了。他顯然是大爲交情所激動。

但是無論什麼照料看護。什麼有緊決心的女人。也救不了病人的了。我們一進病房。就生恐怖。手足都無所施。布勞唔大小姐。是快死了。病人說話的聲音。我們都認不得了。所說的全不帶着抱怨的意思了。柘西小姐後來告訴我。他姊姊這時候的聲音和面貌。同從前他母親死。把家事交給他那時候一樣。

那臨死的人。明白他妹妹在身邊。我看他不曉得我們也在這裏。我們在帳後不遠站着。柘西小姐跪下。把臉放近他姊姊的臉。要聽他臨終的幾句話。

那將死的人說道。柘西呀。柘西呀。我一向太過自己願自己了。你爲我犧牲你自己。我求上帝

饒恕我。我是很愛你的。然而我一向都是爲己。上帝饒恕我呀。柘西小姐哭着說道。至愛。不要說了。不要說了。他又說道。我的父親呀。我的至寶至愛的父親呀。若是上帝給我力量。我現在不訴苦。不抱怨了。柘西。你告訴父親。我久已想見他的面。我最後還想見他。求他饒恕我。他永遠不能曉得我怎樣的愛他。我很想未死之先。告訴他這句話。他受了一世的愁苦。我一點也不能安慰他。

柘西的臉。這時候現出了主意。說道。我的至寶。你若知道他曉得你的意思。你心裏能夠覺得安慰些麼。柘西這時候的聲音很發抖。又鎮定下來。說道。瑪理。他已經先你到了世人永遠息肩的地方了。他現在曉得你一向怎樣的愛他了。

那臨死的人聽了這幾話。臉上現出特別一種的神色。卻並非痛苦。停了一會。不說話。隨後我們見着他的嘴唇動。好像是要說父親。母親。哈理。阿齊。隨後彷彿那不明白的心。現出一種的光明。說道。柘西。現在不是只剩了你一個人了嗎。

柘西小姐這時候。早已覺得只剩下他伶仃一個人了。一聽了他姊姊這句話。淚如雨下。說不

出話來。隨後緊握兩手。高舉起來。說道。就是上帝殺了我。我還是相信上帝的。

再過一會。布勞晤大小姐不動了。永遠不再呻吟。不再憂愁了。

安葬了這位小姐之後。振京司小姐。一定請柘西小姐來住。不再住在那寂寞無人的房子了。我們也聽見柘西小姐說。因為給不起房租。只好把房子退了。他現在的進款。不過每年二十金鎊。此外變賣家具的錢。所生的利息。也很有限。是不够過活的。我們就大衆商量討論他混飯吃的本事。

柘西小姐說道。我能作針線。我也喜歡看護。我想我還能够管家。只要有人肯用我。試試替人管家。不然我可以到店鋪裏當夥計。不過一起首。要忍耐我些。

振京司小姐生氣。說道。你不該去作這種事。自言自語的說道。有些人爲什麼連大佐的小姐的身分。都忘記了。隨後一點鐘。自己親手送了一盤煮得很好的西米粥。給柘西小姐吃。站在旁邊。好像是一個騎兵。監督柘西小姐吃。一盤西米都吃完了。纔走開。柘西小姐又把他許多的計劃。告訴我。不知不覺的。讀到從前的舊事。我聽得很有趣。把時候都忘了。隨後振京司小姐。忽然

進來。我們略受一驚。那時候我們兩個人滿眼都是淚。被他看見了。我恨怕他見了不高興。因為他常說。哭泣傷胃。我曉得他要柘西小姐。把身體養強壯些。不料他並無不高興。只是很不安。很着急的在我身邊走來走去。起初一言不發。後來纔說道。

我很受了一驚……不是的。我並未受驚……我的至寶。柘西小姐。你且不要理我……我很詫異的……有一個人來拜訪我。我的至寶柘西小姐。這來訪的人。你從前是認得的。柘西小姐聽了。臉色先變白。隨即又變紅。很用心的看振京司小姐。

那小姐說道。我的寶貝。有一個男人來問。你能見他不能。

柘西小姐吞吐吐的說道。是的麼。不是的。又不往下說。

振京司小姐把名片給他。說道。這就是他的名片。

柘西小姐一面看名片。振京司小姐對我瞬眼。臉上作些怪樣。動嘴唇。作出要說很長一句話的樣子。我自然是一字都不懂。

後來振京司小姐說道。可以讓他上來麼。柘西小姐說道。當然可以。意思是說。這是你的住宅。

你願意把來客請到那裏。自然是隨你的喜歡。柘西小姐把麻提小姐的針線拿起來。很忙的穿線。我卻看見他通身發抖。

振京司小姐打鈴。告訴僕人。領戈登少佐上樓。隨後有一位身材很高。很好看。很坦白的。一個人。年紀約四十多歲。走進來。他同柘西小姐拉手。卻看不見小姐的兩眼。因為小姐兩眼。只管看地。振京司小姐要我回到庫房細糖果罌。柘西小姐只管拉我的衣服。還仰眼看我。求我不要走。我卻不敢不聽振京司小姐的話不走開。我們走出房來。並不到庫房細什麼糖果。我們走入飯廳說話。振京司小姐。纔把戈登少佐的話告訴我。那少佐說是同布勞晤同營。因此認得柘西小姐。那時候小姐不過十八歲。面貌可愛。很像初開的名花。因彼此相識。在少佐一方面。就感生愛情。卻過後好幾年。纔說明戀愛的話。隨後由叔伯的遺囑。得了在蘇格蘭的產業。他就正式求婚。小姐未答應。但是柘西小姐。很為難。很感動。少佐就曉得小姐並非不喜歡他。後來纔曉得。柘西小姐不答應。是因為曉得他姊姊的病有危險。外科醫生先已說過。病人要很受痛苦。家裏無人。只得他一個人可以看護瑪理。安慰他的父親。他們兩個人。很討論過許多次。小姐始終不肯嫁。

他。他就很生氣。打斷了交情。他就跑去外國。以為柘西小姐是個無情女子。不如忘記了爲妙。他原在東方游歷。正在回國。到了羅馬。看見報上登載布勞晤連長已死的消息。

麻提小姐早上出門辦事。纔回家來。忽然衝進來。臉上又是驚怪。又是不以爲然的神氣。

喊道。可了不得。狄波拉。有一個男人。坐在客廳裏。用手按住柘西小姐的腰。麻提小姐說話的時候。兩隻眼睜得很大。很有恐怖的神色。振京司小姐卻說了兩句冷話。澆麻提小姐的背。說道。那時他的手。最應該放的地方。麻提達。你走你的。不要多管閒事。他的姊姊。向來是很端莊。可以作女子的模範的。忽然會說出這種話。麻提小姐。很受了一打擊。受了兩重驚。走出去了。

我再見振京司小姐的時候。是同這件事體發生。相隔好幾年。那時候戈登太太。仍然同克爾弗各人往來得很親密。振京司。麻提。普勒。諸位小姐。卻探訪過他。他們回來。都很說他的住宅。他的丈夫。他的衣服。他的面貌。都說得非常之好。因爲他這時候過歡樂日子。臉上變了少年。總現得比他的年紀少一兩歲。他的兩眼。向來是很可愛的。他嫁了之後。臉上的酒渦。更襯出他的臉兒可愛。我所說的這個時候。我是最後看見振京司小姐。他已變老。變弱了。堅決性也差了。戈登

太太的小女兒法洛拉。就住在振京司小姐家裏。我走進去的時候。振京司小姐是老了。全變了。躺在榻上。法洛拉大聲讀書。給振京司小姐聽。我進去的時候。法洛拉把約翰申博士所著的藍布拉放下。

振京司小姐見了我。說道。呀。我的寶貝。你看我全變了。我眼力不如從前。我現在不甚看得見了。若不是法洛拉在這裏讀書給我聽。我不曉得怎麼樣過日子。你讀過藍布拉麼。這是本奇書。奇極了。給法洛拉讀。可以有許多進步。（假使這小女孩子。有一半的字用不着拚音就能讀。懂得講的字。若有三分之一。我以為他許可以有進步。）比讀布勞晤所讀的那一本怪名字的怪書好得多。可憐連長是因爲讀那本怪書。送了命的……我說的。就是波士著的書。你曉得的。老頗士。（振京司小姐記錯了名字。注）我從前作女孩子的時候……這是好些年前的話……我們演老頗士那齣戲。我扮的是路西。振京司小姐說了許多話。很够時候讓法洛拉讀麻提放在桌上那本聖誕歌。（是波士著的。注）



### 第三回 好些年前的一段愛情故事

我當初以爲振京司小姐死後。我就可以同克爾弗斷絕關係。不然也就不過音問往來罷了。通信同面談。卻大有分別。就如同看植物標本冊。(我記得這本書用拉丁文的名叫作植物標本)與路邊和田上的新鮮花木的分別。不料隨後接着普勒小姐的信。(我每年探望振京司小姐。他總要我多住一星期)約我去住。我回信答應去探望他之後兩天。又接着麻提小姐的信。信裏繞許多灣子。說了許多謙恭的話。他很高興請我住在他那裏一兩星期。或在探望普勒小姐之先。或在其後。都無不可。信裏還說道。我曉得。自從我姊姊死過之後。我這家裏無什麼可以引動我的。不過是朋友們爲的是對待我好。纔來同我作伴。

我就答應。我探望過普勒小姐之後。就來同麻提小姐作伴。我到了克爾弗的第二天。我就去訪他。看看振京司小姐死過之後。他們家裏改變到什麼地步。以爲改變過之後。情景不見得甚好。麻提小姐。一見了我。就哭。他先曉得我來訪。神經就有點不安。我極力的安慰他。我只好從良

心上。把實在可以稱讚他姊姊的話。說來安慰他。我每次說他姊姊的好處。他聽了。慢慢搖頭。他本來已忍不住哭。聽我說到後來。他禁不住流淚。拿手巾掩面。放聲大哭。

我覺得他在茫茫世界中。家裏只剩了他伶仃一個人。無人理他。我不曉得怎樣說我憐憫他。只好拿住他的手。他放下手巾。說道。

我的寶貝。我寧願你不喊我作麻提。他不願意聽。但我恐怕他所不喜歡的事。我作了不少。現在他先我而去了。我的親愛。我請你以後喊我麻提達。

我答應他。敬謹的改稱呼。當天我在普勒小姐家裏。就練習起來。以後所有克蘭弗的人都曉得他願意人家改稱呼。我們都很想不稱他麻提小姐。卻總改不過來。後來我們只好還是照舊。稱呼他麻提。

我住在普勒小姐家。過的都是很平常安靜的日子。振京司小姐。在生的時候。克蘭弗算他是個領袖。自從他死後。衆人要設個宴會。都不曉得怎麼辦。查美遜貴克人。振京司小姐是當個貴人看待的。不過這位夫人。長得太胖。很懶得動。什麼事都聽老僕人們擺佈。若是僕人們想請宴

會。他們就告訴夫人請。夫人就請。他們若是不說。夫人就不請。我因為並無什麼宴會。在家的時候很多。聽普勒小姐說老故事。他一面說。一面作線活。我一面聽。一面替父親製內衣。我每達到克爾弗。總帶好些平常活計。因為既不甚喜歡看書。又不好多散步。很有時候。作許多活計。普勒小姐說的一段故事。是講許多年前。人家隱隱約約曉得。或懷疑的。一段愛情故事的影子。

隨後。我就搬到麻提達小姐家裏。他很着急。很放不下心。恐怕布置得不好。使我不適意。我打開我的行李的時候。他跑來跑去。不知多少次。去弄爐火。誰知他越弄越着得不好。

他問我說道。寶貝。你够抽屜用麼。我不曉得從前我的姊姊是怎樣布置的。他有頂好的方法。我敢說。他教僕人生爐火。只須教一星期。那僕人生爐火。一定要比現在這個爐火好得多。這個女僕芳耐。到了這裏已經有四星期了。

用僕人是個永遠辦不好的爲難的問題。這也不足爲怪。因為克爾弗雖然很少上等男人。平常社會中。簡直的幾乎聽不見有什麼男人。但是下等的少年卻很多。一個長得面貌美些的女僕。在這些少年男子裏頭。很容易挑選同伴。麻提達小姐。不曉得爲什麼。很害怕男人同婚嫁的

事是不必說的了。其餘的人家的女主人就不然。免不了有時要喊個銅匠。或是開肉舖的。或是園丁到家裏。可巧運氣不好。這些下等男子。往往長得又好看。又未娶過親。作女主人的。難免不害怕女僕見了不動心。麻提達的女僕芳耐。長得還美。若是有了所歡。他的女主人。自然是很着急的。（麻提達小姐。很疑心芳耐好調情。假使他長得不美。我疑心他不會有所歡的。）當日雇他的時候。立過合同。不許有男同伴跟來跟去的。有時盤問他。他就兩手摺起圍身。答道。嗎當跟我的男同伴。一次只有一個。向來未試過同時有兩個的。答話的時候。很現出不算一回事的神氣。他的女主人。就嚴禁不許這個男子來。但是廚房裏。很像有許多男子來來往往的。芳耐對我說道。這不過是你的幻想。若不是他說這句話。我以為有一天晚上。我有事走到庫房。我看見一個男人的衣背。閃入放食物的屋子。又有一次。也是晚上。因為我們的錶都停了。我走去。看鐘。看見一種怪現象。好像是一個少年男子。夾在鐘同廚房門之間。我覺得芳耐趕快的把燭燭搶在手中。把燭光照在鐘面。他還很證實的。說早了半點鐘。後來我們聽教堂的鐘響。纔曉得他故意把時候說早了半點鐘。第二天。芳耐告訴我說道。這個廚房常有不可解的怪人影。我很害怕。

幾乎不願意在這裏受雇。他還告訴我說道。從六點鐘吃茶。一直到十點鐘。女主人打鐘。聚集衆人所禱。這幾點鐘裏頭。我是什麼人都不見的。我雖然見得形迹可疑。又經芳耐對我說過這番話。我只好不把我的疑團告訴麻提達小姐。免得他聽了。更着急不放心。

雖是這樣說。到底把芳耐辭退了。他重新另雇一個女僕。留我多住幾日。幫忙把新來的女僕雇好再走。我因爲接了家信。說我的父親。不要我回家。我就答應多住幾天。新來的女僕。是個鄉下女子。是個粗人。面貌卻老實。從前只幫過一個種田人家。他來受雇的時候。我喜歡他的臉。我答應麻提達小姐。教新來的女僕按規則作家裏的事。他家裏的規則。是很嚴整的。都要作到。假使他姊姊還在世。也以爲然的。他們家裏的規則。當振京司小姐在世的時候。早已常有人附耳低聲告訴過我的了。我原是振京司小姐所喜歡的人。他現在雖然是死了。我不敢改變他治家的規則。例如吃飯的時候。是一定要遵守他父親總牧師家裏的規則。故此我們嚴守這種規則。每飯必有酒果餅食。但是遇着請客纔把酒瓶裝滿酒。請過客之後。瓶裏的餘酒。我們是向來不動的。但是每飯後。仍然每人面前還是一樣的照擺兩個酒杯。一直等到下次請客。我們就聚集

會議這瓶裏的餘酒。有時餘酒不多。也有賞給窮人吃的時候。若是餘酒很多。我們留歸下次請客再用。（有時候過五個月。纔請第二次客。）那時候把新酒。倒在有餘酒的瓶裏。仍然擺在桌上。我一向以爲軍官們是喜歡吃酒的。飯後總要吃幾盞。我常看見布勞晤大佐在這裏吃飯。連一盅酒也吃不完。我以為大佐是不喜歡吃酒。說到果品。振京司小姐把兩種漿果採來充數。我說過不如新從樹上採來的味道好。振京司小姐說道。若是那麼辦。到了夏天。就沒得果品了。故此我們吃飯的時候。每人面前擺兩個酒盅。飯桌的上手是一盤漿果。其餘分擺兩邊。一邊也是一種小漿果。一邊是餅乾。下手是兩瓶酒。我們就覺得很有局面。等到橙子上市。卻有一種奇怪辦法。振京司小姐不喜歡割橙子的。因爲恐怕橙子汁流到那裏都是。他說要享受橙子。是要咬的。（不過小姐不用這個粗俗字。另用一個僻字。）但是只有嬰孩們。不會吃橙子。向來都是咬的。因爲要避免這一層。遇着橙子上市的時候。吃過甜點心之後。振京司姊妹站起來。每人一聲不響的。拿一個橙子。走到房裏。不讓人看見的。在那裏享受咬橙子。

當他的姊姊還活着的時候。我看見桌上有橙子。我曾經勸過麻提小姐一兩次。不必回到房

可謂篤敬  
之極麻提  
小姐有過  
人德性

裏就在飯桌嚼橙子。他有幾次都聽我的勸。當他嚼橙子的時候。我拿東西擋住我的臉。不看他嚼。他對我說。他慢慢的嚼。不發出怪聲音。令我聽了難過。這時候他姊姊是死了。只有他一個人。我求他仍在很暖和的飯廳嚼橙子。他聽了。卻很不以為然。不肯因為姊姊死了。違背他的規則。麻提小姐無論對待什麼事。都是這樣辦法。遵守他姊姊的規則。比從前姊姊在世時。還要嚴得多。因為定規則的人已經死了。是更不能違背的。對於別的事。麻提達小姐是太過遷就了。怎麼說怎麼好。太過毫無決斷。對於飯餐的事。我會聽見過那不是東西的芳耐女僕。從早至午。反對違抗麻提達小姐。總有二十次之多。有時候我覺得芳耐特爲的要欺負女主人好說話。把他弄糊塗了。表示他有本事。可以操縱女主人。故此我就決意等到看出來新雇的女僕是個什麼路數。再告辭回家。我只要看出這個新來的人。是靠得住的。我就要告訴他。不要因為小事。麻煩女主人。

新來的女僕名叫瑪搗。說話太過率直。又是個很蠢的。卻是心地還好。作事很快。這個新女僕到了不過一星期。麻提達小姐忽然接着他的堂兄弟來信。我覺得很驚怪。這位堂兄弟。一向在

印度有二三十年新近回國。（我們從陸軍職員錄查出來的。）帶了他的有病的太太一同來。這位太太卻未見過住在英國的親戚。這位振京司少佐寫信來說。他們要到蘇格蘭路過的時候。打算在克蘭弗住一夜。麻提達小姐家裏。若有地方。是很好了。倘若不便。他們就在客寓住一夜。盼望白天可以多見面。麻提達小姐說。自然並無不便。因為連村都曉得他姊姊的房間是空着的。但是我敢說。他的意思。還是寧願這位少佐住在印度。簡直的把親戚們完全忘記了。

麻提達不曉得怎樣是好。想不出主意。問我說道。我該怎樣布置是好。假使姊姊在生的話。他是曉得應該怎樣招待男客的。要不要把刮鬍子的剃刀。擺在他更衣室呢。怎麼好呢。怎麼好呢。家裏還是沒得剃刀。若是狄波拉在的話。一定是有剃刀的。韃鞋和刷衣裳的刷子。是不是也都要擺在更衣室裏呢。我答道。這些東西。大約他總隨帶在身邊的。麻提達小姐又說道。譬如吃過飯。我怎麼曉得應該什麼時候站起來。讓他吃酒呢。狄波拉一定是處置得很好的。這原是他的擅長的地方。你看他要不要喝咖啡。我擔任辦理咖啡。教練瑪搨怎麼樣侍候飯桌。這一件事。瑪搨真是完全不懂。少佐夫婦一定明白。一個單身女人。住在鄉下過日子。不能十分周到。是無疑



的了。但是麻提達小姐忙亂到了不得。我請他把瓶子裏的餘酒全倒了。另外拿出兩瓶酒來。我教練瑪搨的時候。麻提達小姐。往往插嘴。重新吩咐他作這個作那個。把那女僕鬧糊塗了。不知怎樣是好。站在那裏張住大嘴。聽我們兩個人同時吩咐他不同的話。

我教女僕。說道。送青菜。（後來我纔曉得是傻事。我們過單簡安靜日子的人家。用不着這種多餘的事。）我看見女僕聽了我這句話糊塗了。我就加上兩句。說道。把青菜送給各人。讓各人自己要。

麻提達小姐打叉。說道。你須記得。先送給小姐太太們。凡是侍候飯。你總要先到小姐太太身邊。再到男人身邊。瑪搨說道。瑪當。我照着你的話辦。但是我最喜歡的是少年男子。

我們聽了瑪搨這句話。很不安。很驚愕。但是曉得他心裏無他。他總算是很聽話的。不過他送薯的時候。走到少佐身邊。少佐並未趕快的動手。瑪搨就拿手推他。催他要薯。

少佐夫婦到後。我們曉得他們兩個人都是過安靜日子。不講出風頭的人。不過欠點精神。凡是在過東印度的人。都是這樣的。我們看見他們帶了兩個跟人來。卻糊塗了。不知怎樣是好。

查美遜貴夫人若不  
肯居奇不  
如說就是

個是隨侍少佐的印度跟人。一個是年紀大些的女僕。侍候太太的。好在他們住在客店。有了他們服事少佐夫婦。減輕我們許多責任。不過瑪搦總要瞪眼看印度跟人的白頭布黃黑臉。印度跟人侍候吃飯的時候。麻提達小姐常常閃縮躲他。客人走過之後。還問我看見印度跟人。曾否想起藍鬍子的故事。大概說的話。這場招待。總算是還滿意。我同麻提達小姐至今見面。還是談這件事。當日客人來住的那一天。很驚動一村。居然激動那位無情無感覺的查美遜貴夫人。頗留意這件事。麻提達原先很請教過他。應該怎樣的布置男人更衣室。他滿嘴答應告訴我們。等到我去問他。謝他的指教。他答的話。很像斯干維阿女預言家的答話。說的是不要吵我。讓我歇歇。

我現在要說那件愛情的事了。

原來普勒小姐。有位隔了一兩層的老表。曾經向麻提達小姐求親。這是好些年前的事。現在這個人。住在自己的家裏。離克蘭弗不過十多里。他雖然有房產。按階級論。不能高過中等有田地的人家。也算是够得上高貴不屑驕人的程度。凡是處他這種階級的人。且不要極力向前攻。

賀巴洛是一位獨行不羈的君子，其性過情，只有大

可一見階級人，看得因門而小，第之見因門而小，誤終身，事總對小，於振惡而

上聲一定要攻到鄉紳地步的。這個人卻不然。他不許人呼稱他鄉紳。若是信面上有這個稱呼的。他是不收。還告訴克蘭弗管郵局的女人說道。我的名字是安瑪。賀巴洛是個田家。他一切守舊。凡是家庭的新樣子。都拒絕不要。住宅的大門。夏天是打開的。冬天纔關。也不用什麼喊僕人的搖鈴。什麼敲門的銅環。若是看見大門是關了的。他用拳頭或用手杖敲門。除了與人道有極深關係的事不計外。所有一切細心體貼的事。他都不作的。若不是對病人說話。他是不肯低聲說話的。他士談說得很好。同人談話。是常用土談的。普勒小姐還說。（這些情形全是他告訴我的。）他雖然好說士談。但是朗誦詩文的聲音很好聽。很有情致。除了已死的總牧師外。他未聽過比賀巴洛朗誦得那樣好聽。

我就問他爲什麼提達小姐不嫁他。普勒小姐說道。我也不曉得。我想小姐原是也願意嫁他的。不過你是曉得的。我這位親戚安瑪。似乎還夠不上是上流社會人。總牧師同大小姐以爲他不配。

我不耐煩的說道。他們的意思。是不要麻提達嫁他。普勒小姐答道。不是的。但是他們不願意

這一個答  
真有圖窮  
首見之妙

麻提達嫁給一個在他階級之下的人。你曉得的。他是總牧師的小姐。也還同阿理爵士有點親戚。振京司小姐把這一層看得很重。我說道。可憐麻提達小姐。普勒小姐說道。不然。我只曉得一方面求親。一方面不肯。此外我卻不曉得。還有什麼別的情形。也許麻提達小姐不喜歡我的親戚。振京司小姐也許不贊一辭。那些都不過是我猜的話。我問道。從此以後。麻提達小姐總沒再見過你親戚麼。普勒小姐道。沒見過。我想是並未再見過。你須知安瑪的房子（名烏特理）在克蘭弗與米西頓之間。他自從求婚之後不久。凡要買東西。都是到米西頓。以後來過克蘭弗。也不過一兩次。有一次我同麻提達小姐在大街上走。忽然麻提達小姐跑開。轉入某街。再過幾分鐘。我就很驚訝的。碰見我的親戚安瑪。

我心裏在那裏架空中樓閣。架了好一會。問道。你的親戚有多少年紀。他答道。我想他大約有七十歲了。這一句話。把我的空中樓閣轟倒了。好像是用火藥轟的。轟成一片瓦礫場了。

過了不久。（當我在麻提達小姐家裏久住的時候。）我有機會碰見賀巴洛。並且還看見他求親之後。相隔三四十年。再遇見他所愛的人。有一天。我正在店裏幫麻提達小姐挑選各種顏

色綢子。配黑紗衣服的綠邊。有一個身高奇形怪狀的老頭子。走入店裏。買羊毛手套。我向未見過這個人。（相貌很特別。令人注意。）我很留心細看他。那時候麻提達小姐。正同店裏的夥計說話。這個老頭子穿的是藍褂子。帶銅扣。褐色褲。鞋上有套。拿手指敲櫃檯。一直敲到有人過來招呼他。那小夥計問他今天要什麼。他答話的時候。我看見麻提達小姐一跳。我就曉得這個人是誰。那時候小姐問夥計要什麼東西。這個夥計要問那個夥計說道。麻提達小姐要兩先令兩便士一碼的黑綢子。賀巴洛一聽見這個名字。立刻邁兩步。走到那邊。說道。麻提——麻提達——振京司小姐……上帝保佑我的靈魂……我認不得你了……你好呀。你好呀。他一面說。一面同這位小姐拉手。一見就曉得他的友誼是很親熱的。一連說了好幾句。我不認得你了。我一見他這個樣子。心裏許多設想。也消滅了。

我們在鋪子裏的時候。他接連同我們說話。把未買成的手套推開。搖手對店裏的人說道。往後再說吧。他就陪我們走回家。麻提達小姐也忙亂了。紅綢綠綢都沒買。賀巴洛重逢所愛的女人。是滿臉滿嘴都是喜歡的。還談到這些年來的事變。又說道。可憐的振京司小姐。我們那個沒

此句意有  
所指大約  
是說他阻  
撓親事

得短處。隨後同我們告別。還說盼望不久再見麻提達小姐。小姐到家。一直就到了臥室不出來。等到吃茶的時候。我見他。好像是纔哭過的。

總批 此回專寫麻提小姐賀巴洛兩人性情極難下筆而作者若行所無事

#### 第四回 探望一位老鰥夫

過了幾天。賀巴洛來了一封按着老規矩正式的請帖。請我們（一點都不偏心兩個人都請的。）到他家裏頑一天。那時候正是六月。天很長的。他說明請的還有普勒小姐。我們可以同坐一輛小馬車去。把車卸在他家裏。

我滿心以為麻提達小姐見了請帖。一定是很喜歡的。誰知不然。我同普勒小姐兩個人。勸盡他多少。他纔肯去。他以為不應該去的。我們說。另外還有兩個女人。陪他去探望他從前的所歡。有什麼不合規矩。他聽了很不高興。快勸好了。又生出一件大為難。他以為假使姊姊在生。是不願意他去的。我們勸了他一個整天。纔把這件為難打消了。我一聽見他說第一句放鬆口氣。

的話。我就立刻趁這個機會。執筆寫回信。答應去探賀巴洛。把日子時刻都說明了。把這事件立刻解決。免得再生枝節。

翌日早上。他約我陪他再到店裏。我們到店裏。遲疑了好一會。挑了三頂小帽子。帶回家去試試。要挑一頂最好看的。星期四戴出門。

我們到烏特理的時候。麻提達小姐一路都是很擾亂不安的神氣一言不發。他是向來未到過那地方。雖然他是夢想不到。我曉得他從前的事。我覺得他微微的震動心裏在那裏冥想。今天所看的地方。當初原可以是他的家。我猜他免不了從前有過許多幻想。原來那條路是很長。很不平。快到的時候。麻提達小姐是挺挺的坐得很直。很用心的向車窗外看。那地方的風景是很安靜的。是個鄉下樣。烏特理四圍都是田。有一座老式花園。有許多玫瑰花。小槲果樹。前面種的是竹石花紫羅蘭。後面是龍鬚菜。陪襯得很好看。門前卻未砌車路。我們在園門下車。從一條兩旁種滿黃楊的小徑。走到門口。

普勒小姐說道。我的親戚該砌一條車路。普勒小姐怕耳朵痛。頭上只戴了一頂小帽。

麻提達小姐很低聲的說道。這地方很好看。說話的聲音。很帶些傷感的意思。這時候賀巴洛已在門口。搓手。滿臉都是懨懨的神色。我看他很像我意中所想像的唐規瑣。但是不過外面是這樣。他的管家婆。規規矩矩的站在門口。歡迎我們。一面領那幾位年紀大些的女客上樓到臥室。我卻要看看花園。主人很高興。領我在園裏各處看看。又領我去看他養的二十六條母牛。按二十六個字母喊名字。我們一面走。他常常的引古人的清詞麗句。從莎士比爾。荷爾巴起。到現代詩人止。差不多都引到。我很有點詫異。他引詩是引得很自然的。好像是有聲音的意思。他非引詩句。表不出他的情思。他口音卻是有點不對。把擺倫說作波爾倫。把德國詩人葛爾提。用美國音讀。引一句詩說是長春不老的宮院云云。這個人長住在這樣一個偏僻地方。受不着外物印像的鄉下。卻能够每年每日。享受時序變遷。與眼前的美景。我生平只遇着過他這一個人。

我同他走入屋裏的時候。酒食已經擺好在廚房裏。這個所在。只能喊作廚房。因為四圍都是橡木櫥。食物櫃。石地板上放了一張土耳其小地毯。這間房只要把燒烤爐還有幾種廚房用的家具器皿挪開。就可以改成一間很好的飯廳。所有好幾樣廚房用的東西。是向來未用過的。烹



調的地方。還離得頗遠。預備我們起坐的地方。鋪陳得很古板。是一間很不好看的房子。但是我們坐的。卻不是這間房。我們坐的是他叫作賬房。是他每星期發放工人們工錢的地方。近門口擺了一張大書桌。這間房子卻好看。放了好些書。正對着果園。滿地都是樹影跳動。房裏那裏都是書。地上是書。遮住牆的是書。桌子上擺的也是書。他很花些錢買書。自己覺得有點浪費。有一半得意。有一半不好意思。各種門類的書都有。以詩集同神怪小說爲最多。一看就曉得。他自己喜歡什麼書就買什麼書。並不是人人都要讀。人人都喜歡的。他纔買。

他說道。呀。我們種田的人。不該有閒工夫讀書。但是不知怎樣的。我禁不住要讀書。

二麻提達小姐低聲說道。這屋子真好看。同時我大聲說道。這是很可娛樂的地方。他答道。不見得嗎。你喜歡麼。你能坐在這樣蒙黑皮三角式的大椅子麼。我喜歡這屋子。以爲比什麼好看的客廳強。但是我以爲小姐們喜歡客廳。以爲客廳華麗整齊些。

客廳原是整齊華麗。但凡整齊華麗的東西。並不見得是好看得。也並不見得舒服。故此當我們吃飯的時候。一個女僕就去彈刷賬房的椅子。其後我們就坐在賬房。

吃飯的時候。是先吃糕餅。後吃肉。我心裏想他喜歡舊制。總要說幾句抱歉的話。他果然說道。我不曉得諸位喜歡不喜歡新法。麻提達小姐說道。並不喜歡新法。主人說道。我也是不喜歡。我的管家婆卻一定用新法。我曾告訴過他說。我少年的時候。我們嚴守父親的老家規。無湯就無丸子。無丸子就無牛肉。我們吃飯。先喝湯。隨後我們吃豬膏糕和在汁裏。同牛肉同鍋煮。隨後纔吃牛肉。我們若是不吃湯。就無丸子。我們喜歡的還是丸子。最後纔是牛肉。領略過湯同丸子的。纔有牛肉吃。現在卻不然。是要先吃甜食。把一頓飯所吃的東西倒轉過來。

到上青豆鴨子的時候。我們面面相看的。不知道怎樣好。我們面前只擺了黑柄的兩齒叉。叉是鋼製的。擦到閃亮。我們何從下手呢。麻提小姐用尖叉叉豆子。一顆一顆的叉住吃。很像東方夜談阿米尼的故事吃白米飯是用針戳。一顆一顆的吃。普勒小姐用叉子撈豆子。怎樣也撈不起來。只好擺在一邊歎口氣。我看看主人。他卻是用刀子。一堆一堆的豆子。鏟在刀上。向大嘴裏送。我看見了。我照樣辦。我居然活了。不會餓死。我的朋友們。膽子不大。不敢學我作這種不上等的事。假使賀巴洛不是很餓的話。也許看見那些豆子沒得什麼人吃。就拿走了。

吃完飯就有人送一枝泥煙筒。一個痰盂進來。他就說。諸位不喜歡聞煙味。請先到別間屋子。他一會子就來。他把煙筒送給麻提小姐。請他把煙葉裝在煙斗裏。照着主人少年時候的風氣。請小姐裝煙斗。原是恭維小姐。不過麻提小姐。飽受了他姊姊的教訓。痛恨吃煙。現在請他裝煙斗。他覺得有點難爲情。但是既然特爲選擇他。請他裝。心裏卻是很高興的。居然裝滿煙斗。我們走出去。

我們坐在賬房。麻提小姐很柔和的說道。同不娶妻的男人吃飯。卻是很有趣的。我盼望人家不以爲不合規矩。有許多有趣的事。是不合規矩的。

普勒小姐四圍看看。說道。他的書很多。都蓋滿塵土了。麻提小姐說道。我看是很像那位大文豪約翰申博士的書房。你的親戚。一定是個很高雅的人。

普勒小姐說道。是的。他很喜歡讀書。但是我恐怕他一個人獨居。得了粗陋的習慣。麻提小姐答道。你用粗陋兩個字。用得太重了。我只能說他怪僻。聰明人往往如此。

賀巴洛走進來。請我們到田上走走。那年紀老些的小姐們。怕潮濕。又怕髒。他們只帶了不甚

好看的帽兜。不願意去。主人說道。我一定要走一躺。看工人們作工。只好還是我陪他去。他一味的慢慢走。不是完全把我忘記了。就是享受那筒煙不說話。卻又並不是不響。他在前面走。背有些駝。兩隻手放在背後。他有時看見樹。或是看見雲。或是看見遠遠的高田。心有所觸。就自言自語的。引幾句詩。高聲的唱。唱得很好聽。抑揚輕重。同眼前情致。都很合拍的。我們走到屋盡頭地方的一棵柏樹。他就引一句詩。說柏樹一層一層的綠葉布滿濃陰。他就喊道。奇才奇才。這一層一層的字眼。用得真好。我不曉得他不是對我說。我也只好隨嘴說道。奇才。我雖然不曉得是什麼人的詩。我因為他忘記了我。我許久不說話。我不能不趁勢說一句。他忽然掉過頭來。說道。呀。你可以說奇才。我看見某雜誌評論他的詩。我於一點鐘之內動身。就走了二十多里。走到米西頓地方。（因為馬不在身邊我只好步行）定購這部詩。我請問你。三月的時候。秦皮樹的芽。是什麼顏色。我心裏想道。這個人瘋了麼。他真像唐規瑣。

他很使勁的說道。我問的是什麼顏色。我只好認不懂。老老實實的答道。先生。我不曉得是什麼顏色。他說道。我曉得你不知道。我原先也不曉得。我真是個老傻子。一直等到這個少年告訴

我。我纔曉得三月裏秦皮樹的芽是黑的。我一輩子住在鄉下。我不曉得。真是慚愧。瑪當是黑的。黑石那麼黑。說完。又去唱想起的詩調。

我們回到屋裏。他一定要把我們剛纔所說的詩。讀給大眾聽。普勒小姐很鼓勵他讀。因為他很誇獎他讀得好聽。我以為普勒小姐要我們聽他讀。後來普勒小姐纔告訴我。他的鈎線活正在鈎到為難的地方。要數道。不好說話。無論主人提倡什麼。麻提小姐是無不以為然的。但是主人一讀那篇長歌。名叫洛士里府。不過讀了五分鐘。麻提小姐就酣睡了。睡得很舒服的。卻無人理會。等他讀完纔醒的。覺得不能不說句話。那時候普勒小姐數針道。麻勒小姐說道。好看的書。主人說道。瑪當。好看麼。簡直的是美極了。何止好看。麻勒小姐聽見他不以為然。很忙亂的說道。我的意思是說極美。這首長歌很像我姊姊常讀的約翰申博士的很美的詩。我忘記了叫什麼名字。掉過臉來問我道。寶貝。那首詩叫什麼。主人說道。瑪當。你說的是那一首。說的是什麼。麻提小姐說道。我也記不得那首詩說的是什麼。名字也完全忘記了。我只曉得是約翰申博士作的。是非常之美。很像賀巴洛先生剛纔所讀的那樣美。主人想想。說道。我記不得約翰申博士的詩。

主人讀着詩  
一位女客  
一位女客  
要鈎線客  
線道不願  
總聽不入  
不意相格

爲什麼女僕會  
想到女僕會  
的所歡女僕  
竟是否推究  
已及有人說  
得若無神  
化之筆  
反射之忙  
亂小姐上  
女僕說  
不知忌諱  
若有意識  
無意妙極

我不熟。我一定要讀讀。

我們上車回家的時候。我聽見主人說不久就來拜訪我們。問候我們。麻提小姐聽了。很現出忙亂高興的神色。等到看不見那所房子的時候。他對待主人的意思。被別的事體吸收了。想到家裏的女僕瑪搨。恐怕他不守合同。趁女主人不在家的時候。請了他的所歡來相伴。我們到家的時候。女僕瑪搨出來扶我們下車。神色是還好。很安詳很淡定的。他向來對於麻提小姐說話。是很小心的。當天晚上。他卻說了幾句不中聽的話。

瑪搨說道。哎。瑪當。你晚上出門。爲什麼披這樣薄的圍頸。同薄紗差不多。瑪當。你這樣大年紀的人。應該小心點纔好。麻提小姐向來是和平的。這時候在他就算是生氣。說道。我的年紀。你以爲我有多大的歲數。你說到我的年紀。女僕說道。瑪當。我說你雖六十不遠了。但是有許多人面貌現出比年紀老些。我說的話。卻並無惡意。麻提小姐很莊重的說道。瑪搨。我還未到五十二歲。也許他因爲今日追憶少年的事。活現在眼前。覺得那最歡樂的時代。已過多年。都成陳迹。禁下住很有點不高興。

輕描淡寫  
都寫得很  
可憐

此段仍是  
不能忘記  
於賀巴洛  
所說不見  
由不見得  
是真理

克爾弗

六十

但是他從來未說過從前同賀巴洛有過什麼親密的交情。也許是因為他少年時代的愛情未遇知音。只好深藏心裏。我是因為普勒小姐祕密告訴我。我留心的看。纔看出他很嚴謹的。把少年的傷心事。密藏心裏。不露於外。

麻提小姐原患風濕病。是不宜吹風的。他卻不管。每日戴了新小帽坐在窗口看街。只有他看得見人。人卻看不見他。他還告訴我許多理由。為什麼終日看街。

有一天賀巴洛果然來了。我們答過他問候。我們那天回家一路平安的話。他巴兩膝離得很開。把兩個手掌放在膝頭上。垂着頭。吹嘯。忽然跳起來說道。瑪當。我一兩個星期後。就往巴黎。你要買什麼東西麼。

我們兩個人同時說道。往巴黎麼。他答道。瑪當。是的。我向來未到過。我想去了好久了。我若是不趕快去。以後恐怕就不去了。我只等乾草都收了。在收穫之先。就要去。

我們很驚訝。想不出托他買什麼東西。

他正要出房門的時候。回轉頭來。說他最喜歡說的話。

他說道。瑪當。上帝保佑我的靈魂。我怎麼把我的來意。忘記了一半。那天晚上。你很稱讚的那首歌詩。我帶來送你。從口袋裏掏出那本詩來。說道。小姐。告辭了。麻提。告辭了。你好好的照應自己。說完。走了。他送給小姐一本書。稱呼他麻提。他三十年前就是這樣。

麻提小姐很着急的說道。我很不願意他到巴黎。巴黎人好吃田雞。我恐怕田雞不對他的脾胃。吃了沒得什麼好處。他向來是不能亂吃的。他年青的時候。是很壯健的。不能亂吃。很是奇怪。不久我就回家。臨行的時候。再三囑咐瑪搨小心照應女主人。若是他看見女主人身體有點不如往時。就得通知我。不等瑪搨告訴女主人。我自己就自動的來探望老朋友。

我走過之後。久不久的總接着瑪搨給我的短信。到了十一月。瑪搨來信說。女主人很欠精神。吃的也不多。我讀了信。心裏很不安。我就不等瑪搨來信請我。我收拾東西就去望老朋友。

我雖是未預先通知來訪我一到的時候。他們有點忙亂。卻是很親熱的歡迎我。我只是早日給他的信。我看見麻提達小姐滿臉的病容。我立刻預備撫循他。安慰他。

我先跑下樓。同瑪搨密談。



留意此處  
兩星期與  
下期兩星  
期相照應

的女僕所說  
的一番話  
到這句為止  
難以言之

克 爾 弗

六十二

我站在廚房的爐邊問道。你的女主人得病多久了。

瑪搦說道。有兩星期多了。是一天星期二。普勒小姐來過之後。女主人就起首愁悶的。我以為他疲倦了。歇過一夜就可以好了。不料他打那天起。一直到如今。一天不如一天。後來我想。我該寫信告訴你。我說道。瑪搦。你辦得很對。我想起有你這樣忠心的人服事他。我卻很放心。我盼望你在這裏還舒服麼。瑪搦答道。瑪當。女主人待我很好。有的是吃的。有的是喝的事體也不多。就是有事。也都是很輕鬆的。……但是……說到這裏。瑪搦不往下說了。

我問道。瑪搦。但是什麼。

瑪搦說道。女主人不許我招惹男子。我覺得很為難。本處的少年男子是很多的。有好幾個都很願意作我的同伴。這種情形是很難得。機會是不可以錯過的。我曉得有許少年女子們。交結男同伴。不叫女主人曉得的。但是我已經答應在先。我不能食言。不然的話。這所房子。就是有男子進來。女主人是不會曉得的。這間廚房。很容易藏人的。黑暗的房角很多。有一個男子叫遮匿賀安。是個很有恆心的孩子。隨便什麼女子都配得上。星期晚上。他來了。我因為有言答應

早已疑心  
麻提小姐  
熱愛賀巴  
洛至此可  
以算作證  
實明所疑  
是

在先。不能不當他的面。把門關了。不讓他進來。我卻心裏很難過。大哭一場。瑪搨說完。又哭。我又無可安慰他的。因為我很有過閱歷。曉得振京司小姐姊妹。都很不喜歡女僕有男朋友的。況且現在麻提小姐。神經不安時候。若是曉得了。恐怕要加重。

我翌日去看普勒小姐。把情景告訴他。他大為驚訝。因為他有兩天未去望麻提小姐。

普勒小姐說道。我的寶貝。我今日一定同你去看他。因為我答應告訴他。安瑪賀巴洛新近的情形。他的管家婆通知我說。賀巴洛恐怕不能久活。我聽了。很難過。可憐安瑪。他這次到巴黎。很受些辛苦。他身體吃不住。他的管家說。他好久都未有到田上看看。終天只是兩手蓋膝。呆坐在賬房裏。也不讀書。也不作事。只聽見他說巴黎是個奇異地方。我的親戚安瑪。是個世上頂好的人。倘若是因為到過巴黎回來就死。一定是巴黎這個地方。害了他的性命。

我恍然大悟。為什麼麻提忽然得病。我就問道。麻提小姐。曉得賀巴洛得病麼。

普勒小姐答道。麻提小姐曉得的。他未告訴你麼。我一聽見這個消息。我就告訴他。這是兩星期前的話。他不告訴你。卻是很奇怪。

這是暗寫  
轉動不  
老實不  
避忌不  
費巴洛  
久將死  
話告死  
麻提小  
使加重  
病狀加  
想愛得  
洛約得  
只令約  
西臨見  
棋東鱗

我卻以為並不奇怪。我卻不響。麻提小姐一段幽深的愛情。被我窺見得太清楚了。我覺得我自己很不應該。麻提小姐自以為把他幽情深藏心窩裏。世人是不會窺見的。我何苦去說破他呢。我把普勒小姐領進小客廳裏。讓他兩個在一起。我就出來。吃飯的時候。瑪搗告訴我。請我一個人吃飯。他的女主人。頭痛大發作。我毫不詫異。

到吃茶的時候。麻提小姐走進客廳。我一見就曉得他是十分勉強支持的。麻提小姐不知爲什麼事。心裏很有點不以他姊姊爲然。當日下午他又後悔不該怨他姊姊。這時候。同我說過好幾次。說他姊姊少年時候。怎樣的聰明。每逢宴會。他都曉得應該穿什麼衣服。（這是說數十年前麻提小姐同普勒小姐少年時的事。這時候只能約略恍惚的記得些影子。）又說從前他母親同他姊姊。怎樣設立一個濟貧會。教女孩子們烹調同針線。有一次他姊姊怎樣同一位貴族跳過一次。他姊姊從前常到阿理爵士家去。要想設法把那安靜的總牧師宅子。改到同爵士的邸宅那麼熱鬧。爵士宅子。卻是用三十名僕人。又說他自己怎樣得了大病。病了許久。始終都是他姊姊看護他的。麻提小姐所說的這一場病。是我向來未聽他說過的。我心裏卻算得出來。是

在拒絕賀巴洛求婚後的事。我們很低聲安靜的說從前的事。說了半夜。

翌日普勒小姐報告賀巴洛死了。麻提小姐聽見這個凶信。一言不發。從昨日所得的消息看來。我們很曉得快有凶信的了。普勒小姐問我們。他死了。豈不可悼。說道。我們上次的六月。同他過了一天很適意的日子。他那時候精神是很好的。假使他不到那巴黎壞地方。他還可以再活十二年。巴黎是常常革命的。

他停住了不說。要看看我們表示什麼傷感。我看見麻提小姐通身發抖。不能說話。我說了幾句我心裏怎樣感覺的話。普勒小姐坐了一會就告辭走了。他以為麻提小姐聽見這個凶信。是很鎮定的。

麻提小姐費盡力隱忍不露感情。他連我都要瞞過。因為他此後。總不對我提起賀巴洛的名字。但是賀巴洛送他的那本詩。同他自己的那本聖經。同放在牀邊一張小桌上。他吩咐克闌弗的女衣帽店的人。要作一頂帽子。差不多同查美遜貴夫人的一樣。那個女衣帽店的人答道。瑪當。但是那位貴夫人戴的。是寡婦帽子。麻提小姐說道。哦。我的意思是那種派頭的帽子。不是寡

死分明明是小姐要他穿姊姊的願卻又不要聽人說得好的話仍舊有掩飾之意

深愛小巴

深愛小巴

深愛小巴

深愛小巴

深愛小巴

深愛小巴

深愛小巴

深愛小巴

深愛小巴

深愛小巴

深愛小巴

深愛小巴

深愛小巴

深愛小巴

深愛小巴

深愛小巴

深愛小巴

婦帽。不過很俊美。遜夫人戴的那種帽子。他們兩人的問答。麻提小姐以為我並不留意。麻提小姐既然很費力的對我掩飾他的感情。以後我就看見他的頭同兩手。是時常發抖的。自從得了賀巴洛凶信的那天晚上。麻提小姐是一言不發。只在那裏想心事。祈禱過之後。他把瑪搨喊回頭。小姐站在那裏遲疑。不知該說什麼話。

後來說道。瑪搨。你年紀很青。說到這裏。又停了許久。不往下說。瑪搨對他哈腰。提明他要說的話還沒說完。就答道。瑪當。是的。上個十月初三。我就是二十二歲。麻提小姐說道。瑪搨。也許你有時候遇着一個少年男子。是你喜歡的。那個少年男子也喜歡你。我從前對你說過。不許你有男同伴。但是你若遇見怎樣的一個少年男子。你先來告訴我。我查考過這個少年男子是個品行妥當人。他若每星期要來看你一次。我是不反對的。又低聲說道。我若是叫少年人心裏抑鬱。上帝也不容我。麻提小姐說這番話。不過是預備將來或者會有這種情形發生。卻料不到瑪搨早已有了意中人。麻提小姐聽了。很驚異。瑪搨立刻答道。瑪當。有一個小子。名叫遮晤賀安。是個細木匠。每天可以賺三先令六便士。身材很高。穿了襪子站在地下。有六尺一寸高。瑪當若是明天

的揚喜歡  
去人請高  
去又打聽  
就明天小  
又說那晚  
上就天來  
寫導着念  
有趣

這  
種  
人  
有  
趣  
說  
得  
有

就去打聽查考。人人都要說他這個人很有恆心。我敢說他很喜歡明天晚上就來。

麻提小姐雖然聽了很驚異。也只好一概任憑命運愛情做主。不去阻撓他們了。

總批 此回說麻提小姐對於賈巴洛處處關切實是一往情深妙在說得迷離恍惚若有意若無意

## 第五回 舊信

作者常看見。無論什麼人都有他特別的一種節省脾氣。有些人對於某事。是有一種很小心  
的習慣。一個小錢也不肯多花的。若是擾亂了他。他是很不高興的。比對於爲別的事浪費多花  
幾個先令。或多花幾個金鎊。還要難過得多。我有一個朋友。是個老頭子。他有些錢。存在一家銀  
行裏。忽然有一天。這銀行倒了。他聽見這個壞消息。只好聽天由命。一點也不着急。臉上是和  
平的。有一天是夏天。天很長。他有一本銀行的支票本子。已經是無用的了。家裏人扯下一張來。  
(不是用剪子剪)他卻麻煩家裏人一整天。這一扯。自然是把留根的那一部分。也扯下來。他以  
爲是無謂的糟蹋紙。(這就是他的節省的道理)激惱了他。比銀行倒了他的存款。還利害。起

初。與用信封的時候。他又着急到了不得。他又以為是糟蹋了他心愛的東西。只有把所有人家寄給他的信。所用的信封。很耐煩的。一個個翻過來再用。現在他是老了。火氣也平了。他的女兒們答覆人家的請帖。若是扯下半張信紙來。在一面寫了三行字。他看見了。很露出不願意的神色。我供認我自己也有這種毛病。我的毛病是繩子。我的口袋裏是裝滿了一截一截的短繩子。都是日常拾起來。繞好了的。預備細東西用。卻永遠也沒得東西細。我若是看見人不耐煩的。不把包裹的繩子。逐層的解下來。用剪刀把繩子割斷了。我是非常之不高興。我以為膠皮圈子。是繩子封了神的變相。（言其更可寶貴也。注）我真想不到。為什麼有許多人。就拿來隨便使用。我當一個膠皮圈子。是一件寶貝。我六年前。在地板上拾了一個膠皮圈子。我還留着。現在是變舊了。我實在是很想拿來用。心裏總還是捨不得。不能犯這樣浪費的罪。

別的人是捨不得小塊的黃油。有些人有了一種習慣。用黃油用得過多。撥到盤子裏。又用不完。那可惜黃油的人。看見了。很不高興。在席上竟不能好好的談話。你們沒看見過這種人瞪眼（好像是受了催眠術的）看着那塊黃油麼。他們若是能够把這塊黃油。擰入嘴裏。吞下肚裏。拔

去這眼中釘。心裏纔得痛快。那個用黃油的人。若是忽然把那塊久已放在盤裏不用的黃油。鋪在一塊烤麵包上。吞下肚子裏。他纔喜歡。以爲吃了。就不算是糟蹋。

我現在要說到麻提小姐了。他是捨不得蠟燭。我們有許多法子節省蠟燭。冬天的下半年。他常坐下作兩三點鐘的線活。（他在黑暗裏。或在火爐邊。都能作。）我若是問他要不要搖鈴喊人拿蠟燭來。他就說。我們不如當瞎子放假罷。（瞎摸也。注）吃茶的時候。送燭進來。我們卻是只點一根。我們常常預備有客傍晚來訪。（但是向來沒得客。）我們很想出好些法子。要把兩根蠟燭。留到一樣長。預備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點。好像是我們向來都是同時點兩根的。我們的法子。是先點一根。點下多少。再點一根。輪流的點。我們無論談話或是作事。麻提小姐兩隻眼。時常都要看蠟燭。若是點得太低了。立刻就要起來吹滅了這一根。再點那一根。總要高低不能太差。故此我一夜的功夫。忙的是吹蠟燭點蠟燭。

有一天晚上。我因爲節省蠟燭的事。心裏很不高興。那天晚上我勉強過了許久的瞎子放假日。覺得有點不耐煩。因爲麻提小姐是睡着了。我又不好去弄爐火。把他吵醒了。我的習慣是坐



夜中忽夢  
少年事不能  
老猶不忘情

克爾弗

七十

在火爐前的地毯。一面讓火爐烤到滾熱的。一面借着火光作針線。這天晚上。爐火也並不亮。我又不能照常作活。我聽見麻提小姐睡得不安。嘴裏還說夢話。所說的人都是死過多年的了。我以為麻提小姐夢的是少年時事。瑪搨把點着的蠟燭同茶點送進來的時候。把麻提小姐驚醒了。四圍的看。滿臉驚愕慌亂神色。好像我們都不是他意中所該看見的人。他認得是我的時候。臉上微帶點慘然不樂之色。立刻他卻對我微笑。當吃茶的時候。他所談的都是少年時事。也許因為這樣。動了他要看家裏所有的舊家信。打算把那些不便讓生人看見的信都燒了。他常說這是一件應辦的事。卻退縮不辦。心裏有點害怕讀看傷心的信。今天晚上。他吃過茶。站起來。就去找舊信。卻是在黑暗裏找。他向來很自誇他布置臥室很整齊的。我若是點着睡房的蠟燭。到別間房裏找東西。他總看看我。是不甚放心的。這時候他把信取出來。我覺得屋裏微微的有一種異香。我常覺得。凡是他母親的東西。都有這種香。他取出來的信。有許多都是寫給他母親的信。一扎一扎的黃色信。都是情書。都是六七十年的舊信。

麻提歎口氣。解開信包。但是立刻節制住了。好像是不應該惋惜光陰過得迅速。很容易就過

了一世。我們約好。一人從一包裏看一封。彼此讀過之後。說明是什麼事再燒。我不曉得什麼緣故。讀舊信。令人傷心。最早的信。卻是很歡樂的。好像說的都是活活的眼前的事。好像是很有力很充分的。好像是永遠不是過去的事。又好像那寫信的人。活潑親熱。是永遠不會死的。是永遠與天地長存的。我想假使所有的信。都是這樣。我就不覺得那樣傷心。我看見麻提小姐的眼淚。隨着臉上的縐紋流下來。眼鏡都濕了。常常的要擦。我的眼力很弱。我要多些亮光。纔能讀那墨色已退的信。以爲他該可以再點一根蠟燭。誰知不然。他只管哭。還是忘不了節省。

最早的信是兩包捆作一扎的。振京司小姐標明一七七四年七月之前。父親同母親的來往信。都在未結婚之前。我猜那時候總牧師大約是二十七歲。麻提小姐說。他母親結婚的時候。剛好是十八歲。飯廳掛了一幅總牧師的像。是個古板莊重的人。頭上戴着全假髮。穿着全身教袍。一隻手擺在了一本經論上。（他只刻過一本經論）現在讀他所寫的信與他的古板相貌絕不相同。覺得很奇怪。信裏說愛情。是說得很熱很烈的。句語是很短很樸實的。卻是字字都是從心坎裏流出的。（比他對司法官們所演說的經論。少用許多拉丁字。少用許多約翰申派的長句。

子。他的信同他的少年夫人的信很相反。他要他的所愛女子表示愛情。說來說去。句法雖然不同。意思總是一樣的。那位女子好像有點不甚高興。他所最留意的是綢緞衣料。有六七封信都是要請他所愛的男子。設法運動父母。（女子的父母大約是管束得很嚴的。）置這種衣服。置那種衣服。最要緊的是置白色的綢緞衣服。這位總牧師。卻不管他所愛的女子穿什麼衣服。女子總求男子在回信上說明。他向來喜歡看什麼衣服首飾。就可以把回信給父母看。但是男子回信。總是很費力的說明。不問他穿什麼衣裳。他看見了都是喜歡的。後來男子好像是曉得。若是陪嫁的衣服首飾等等。不合他的意思。他是不肯嫁的。於是男子寫了一封信。隨信送去一箱的華麗衣服首飾。信裏說明。喜歡穿戴什麼。就穿戴什麼。這是第一封信。工楷標明。至愛約翰來信。中間隔了些日子。並無來往書信。大約是不久就結婚了。

麻提小姐有點懷疑的對我說道。我們不如燒了這些信罷。我死過之後。有誰來理會這些信。於是一封一封的擗在爐中間燒。看住火焰起來。滅了。變成白色死灰。從煙通飛去了。纔燒第二封。燒信的時候。屋裏是很亮。我卻同他一樣。很着了迷是的。要看燒信。信裏都是一個男子漢發

繞生下兩  
天的孩子  
如何能爲  
惡之極  
腐之極

露誠實親熱的愛情。

又有一封也是振京司小姐簽注的。說是我出世的時候。我的祖父慶賀勸勉我母親的信。還有我祖母所說的怎樣要把嬰孩的手足包暖的幾句話。

這信內的第一段。說的是爲人母的擔負極大責任的話。還提醒他。世界上的惡事很多。不要讓纔生下兩天的孩子。被惡事所引誘。信裏還說。他的女人手腕扭了。不舒服。不許他寫信。雖然這樣說。這一頁信的底下。加了附筆。還是那位老太太寫的。勸他母親說道。你無論什麼時候。出房門須要先上樓。不要先下樓。還告訴他。務必用法蘭絨把嬰孩的腳包好。還要放在火爐邊取暖。雖說是夏天。也要照辦。因爲嬰孩是很嬌嫩的。

他的母親同祖母常有信往來。讀他們的信。很看出這個新作母親的把少年女子。好打扮的心思。全變作愛子之情了。信上也還常說到。那白綢緞衣料的話。同從前一樣。有一封信說的是把這華麗的衣服。改作一件小袍子。給嬰孩命名的時候穿。有一次父母到阿理府住一兩天。帶了這孩子去。孩子穿的也是這件白綢緞袍子。穿起來自然是更好看。信上還對這位老太太說

道。母親。你向來沒見過這樣好看的孩子。母親呀。可惜你不看見。我不是說句偏愛的話。這孩子長成。一定是個絕美的女子。我讀這封信。就想起振京司小姐。年老時候。頭髮也斑白了。人也乾枯了。臉上全是縐紋。不曉得母親在天上。認得他的女兒否。隨後我一想。他母親一定認得他。因為現時同在天堂作仙女了。

中間相隔了許久。纔再見總牧師的信。這時候總牧師夫人的簽記。改了稱呼。從前寫的是我的至寶約翰。後來寫的是我的可敬的丈夫。信內說的是刊布他的那一篇經論的話。說是對司法官演講的。又說是衆人要求刊布流傳的。這總算是這位總牧師。生平最得意的時候。生平所作的最大的一件事了。因為這件事。總牧師還得親自到倫敦料理印刷出版。他還要同許多朋友商量。纔能決定。找那一家印刷店辦這件重大的事。隨後決定某印刷鋪該擔負這種重大有體面的責任。這時候總牧師好像是全副精神。注在文字裏。如同絃子繞得很緊的。因為他寫給他太太的信。禁不住用了許多拉丁字。我還記得有一封信的結尾。寫的是我是永遠把我的摩理（他的夫人小名 注）的德性記得很牢的。（此後是一串拉丁字）若是論到這位總牧師

丁丈夫贈他  
他詩想到免  
殺豬未了  
太翠負了  
他的詩居  
然登了雜  
誌是極得  
意

的英文。不獨是文法往往有錯。拼音也是常錯的。據他這封信看來。就可以證明他把他的摩理。是當作他意想中的盡善盡美的人。據京司小姐常說近來的人。最好說意想這他們所謂意想。喜歡怎麼解。就作怎麼解。但是這封信還比不上他發在像的。寫了許多拉丁詩。那詩裏頭的。瑪理阿。就是指他的太太摩理。裝這拉丁詩的信。外面簽注的說道。我丈夫贈我的猶太文的詩。我原想他來信說殺豬的事。只好再等的了。注意。丈夫要我將詩送給阿理爵士看。切勿忘記。這行字之後。有總牧師批的幾句話。說道。這首詩是一七八二年登在男子雜誌。

總牧師夫人寫給丈夫的回信卻不同。（他丈夫也寶藏起來。如同寶藏施賽祿的信一樣。）一個當丈夫的。爲人父的。不在家的。看見了這封回信滿意得多。他告訴丈夫說道。狄波拉每天縫衣縫。縫得很清楚。你吩咐他讀的書。是照着讀給我聽。他是個很好的孩子。他問我許多話。我卻答不出。我卻不說我不曉得。我只管弄火爐。不然就打發他出去。又有些信。說的是麻提。現在母親所最愛的是麻提了。（麻提的姊妹。當這人年歲的時候。也是母親所最愛的。）說他將來一定長得很美。我把這封信大聲讀給麻提聽。聽到信裏說。但望麻提只管長得美。卻不要驕傲。

麻提小姐微笑歎氣。

仍然以美  
貌自居也

麻提小姐對我說道。從前我的頭髮長得很好看。我的嘴也長得不難看。我隨後就看見他整整帽子。把身腰挺得直直的。

作者要回頭說振京司夫人的信。他還告訴他的丈夫。村子裏貧人的情形。對他們用過什麼家常藥品。還送了些廚房製的藥給他們。他也預備好對待那些向來不要好的人。同他丈夫一樣。他又問丈夫應該怎樣照料豬和母牛。他的丈夫回信卻不答。

印行那篇經論之後不久。老祖母就死了。卻添了一個男孩子。因為世上陷人的壞事太多。男孩子更不能不防。故此那位祖父寫的信。警誡的話更多更嚴。祖父的信說了許多男人易犯的罪惡。我一讀完。心裏卻很納悶。若是果真世上有那麼多的壞事。世上的男人。是萬不能有一個可以善終的了。據這位老頭子的信看來。所有他的親疎遠近的朋友。大多數都是該問絞罪的了。毋怪他信裏說。人世不過只堪痛哭的。

我最詫異的是向來沒聽過振京司小姐麻提小姐提過有位小兄弟。大約總是死得很早。不

居然捨得  
點兩根蠟  
燭崇拜姊  
姊。可謂極  
矣。可見得  
是很不耐  
煩。

然的話。他們姊妹。總免不了提及這個小兄弟。

隨後我們就看到振京司小姐的信。麻提小姐不願意燒。說道。我父母的信。原是愛我父母的人看見有趣味。若是到了生人手上。我覺得很不對。雖說是他們拼字與現在不同。生人不認得他們不曉得他們的好處。但是狄波拉的信。是很不同。是很高貴的。無論什麼人讀了。都可以受益。我是許久不讀查太太的著作了。我聽見過他說。狄波拉也可以寫到同他一樣。若是說到哈太太的信。雖是許多人很恭維他的信。不過因為他寫過一本書名叫愛培提。但是我敢說。狄波拉絕不會寫出我不能受麻煩這句話。（原文用俗字故爲小姐所貶 注）

我一看就曉得麻提小姐是捨不得燒他姊姊的信。就是我隨隨便便讀這些信。或是有時候漏丟幾行不讀。他是不能答應的。他從我手中拿過去。還要點着第二根蠟燭。照住。高聲的讀。還要按着抑揚高下的讀。很長的字。一個也不漏。那些信未讀完之前。我要聽的是事實。不要聽許多的空思想。不料讀這些信。足足讀了兩夜。但是我當他讀信的時候。心裏卻是想別的。但是他讀完了一句。我卻是留心聽着。



所有總牧師的信。他夫人的信。同他丈母的信。都是短的。有什麼說什麼。寫得很直。不過寫得密些。有時候全信都寫在一小塊的紙上。紙是很黃的。墨水是棕色的。有幾張上頭。還有郵印。是一個信差。騎在馬上飛跑。嘴裏還吹着喇叭。振京司夫人母女的信。是用紅色的大塊黏信的薄紙封住的。那時候還在愛吉小姐未禁用黏信薄紙之先。看信上的話。就曉得當日許多人。都要免費寄信。窮議員很享受免費利益。還拿這種利益去還債。總牧師封信。用的是很大的有徽章的印。他封信是封得很端正整齊的。盼望開信的人小心的剪信。不是不耐煩用手亂拆的。振京司小姐的信同樣寫法。是後來的款式。他的信紙是四方的。現在叫作古老式。他好用長字。算得又很準。總是寫滿紙的。寫滿之後。最喜歡斜寫。可憐麻提小姐看不清楚。覺得紙上的字。是一堆一堆的。好像雪球。寫到末後。這位小姐更好用長字。有一封是寫給他父親的。微帶宗數道學同辨駁的腔調。信裏說的是羅馬某省總督希律。麻提小姐讀錯了連讀。讀作某他希律。他讀錯了。還是同讀對了的一樣高興。

振京司小姐一連寫了好些長信。我卻記不清楚年月。大約是在一八〇五年。那時候他不在

家到了紐卡司地方探朋友。那些朋友認得駐紮在那裏的營長。朋友們聽見營長說。怎樣的防備拿破侖來犯。當時有人以爲他從那裏的河口來犯。振京司小姐恐怖。他的信裏第一段。寫的是還容易懂的英文。說的朋友家怎樣的防備敵人來犯的詳細情形。怎樣的把衣服一包一包的都包好了。預備逃難到阿斯頓地方。（在某處與某處之間的一片荒山）怎樣的把號信都預備。一聽號信就逃。同時義勇隊持械齊集。所說的號信是（我若記得清楚）搖教堂的鐘。搖出一種特別聲音。一種報惡消息的聲音。有一天振京司小姐同主人們在一個地方宴會。聽見號鐘。（若是按着小孩同狼那一段寓言的命意。這種舉動很不高明。）振京司小姐驚魂還未大定。翌日就寫一封信。描寫聲音同喘不出氣的那種受驚同當時的忙亂恐怖。隨後呼吸一口氣。信上寫道。我的至愛父親。昨天晚上。我們的害怕。事後鎮定而又好研究的人看來。不知變成怎樣極小的事。這時候麻提小姐插嘴說道。

我的寶貝。當時的情景。的確不算小。不算不要緊。我曉得我從前每夜都要醒好幾次。我以爲聽見法國兵攻入克蘭弗的腳步聲。當時有許多人出主意。要躲在鹽礦裏。若是帶了肉到那裏。

拿鎗子打  
破敵人的  
軍隊可見  
是攻師是  
異常之迂  
腐圖塗  
又自命爲  
得意之作

是很可以保全不壞。不過恐怕避難人常覺得口渴。我的父親那時候演說了接連好幾篇經論。有好幾篇是早上說的。說的是大關殺高利阿的故事。鼓勵衆人。若是要打仗。好拿鎗子或拾磚頭攻打敵人。又有好幾篇。是午後講的。是證明拿破侖（我們當時稱呼作邦尼）就是無底深穴的鬼王鬼使。我還記得我的父親以爲人家應該要求他。把這幾篇經論印行。但是村裏的人。以爲聽够了。

比得。瑪麻杜克。阿理。振京司（麻提小姐起首只喊他作比得）這時候在殊巴里地方讀書。總牧師這時候拿起筆來。舌濕一遍拉丁文。以便同這個孩子用拉丁文通信。一看那小孩子的信。就曉得是裝模作樣的信。他的信都是理想話。說他怎樣用功。還有許多盼望的話。偶然引兩句拉丁文。但是往往露出獸性發現。信上很匆忙的（其後細看字迹曉得的）寫道。母親送糕餅給我吃。裏頭多放橘子。他的母親大約總是送糕餅同糖果作回信。因爲這些信裏頭。並無他母親的回信。但是卻有許多他父親的信。他兒子寫的拉丁信給他。他看了。就好像是老戰馬聽見鼓角一樣。我不大懂得拉丁文。據我看來。拉丁文也許是一種裝飾品。並沒有多大的用處。據我所

記得那一點總牧師所用的拉丁文。確是無甚用處。有一封信說道。你的愛爾蘭地圖上。無某市鎮。但是諺語說的。（此處是用拉丁文接似是作想不到看不到解。注）隨後不久。比得是顯然鬧了不少的亂子。有幾封信是寫給他父親的。因為鬧了亂子。說了些很過火的悔罪話。這些信裏頭。有一封寫得不好。封得不好。信面也寫得不好。弄得滿紙都是黑墨團子的信。說道。寶貝。寶貝。寶貝。頂寶貝的母親。我要作好孩子了。我當真是要作。但是你不要因為我而生病。你不必為我生病。小寶貝母親。我要作好孩子。

麻提小姐讀過這封信。只是哭。說不出話來。他一言不發。把信交給我。隨後站起來拿。收在他臥室裏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深密地方。惟恐偶然不慎。燒丟了。他說道。可憐比得。他們引他走邪路。又把他丟開。偷跑了。但是他也太好鬧亂子。他太好開頑笑。可憐的比得呀。

總批 這一回正文是說舊信卻先從一種特別節儉的脾氣寫到節省蠟燭由省燭寫到入夢由入夢寫到家信曲折

有致

第六回 可憐的比得

比得的前程。早已有至親好友替他打算好了。但是俗語說得好。他們都預料不到。他們的打算。是要比得在殊巴里學校。考得特等。然後帶了這種資格。入剛列治大學。隨後就有他乾爹阿里爵士。預備好一個很優的教缺給他。可憐的比得。他後來的前程。實在是令至親好友大失所望。空打算了一場。麻提小姐把詳情告訴了我。他告訴過我之後。覺得心寬些。

麻提的母親溺愛兒女。尤其愛的是比得。狄波拉學問高。他母親有點怕他。總牧師最愛的是狄波拉。比得卻不副他的期望。他最得意的就是狄波拉。比得在殊巴里學校幾年。只博得一個頂好同伴的大名。全校算得第一個好開頑笑。他的父親是大失所望。就很認真的設法補救。力量既不能夠請先生在家教他一個人。只好自己教他。麻提小姐告訴我。他父親第一天起首自己教比得的時候。書房裏不知擺了多少字典參考書。一見令人生畏。

麻提小姐說道。可憐我的母親。我還記得他常站在大廳。離書房門不遠。在那裏聽我父親的

狄波拉之  
迂腐頗有  
父風故獨  
爲其父所  
鍾愛

描寫慈母

潛愛兒子  
如畫

比得為人極  
既是大極  
勢是極大  
厚是極大  
詳見第十六  
回一麻提  
小姐莫謂  
知矣若  
克爾弗的  
以原作的  
笑是可能的

聲音。我看見母親的面色。就曉得那天的功課做得好不好。有好些日做得很好。

我說道。爲什麼後來就做得不好。我猜着了。大約爲的是拉丁文。

麻提小姐答道。不是的。不是爲的拉丁文。比得很用功。父親很喜歡他。但是比得以爲克爾弗的人好說話。他可以拿他們來開頑笑。他們卻很高興。無論什麼人都是不高興的。他常常的騙人。這個騙字。不是個好字眼。你不要告訴你的父親。我用這個不好的字眼。我不願意你父親聽見了。說我同我的有學問的姊姊同住多年。不會選擇好字眼。請你永遠也不要這個不好的字眼。我不曉得爲什麼。不知不覺的。隨嘴就說了出來。大約因爲我想起比得。比得常用這個字眼。但是他有許多舉動。都是很上等的。他很像那位可寶的布勞晤大佐。最喜歡幫助老弱。然而他總是喜歡開頑笑。他以爲克爾弗的老婦女們。容易受騙。什麼都相信。從前本村老婦女最多。現在也還是婦女多。我當女孩子時候。老婦女比現在多。我想起比得開頑笑的法子。是禁不住笑的。我不必告訴你了。你聽了一定是大不以爲然的。他的開頑笑的事體。是真不好。有一次他膽敢騙父親。他改裝。打扮成一個女人。作爲路過克爾弗。要拜訪那位印行對司法官演講

弱笑未開  
頑笑未開  
太過好開

恭維那女  
人即是恭  
維自己

的經論的總牧師。比得告訴我。父親居然被他騙了。他很害怕。父親還答應他。把反對拿破崙的經論。另抄一分給他。他告訴我。父親對他說話的時候。他更是害怕。他想不到父親會相信他的話。假使父親不相信。比得一定是惹禍的。父親居然被他騙過。他卻得不着什麼便宜。因為父親就叫比得抄經論。抄好了給那個女人。（就是比得改裝的）有一天。比得要釣魚。因為要抄經論。走不開。很不耐煩。破口說了一句詛咒的話。說道。上帝譴責這女人。這是一句很不好的話。他向來很不小心。不隄防說出一句詛咒的話。父親聽了。大怒。我恐怖到糊塗了。但是父親一說到那個女人。恭維那個女人能賞識鑒別他的著作。比得偷偷的在那裏哈腰。我見了。卻又忍不住笑。

我問道。振京司小姐曉得比得開頑笑麼。

麻提小姐答道。姊姊不曉得。若是曉得了。是大不以爲然的。只有我曉得。別人都不得曉得。他常對我說。克爾弗的老婦女們。要有話柄。好閒談。我卻不相信。他們有聖雅各報。每禮拜送三二次。同現在一樣。閒談的時候。很有話柄的了。這些老婦女們。只要在一起。我總聽見吱吱喳喳的說話。那裏會缺少話柄呢。也許是男學生們。比婦女們還喜歡說話。後來鬧出一件很可怕的事。這時

候麻提小姐站起來。走去開房門。一看門外無人。打鈴喊瑪搨來。吩咐他到本村那一頭田家裏買雞蛋。

麻提小姐說。你不怕去麼。你走出去。我就把門鎖起來。瑪搨答道。我一點也不怕。遮唔賀安很高興的陪我去。

麻提小姐聽了。身子伸得很直的。瑪搨走出去之後。對我說。瑪搨是個未嫁的姑娘。不應該這樣臉皮厚。

隨即說道。我的寶貝。我們不如把蠟燭吹滅了。我們有爐火的光。也一樣的好說話。我吹滅了。我告訴你。有一次。狄波拉離家有兩星期左右。我還記得那一天是很好的天。很無風安靜的。紫丁香盛開。我猜是春天。我父親出去看村裏的病人。我記得他出門。還是戴了假髮大帽。拿了手杖。我不曉得比得那時候犯了什麼迷。他性子原是極好的。不知爲什麼他總要撩犯狄波拉。他向來不笑比得開頑笑的事。很以爲比得的行爲卑劣。不學好。比得不高興。

比得跑進狄波拉房裏。穿上狄波拉的舊衣服。披上圍額。戴上他的帽子。學足狄波拉平日在



克蘭弗的打扮處處都認得的。比得拿一個枕頭。裝成一個小……你的確是把房門鎖好了麼，我不願意別人聽見我說什麼……比得把枕頭裝成一個小嬰孩。穿了白色的長衣。後來他告訴我。他這種的開頑笑。不過叫當地人有件事作話柄。我想不到同狄波拉很有關係。比得抱住枕頭作的小嬰孩。就在門前榛子樹的小路走來走去。剛好門前花園有欄杆。遮蓋住一半。只露出的一半。他一面撫抱着枕頭同撫抱孩子一樣。還裝作同孩子說那些不相干的話。剛好父親規行距步的。從街上走來。看見黑團團的圍着一堆人。大約有二十人。在欄杆縫往裏張。父親起初以為他們不過是看杜鵑花。因為他所最得意的杜鵑花盛開。他就慢慢的讓那堆人慢慢的賞花。心裏還想要借這件事。作一個經論的題目。以為杜鵑花。同田上的百合花。許有點關係。他走得最近的時候。那羣人還看不見他。他覺得詫異。那些人的頭。擠在一堆。只管向裏張。我父親走入人堆裏。他說。他的意思是要請他們走進花園賞花。他往裏一看……我想起來就發抖……他從欄杆縫向裏一張。我不曉得他以為看見什麼。但是女僕告訴我。他很發怒。臉色變了灰白。兩眉緊蹙。兩眼冒火。他就說……說得可怕……他叫這羣人站住。不要動。一個人也不許動。也

不許走。他同閃電那麼快。跳進花園門。跑到榛子樹的小路。抓住比得。把他穿的衣服扯下來。外衣帽子圍領都扯下來。把枕頭奪過來。向人羣裏一摔。這時候他非常之發怒。舉起手杖。當着衆人。痛打比得一頓。

那天是星期。我們家裏樣樣事都是很如意的。不料這個孩子開頑笑。很傷了我母親的心。把我父親的後半世爲人。都改變了。老女僕說。比得的臉色同父親的一樣。都是灰白色。站在那裏不動。同石人一樣。讓父親打。父親真是很用力的打。等到父親停了手喘氣。比得問道。你打够了麼。說話的聲音很啞。仍然站着不動。我不曉得父親說些什麼。也許是未說什麼。老僕說。比得掉過臉。朝着欄杆外聚着的人。低低的點點頭。很堂皇很莊重的。很像一個上等人。隨即慢慢的走進屋裏。我正在庫房幫母親製黃花酒。我現在不能看那酒。也受不住那黃花的香。那一天因爲這件事。我看見花同酒。惡心頭暈。比得走進來。臉上很有倨傲神色。竟變了一個大人。不是小孩子了。對母親說道。母親。我進來說。上帝永遠保佑你。我看見他說話的時候。嘴唇發抖。我想他那时候心裏已經打定了主意。不敢說親愛的話。母親看着他。很有點害怕。心裏摸不着頭緒。問他

打算作什麼。他不言不笑。兩手攔住母親。同母親接吻許久。都捨不得放手。隨後母親還來不及說話。他就走了。我們母女兩人談這件事。簡直的是莫名其妙。母親叫我去找父親。問明是爲什麼事。我看見父親滿臉的很不高興。走來走去。

父親說道。你去告訴母親。我打了比得一頓。他很應該捱打的。

我不敢再問。我告訴了母親。母親坐下。暈了有一分鐘。我還記得。過了幾天之後。我看見那些乾枯了的黃花。擗在葉子一堆。隨他敗壞了。那一年。我們總牧師宅子裏。並未再釀黃花酒。自此以後。也就不釀了。

隨後母親去找父親。我記得我那時候就想起阿雪王后是阿哈蘇士王的故事。因爲母親貌美而體弱。父親是威嚴可憚。很像阿哈蘇王。過了一會。他們同走出來。母親把鬧亂子的情形告訴了我。還說是父親要他到比得屋裏。同他說這件事。卻囑咐母親。不要說是父親的意思。比得卻不在屋裏。我們到處都找過了。找不着比得。我的父親起初不願意同我們一齊找。他隨後也幫着我們找比得。這所宅子。原是間老房子。這裏登幾步有一間屋子。那裏要走下幾步。又是一

間屋子。到處都是這樣的。初時母親是和平低聲的叫比得。比得寶貝。不過是我。要他聽見。好放心。隨後僕人們奉父親命分頭去找比得的。回來說。花園裏也沒有。乾草堆也沒有。那裏都找到了。也找不着。母親着急了。很高聲的亂喊。比得。比得。我的。小寶貝。你在那裏。這時候他纔明白過來。比得同他接吻許久。就是一種永遠辭別的意思。到了午後。我母親還是不肯歇。到處都找到。找過又找。找過二十遍的地方。還要再找。我父親坐下。兩手捧頭。不說話。有人來報告說找不着。他纔抬頭。滿臉堅決憂愁之色。吩咐找的人再去別的地方找。我母親不停的走進這間屋子。又走進那間屋子。一會走出宅。一會又走進來。走來走去。都無聲音。一味的找。打發四處去找的人。都要回宅子回話。故此父親母親都不敢走開。後來快到天黑了。我父親站起來。看見母親很憂愁很慌亂的。從一個門口走來。拉住母親的膀子。母親這時候。是無論什麼都忘了。只記得比得。父親拉他的臂膀。他嚇了一跳。

父親說道。摩理。我當初想不到會發生這種事。這時候父親母親都不敢承認。心裏恐怖。比得許是自戕了。母親滿臉慌亂。臉色發白。父親看着母親的臉。求他安慰。只看見母親兩眼很着急。

很傷慘。並不理會他。更無憐憫他的意思。父親雖是個剛烈的人。看見母親滿臉都是頹喪絕望神色。禁不住流下淚來。母親一看見臉上纔現憐憫的意思。說道。至寶的約翰。不要哭。你隨我來。我們一定找得着他的。說話的聲音還帶些高。彷彿是曉得比得在什麼地方。一找就可以找着的。母親的小手。拖住父親的大手。領着他走。父親從那間屋子。又走到這間屋子。從外面找到裏面。一面走。一面流淚。

那時候我最盼望狄波拉回家。現在彷彿諸事都靠我。我沒得工夫流淚。我寫信叫狄波拉回家。我私下裏打發人到賀巴洛的住所。你曉得我說的是誰。我並不是傳什麼信給他。我不過打發一個靠得住的人。去打聽比得是否在賀巴洛家裏。因為有幾時賀巴洛常來探望我們。你曉得。他是普勒小姐的親戚。他同比得很要好。教比得釣魚。他待什麼人。都是很好的。我以為比得或者到了他家。但是賀巴洛不在家。比得沒有到他那裏。這時候天是很黑了。所有的門。都是打開的。父親母親還是不停的走。父親同母親在一起找比得。已經有一點多鐘了。我看他們始終沒說過一句話。我正要在客廳生火。一個僕人預備茶點。我要父母吃點茶。吃些點心。身上可以

麻提小姐  
以為比得  
絕不去投  
水的一笑

暖些。老僕克萊請我說話。

克萊說道。麻提小姐。我從水閣借了網子來。我們還是今晚就打撈那些池子。還是等到天亮再打撈。

我記得我瞪眼看他的臉。要看出他的意思。我明白他的意思時候。我大笑。比得是個聰明可愛的孩子。會變了一個一絲不掛冰冷的死屍。這個想像。太令人恐怖了。我現在還記得當時這一笑。笑得很響。

翌日我還未能安定下來。狄波拉就回到家裏。他不是我這樣不中用禁不住。但是我叫喊之聲。（我大笑之後跟着大叫大喊）驚動了我母親。他只要是要照應兒女。立刻就鎮定下來的。不是剛纔那樣昏亂了。母親同姊姊坐在我牀邊。我一看他們的臉。我就曉得比得還是無下落。未得著最可怕的消息。我在半醒半睡的當口。最怕聽的是令人恐怖的消息。

找了好久找不着消息。大約總是無可怕的消息了。母親稍為放心。我曉得他昨天幾乎走了一天。為的是怕比得吊死在家裏。自從失了比得之後。他的溫柔的眼全變了。時時都現出很着

急要找東西又找不着的樣子。那一天天氣晴朗。紫丁香花盛開。忽然半天來個霹靂。令人可怕。我（作者）注）問道。到底比得在什麼地方。麻提小姐答道。他跑到利華浦去了。那時候正是打仗。有好幾只戰船。停在摩爾西河口。他去投効。他們很喜歡收留體壯能辦事的少年。（比得身高三尺九寸）船主寫了一封信給父親。比得寫了一封給母親。且慢。我看這兩封信。一定在這些信堆裏。

我們點着蠟燭。找着船主的信。比得的信。還有一封短信。是振京司夫人寫給比得的。哀求他回來。信面是寫給比得的一個同學轉交的。當時以爲他許在同學家裏。那同學是原封不動的。把信打回頭。一直還是原封不動的。無意中擺在別堆信裏頭。這封信說道。

我的至寶比得。你一定想不到我們會這樣的難過。不然。你是不會走開的。你是太好了。你的父親終日悶坐愁歎。我聽見。心都裂了。他憂愁到擡不起頭。然而他所作的事。是應該作的。也許他或者嚴厲太過。也許是或者我慈愛不足。我的單獨的兒子呀。只有上帝曉得我們怎樣愛你。你走過之後。阿唐神色很憂愁。我們很愛你。你回來叫我們歡樂吧。我曉得你願意回

來的。

但是比得到底不回來。春天那一天。就是比得末後一次見他母親的面。寫這封信的人（這是他末後的一封信）只有他自己看見寫的是什麼。他卻死了許久了。一直等到我這個外人來拆讀這封信。當這件事體發生的時候。我還未出世。

那位船主的信。說的是。請比得的父母立刻來利華浦。還許可以同他們的兒子見面。不曉得中間出了不可解的事故。把這封信耽誤了。麻提小姐接着說道。父親母親接了船主的信。立刻要動身。剛好正是賽馬的時候。所有克蘭弗的驛馬。都到了賽馬場。他們只好坐自己的小馬車。立刻趕去。不料趕到利華浦。船已開了。請你讀比得給母親的信。

這封信說的都是怎樣愛怎樣愁怎樣投効海軍很得意的話。又說到在克蘭弗當衆被打。無面目可以見人的話。最後是哀求母親到摩西爾海口相見。又說道。母親。我們去打仗。我盼望我們把法國打敗。但是未去打仗之前。我未想見你一面。麻提小姐說道。母親來不及。來不及同比得見面。



我們呆坐。一言不發。慢慢嚼那幾句悽慘話的滋味。後來我問麻提小姐。你母親見不着比得之後。什麼情景。

因為傷了  
兒子的  
心。再  
不敢  
追悔  
從前  
女兒  
的  
心。  
這  
說  
得  
可  
憐。

麻提小姐說道。母親是很能忍耐的。他向來身子並不強壯。經過這件事體之後。體氣更衰弱得多。我父親常時坐在那裏看他。父親比母親更憂愁。只要是母親在身邊。父親什麼都不能看。只能看着母親。父母現在是很謙退很和平。說話有時候如同從前。說出來的話。就好像是頹定法律一樣。不過一兩分鐘之後。又轉念過來。把手放在我們肩膀上。問我們。他所說的話。曾否傷我們的心。他對狄波拉說這種話還怪不得。因為狄波拉是很聰明的。他對我也說這種話。我實在是受不住。

麻提小姐接續說道。你要曉得。他知道這件事體。是要送我母親的命。我們卻不知道。是。這件事簡直送母親的命。（吹了蠟燭吧。我在黑暗裏說得好些。）母親體氣很薄弱。禁不住那些驚懼恐怖。一面還是對着父親微笑。安慰父親。卻不是拿說話去安慰。都是用神色同說話的腔調安慰。當着父親面前。是無時不現高興神色的。有時說的是。比得又聰明。又勇敢。很有機會。可

夫人強作  
歡笑安慰  
其夫背後  
即其可憐  
淚尤其可

以作到海軍大將。又說他很想看見他海軍軍官的打扮。想看看海軍大將戴的是什麼帽子。比得的性情。宜於海軍。不宜作教士。他說這些話。要父親以爲他看那天早上比得雖然捱打。卻有好效果。但是到了父親不在面前。只剩他一個人的時候。他就是痛哭。後來他的身體更弱了。就是狄波拉或是在他的身邊。他也禁不住流淚。還把比得的消息。常時告訴我們。（比得的船到了地中海。或是在那裏不遠。又說比得奉命赴印度。陸路那時候還不能通）但是他還是說。我們都不知死在何時。叫我們不要以爲他自己死期將至。我們不是以爲他死期將至。我們簡直的是很曉得他死期將至。因爲他一天不如一天的。日見衰弱。

我的寶貝。我是很傻。因爲我曉得我可以常時再見母親。

你試想看。母親死的第二天。（比得走後不到十二個月。母親就死了。）比得從印度。寄了一包東西給母親。是一大件柔輦白色的圍頸巾。四圍一道窄邊。正是我母親所喜歡的。

那一天晚上。父親抓住母親的手。坐了一夜。我們想這條圍頸。或者可以振興父親的精神。於是狄波拉把圍頸巾同比得給母親的信。遞給父親。起初父親不理會。我們特爲的隨便談到這

條圍頸巾。打開看看。稱讚一番。父親忽然站起來。說道。拿這條頸巾陪葬。可以安慰比得。你母親也是喜歡的。

拿去陪葬。也很有理由。我們既不能說什麼。也不能作什麼。只好讓悲傷的人。願意作什麼就作什麼。父親把圍頸巾拿起來。用手摸摸。說道。他結婚的時候。很想一條這樣的圍頸巾。但是他的母親沒給他。我是後來纔曉得他喜歡這樣東西。若是我早曉得的話。我一定送他。現在應該把這條圍頸巾給他。

我母親死的時候。面貌是很美的。他向來都是很美的。現在是很細白。有光采。又年青。比狄波拉現得還年青。那時候狄波拉站在母親身邊。渾身發抖。我們把他放在柔軟的東西上。把他打扮得很好看。他臉帶笑容。好像是很歡喜的。克爾弗的人。都很愛他的。都來送殮。鄉下女人們送了花來。老僕克萊。送的白花。求我擺在母親胸前。

母親出殯的那一天。狄波拉對我說。即使有一百個男子。都要娶他。他是不嫁的。不能離開父親。一百個男子求婚。是不見得。不能有這些。我不曉得有過人向他求過親沒有。但是他說這句

很耐人尋  
味

話。不能不算是他的好處。狄波拉那樣孝順父親。我看是空前絕後的了。父親的眼睛看不見。狄波拉讀書給父親聽。讀完一本又一本。替父親寫。替父親抄。無論村裏什麼教職的事。都是狄波拉幫助。他幫父親作了許多事。是母親作不到的。有一次。他還替父親寫了一封信給教長。但是父親總是想母親。總是捨不得。通村的人都看得出來。並不是因為母親死了。他不踴躍作事。其實比母親生時。作事還多。更耐煩的幫人忙。我自然是盡我的力。好讓出狄波拉多騰出時候。幫父親的忙。我曉得我作不了什麼事。我只能夠安安靜靜的。作些零碎事。騰出別人的身子。但是我的父親。也變了。不如從前了。

我問道。比得會否回過家來。麻提小姐說道。比得回來過一次。他回家來的時候。是個少佐。並未作到海軍大將。父子兩人。是非常之要好。父親看比得是很得意。領他去見村裏的人。家家都到遍了。他出門是沒一次不要比得扶住他的。狄波拉微笑（自從母親死過之後。我們向未大笑過）。說道。現在是把我擺在一邊了。但是讀書。寫信。商量事。還是要狄波拉的。

我問道。以後怎麼樣呢。麻提小姐說道。隨後比得又到了船上。後來父親死了。賜福給我們姊

心還是不甘  
安於貧賤

妹。謝謝狄波拉替他幫了許多忙。父親死後。我們光景自然不同。我們不能住總牧師宅。也不能雇用三個女僕一個男僕。我們只好住一間小房子。用一個女僕。狄波拉常說道。雖是環境迫我們。不得不過單簡日子。但是我們過的總還是上等人家的日子。可憐的狄波拉。我問道。比得呢。麻提小姐說道。後來印度打大仗。我忘了叫什麼戰。從此以後。就無比得的消息。我自己是相信他是死了。我想起來。我們未同他穿過服。心裏是很不安的。我一人獨坐的時候。家裏很靜。我心裏總覺得他的腳步聲從街上走來。我的心就跳。但是那腳步聲。總走過去。比得總不來。

麻提小姐這時候說道。這是瑪榻回來了。不是的。我的寶貝。你不要動。讓我去。你曉得的。我在黑暗裏。也能走。在大門口吸點新空氣。也於我的頭有益。我的頭常常痛。

麻提小姐於是走出去。我卻點着蠟燭。預備他走回來。覺得房裏熱鬧些。

他回來。我就問道。是瑪榻麼。

他答道。是的。我剛開門。聽見奇怪聲音。我心理有點不安。麻提小姐這時候眼睛四圍看。我問道。什麼地方有奇怪聲音。他答道。在街上。就在大門口。好像是……他遲疑不肯說。我插嘴說道。

是說話的聲音麼。

他答道。不是的。是接吻的聲音。

## 第七回

拜訪

有一天中午十二點鐘之前。我同麻提小姐坐在那裏作活計。他戴上振京司小姐頂好的小帽子。有兩條黃帶的。他在家戴這帽。他出門的時候。是戴仿查美遜夫人的那一件。這時候他還未換那頂小帽子。瑪搦走上來問。巴克爾小姐有話說。見他不見。摩提小姐答應見他。趕快他脫那件黃帶小帽子。不料他過於匆忙。把見客的帽。戴在小帽子上。他自己不曉得是戴了兩頂帽子。見着我們。是很滿意的。巴克爾小姐已不覺得他戴了兩頂帽子。這位小姐。不比得從前那樣少年了。對於來意。卻是很專誠的。說話的時候。是非常之謙讓。說了許多客氣話。令人難受。

巴克爾小姐。是振京司當總牧師的時候。一個書記的女兒。他姊妹兩個。都當過貴夫人的近侍。入息很好。剩下幾個錢。開了一間女人的衣帽店。附近的太太小姐們。都很照顧他這間店。例

如阿里貴夫人偶然給他一頂舊帽子的樣子。他們立刻照樣製。所有克蘭弗的最闊人家。就買來戴。我說是最闊人家。因為巴克爾姊妹們。學了秘訣。總恭維他們。說他們同某貴族某貴族有瓜葛。若不是有世系的人。他不把帽子帶子買給他的。有許多種田人家的女人女兒。到他們店裏買東西。總是惹了一肚子的氣。走出來的。寧願走入普通店鋪買。這間普通店鋪。因為賣棕色肥皂潮糖。發了財。那位東家親自往倫敦辦貨。（他原先是說到巴黎的。後來曉得顧客們都是很愛國的。不用法國貨。只好說是到倫敦。）他常告訴顧客說道。不過一星期前。我親眼看見王后戴的帽子。同我這頂一樣。用黃色藍色帶子裝飾的。國王威廉看見了。很稱讚王后的帽子好看。

但是巴克爾姊妹們。是不說謊的。不願意同不相干的人交買賣。生意卻是很發達。他們還是好人。很克己的。我見過好幾次。巴克爾大姑娘（曾經當過查美遜夫人的女侍）拿很好吃東西。送給貧人。他們學闊人。只學到看不起剛好在他們之下的人為止。不同他們來往。那個巴克爾大姑娘死後。二姑娘只提一算帳。錢賺得不少。就關了店。不作生意。養一條母牛。這是克蘭

就闊人寫家  
寒酸小段  
氣此一  
很非婦克  
關挖苦女

弗地方的一個上等人家的招牌。就如同有些人。置一輛小馬車。就可以充闊。貝提小姐穿的衣服。比本地無論什麼太太小姐都穿得闊。這原不足為怪。我們都曉得他把關了女衣帽店。剩下的大帽小帽。光怪陸離的帶子等等。陸續的穿戴完為止。現在他關了店。已經有五六年了。若是在別的地方。他的衣帽算是古老。在本地。還算是時髦。

這時候貝提小姐來訪。是要請麻提小姐下星期二到他家吃茶。因為我是麻提小姐的客。也臨時約我同去。我卻看得出來。他臨時約我吃茶。還有點不甚放心。因為我父親搬家到特林布地方住。恐怕我父親做那下流棉花生意。玷辱他同貴族往來的人。他請人吃茶。說了不知多少客氣話。我就犯了疑心。他總叫我們不要以為他過分高攀。我心裏就要問。他向來是作什麼的。他那種謙退自卑的神氣。很像寫信向王后討洗衣邊的帳一樣。原來他是要請他姊妹侍候過的那位查美遜夫人吃茶。他說道。論我從前。不過是開店的。麻提小姐。能够不怪我大膽過分麼。我心裏想。他一定是看見麻提小姐戴了兩頂帽子。要提醒他。並不是的。他不過要請麻提小姐同我去陪客的。麻提小姐點頭答應去吃茶。我心裏想道。麻提小姐點頭。點得很大方。難道不



覺得頭重。帽子太高麼。但是麻提小姐竟不覺得。帽子還是戴得好好的。一面還同貝提小姐說了許多謙退的話。假使他是曉得戴了兩頂帽子。一定要現出不安的神氣。

麻提小姐問道。你好像說過。查美遜夫人到你家吃茶。貝提小姐答道是的。他屈尊得很。說。很喜歡到我家吃茶。他卻同我先說明一個條件。是要帶喀路（狗名）注同來。我就對夫人說。夫人無他嗜好。只有好狗。

麻提小姐那時候心裏只想到鬪牌。喀路是不能打牌的。恐怕湊不夠腳。就問道。有普勒小姐麼。

貝提小姐說道。我正要去請他。瑪當。你是一位總牧師的小姐。我不先請你。怎樣好去請普勒小姐呢。我忘記不了。我的父親從前是在你的父親手下辦事。

麻提小姐又說道。你自然是請菲拉斯太太的。貝提小姐說道。菲拉斯太太。我心裏想。先要到菲拉斯太太家。再去見普勒小姐。瑪當。他的光景。雖然不如從前。但是他是生長在泰爾洛地方。我們絕不能忘記了。他們同華柘崗家是親戚。

不過請吃  
茶就有許  
多錢。較  
量可錄之  
人階見俗  
見甚嚴之  
美風俗向  
不如此改

麻提小姐想到菲拉斯太太。爲的是他是個鬪牌的好手。

麻提小姐又說道。我猜費阿當太太……貝提小姐答道。我不請他。凡事總要有個界限。我看查美遜夫人是不願意會費阿當太太的。我是很尊敬費阿當太太的。但是我以爲他不配同查美遜夫人。麻提振京司小姐們在一起。說到這裏。貝提小姐緊緊的。骨突住嘴。向麻提小姐低低的點頭。同時斜斜的看我一眼。彷彿是要說。他雖然是個開過女衣帽店的人。他卻不是個國民黨。他很曉得階級的分別。

貝提小姐又說道。我請你準於六點半鐘光降茅舍。查美遜夫人是五點鐘吃飯。很客氣的答應我。至遲六點半鐘必到。於是貝提小姐對我們哈腰。走了。

我預料普勒小姐。當下午必來。因爲我曉得。無論有了什麼事。或預料有什麼事。他一定要來同麻提小姐商量的。

普勒小姐同麻提小姐相商。說道。貝提小姐告訴我。請的是不過幾個極精選過的貴客。麻提小姐說道。是的。他也是這樣告訴我。他連費阿當太太都不請。



軍官編戲  
同克不  
娶娶不  
御扯到一  
拉地以爲  
地可以爲  
寵可謂極  
厚極

村老貴族去拜訪他。他租的是一所寬大紆曲的房子。因爲前七八十年。有一個伯爵的不出嫁的小姐。租住過這所關房子。衆人向來以爲住在這所房子的人。應該當作上流社會的人。我卻不敢說一定。凡是住過這間房子的人。不獨可以算作上等人。還可以算作非常有學問的人。因爲伯爵有一位小姐。柘晤貴夫人。有一個妹妹。安晤貴夫人。當美國打仗的時候。嫁了一位軍官。這位軍官。製了一兩本戲。後來一直在倫敦戲院演。等到我們看見告白。我們個個人都很得意的。身子挺得直直的。以爲倫敦很恭維克蘭弗。當振京司小姐死的時候。他們對於應否拜訪費阿當太太的問題。還是解決不下來。他死過之後。就無人能够曉得嚴格分別階級了。後來還是普勒小姐首先通融說道。克蘭弗的上等人家。大多數都是未嫁的老姑娘。不然就是無兒女的寡婦。我們若不放寬嚴格。不要太屏棄人。不久我們克蘭弗就沒得社會了。

菲拉斯太太。是向來主張拜訪的。說道。我很曉得這個費字。是很有點貴族的氣味。從前有過費洛愛。他好像有過幾位國王的兒子。叫作費洛愛。還有費克拉。是至寶至好的國王威廉第四的兒子。費阿當是個很好的姓。大約是當作阿當的兒子解。若不是血統好的人。敢姓費麼。各

姓上是很有關係的。我從前有個表親。他的姓是連用兩個小寫的字母。寫作符拉克。這位老表。向來看不起大寫的字。以為都是後來造出來的。他挑選得很利害。我很怕他挑不上人家的小姐。一輩子不能娶親。終身要作個寡男。後來在一個海邊地方。遇見一位花令登夫人。（他的姓也是連用兩個小字母寫的。注）立刻就看上這位夫人。這位夫人是個寡婦。是上等人。也有錢。我的老表就娶了這位寡婦。完全是因為他的姓。是連用兩個小字母寫的。

費阿當太太來克爾弗住。是絕不會有什麼機會碰見姓上有個費字的人。可見他住在本村。並不是為的是這個緣故。

麻提小姐以為費阿當太太到這裏住。其意是要入我們這裏的社會。他從前不過是個賀金士小姐。現在若是入了我們這個社會。豈不是高升了許多。在他一方面看。自然是很得意的事。若是我們不許他入我們這個社會。豈不令他大失所望麼。

於是議決衆人都去拜訪費阿當太太。只有查美遜夫人不去。凡在克爾弗聚會場中。遇見費阿當太太。是不理他。特為的要表示他自己的高貴。我們聚會的時候。屋子裏不過十位八位夫

人小姐。費阿當太太身軀最肥大。一見查美遜夫人進來。就站得直直的。若是有時查美遜夫人轉過臉來。費阿當太太一定對他哈腰。哈得很低。哈腰哈得實在是低。我看見查美遜夫人一定是擡頭擡得很高。兩眼看牆頭。臉上絲毫不動。簡直是未看見費阿當太太。費阿當太太毫不介意。再相遇的時候。還是一樣的站直哈腰。

這時候是春天。天氣晴朗。日子又長。有三四位夫人小姐們戴了帽套。在巴克爾小姐門前相遇。諸位曉得帽套是什麼東西嗎。是一種披在小帽上的東西。（有點樣古老式帽上的鳥羽）不過沒得那麼寬大。這種帽套。克蘭弗的小孩子們看見了。很詫異。有幾個看見我和普勒小姐。麻提小姐。他們原在街上頑得好好的。也不頑了。走過來圍住我們。一言不發的只看我們的帽套。我們也不響。我們聽見門裏有很響而故意壓低的耳語聲音。說道。辟葛。且等一等。等我先跑到樓上洗手。你聽見我咳嗽一聲。你纔開門。你不過只要等一分鐘。當真的是不過一分鐘。我果然聽見聲響。好像是打噴嚏。又像是老鴉叫。果然一響大門就開了。門後站着一個圓眼女僕。看見了幾件帽套。嚇成鬼樣。這幾個戴帽套的一聲不響。就大踏步走進去。女僕定過神之後。領我

們走進一間小屋子。這間屋子原先是擺貨物做買賣的地方。現在改作臨時的更衣室。我們在這裏抖抖衣服。解開許多別針。對着鏡子整理整理面貌。作出一種好看的聚會場中的笑臉。於是彼此謙讓先行。衆人隨着菲拉斯夫人登小樓梯。走進客廳。主人坐在那裏很鎮靜很端莊的。好像是我們剛纔沒聽見他的怪咳嗽聲音。我們不獨聽見那怪聲音。並且曉得他的喉嚨又粗又沙。菲拉斯夫人是很和氣。很是個上等人樣子。不過穿得寒酸點。主人把他讓在第二座。很像阿拉拔王爺坐在女主旁邊的座。座位是好的。不過不是頂好的。那一個額外高貴的首座。自然是留給查美遜貴夫人。不久這位貴夫人來了。氣喘喘從梯子走上來。他一面走。他的寶貝狗喀路。在身邊四圍的繞。好像是要把他的主人絆跌倒的。

貴夫人居然光降了。貝提巴克爾小姐是樂極了。他把火爐子通一通。把房門關了。就坐在房門不遠。不敢全坐。只坐在椅子邊。女僕辟葛捧了很重的茶盤。走進來的時候。我看出貝提小姐很害怕辟葛不知身分不知高低同客人們太過不客氣。平日這個女僕同女主人是很不拘過節的。現在辟葛要同貝提小姐低聲說話。貝提小姐是很不願意聽。覺得都是不入耳。

言外之意  
是說茶盤  
上不過裝  
糕點幾塊  
糕點  
自己家用  
捨不得用  
好糕點請  
客卻專好  
吃人家的  
好糕點選  
要批評人

之言。以爲自己是個上等社會的人。不能讓女僕不顧過節。辟葛有時是要拉開他說話。有時使手勢作記號。貝提小姐都不理。主人對他說話。他卻答了幾句不適當的話。他忽然想出一個好主意。喊道。可憐的。可愛的喀路。我怎麼忘記了你。你這條可憐的小狗。跟我下樓吧。你也要吃你的茶。我一定給你茶吃。

過了幾分鐘。辟葛走回來。如若無事的很高興。但是我怕他還是忘了喂那條小狗。因爲這小狗吃了好幾塊糕點。像是很餓的。我也很餓的。我看見茶盤上盛了許多食物。我卻很高興。不過恐怕在場的夫人小姐們嫌裝得太滿。過於粗俗。我曉得在他們家裏。他們是怎麼辦的。他們雖嫌食物堆得太多。過於粗俗。但是吃得很快。我看見查美遜夫人食蒔蘿糕慢慢的吃。很斟酌的吃。他無論作什麼事。都是這樣的。我看見他吃蒔蘿糕。卻很詫異。因爲他最後一次請茶會。我在他那裏聽見他說。他家裏向來不用蒔蘿糕。因爲蒔蘿糕的味很像香肥皂。他常常都是用薩和餅。但是查美遜夫人曉得貝提小姐不知道上流社會的習慣。很原諒他。又因爲要免得主人心裏難過。一連吃了三大塊蒔蘿糕。臉上是毫無神氣。只願吃。只願嚼滋味。很有點像一條母牛。



家不懂得  
上流社會  
的習慣人  
上這種人  
很多

這一睡無  
意是有意  
無意卻意  
太無禮了

吃過茶點之後。卻發生了些躊躇爲難。因爲我們共總是六個人。有四個可以打牌。餘下兩個可以鬪兩人的紙牌。（我是很怕同克爾弗的夫人小姐們打牌。因爲他們太過認真。）人人都很着急。要打四個人的牌。只有我不願意。巴克爾小姐一面只管說。不懂得這張牌叫什麼。不懂得那張牌叫什麼。卻是滿臉要打。我們忽然聽見一種怪聲音。立刻就我們的爲難解決了。倘若貴族的小姐。也同常人一樣會打牌。我就說是查美遜那時候的確是在那裏睡着了。打牌。他向來是好打盹的。剛好屋子又熱。他坐的那一把交椅又太舒服。他就在那裏點頭打盹。有一兩次很費事的睜開眼。不知不覺的。很鎮靜的。對我們微笑。但是他這番的好意。敵不過睡魔。就睡得着了。

主人嘴裏只管說不會鬪牌。贏得最多還是他。他看見查美遜夫人酣睡。附耳低聲對同桌的三個人說道。我看見查美遜夫人。在我這間茅舍。有賓至如歸之樂。我是高興極了。他要極力的恭維我。也不過是這個樣。

主人見我無聊。卻預備好了三四本裝釘得很好的十二年前衣裳樣式本子。擺在一張小桌

上點着一枝蠟燭。特爲的給我解悶。喀路圍在他的主人腳下。也在那裏很舒服的睡着了。打呼。有時候他主人腳動。把他驚動了。

那張打牌的桌子。卻是非常之好看。很熱鬧。四個婦女的頭不停的搖動。有時低聲快快的說話。四個頭就湊在中間。若是有位說話的聲音太響。主人就說道。不要高聲。查美遜夫人睡着了。

但是又有一件爲難。一方面是菲拉斯夫人是耳聾。一方面是查美遜夫人酣睡。然而主人真有本事。把這件爲難的事。辦得很周到。他對菲拉斯夫人說話。是附耳低聲的說。一連說好幾次。若是聽不見。他就臉上作出種種怪樣。嘴唇也作出怪樣子。好叫菲拉斯夫人會意。隨後對衆人很柔和的微笑說道。我心裏滿意高興極了。但願我的姊姊在世。看見我們竟有今日。

過了一會。房門大開。喀路跳起來大嚷。吵醒了查美遜夫人。也許他並未睡着。醒後。他自己說。並未睡着。不過因爲屋子太光。只好閉住兩眼。一直是那裏聽在場的人的有趣味很好聽的談話。女僕辟葛又走進來。滿臉通紅。原來又是捧了一盤子吃的來。我心理想道。你們這幾位上等

貴客能够受得住這一驚嗎。主人吩咐。（並未吩咐。是預備好的。是無疑的了。但是主人裝作不曉得的。問女僕道。辟葛。你又送什麼東西進來。說話的時候。是滿臉的快活。）辦好些好吃東西吃晚飯。辦的是螞房。龍蝦。遮厘凍子。還有一盤東西。叫作小愛神。（克蘭弗的夫人小姐們。是最喜歡吃的。不過是價錢太貴。不是遇着大慶典。是不肯用的。）假使是不曉得這樣好東西有這樣的古雅名稱。我就簡的說是蛋白杏仁小餅。泡白蘭地酒。單簡言之。主人是要用最甜最好吃的東西款待來客。我們只好不論上等社會不上等社會了。大大方方的享受。上等社會大抵都是不吃晚餐的。但是凡不吃晚餐的人。到了這種場面。是異常的肚子餓。

巴克爾小姐從前當女侍的時候。總曉得有一樣喝的東西。叫作櫻桃白蘭地。我們卻向來未見過這種東西。他請我們喝的時候。我們有點畏縮。主人苦勸。說道。請喝一點。請喝一小杯。吃過螞房龍蝦之後。是該喝的。有許多人說螞房龍蝦都不甚有益。我們都搖頭。很像是女性的不倒翁。不料查美遜夫人。被他勸上了。敬上一杯。我們只好學他。跟他了。那酒並非難吃。不過是太兇太辣。我們吃了大咳嗽。現出來我們吃不慣。主人原來也是不慣。隨後女僕辟葛纔告說出來什

麼緣故。

普勒小姐把空杯放下。說道。這個酒很利害。我看是裏頭有燒酒。

主人說道。不過放了幾滴。不放燒酒。是不能經久的。你曉得的。我們要食物經久。總得用白蘭地酒泡紙。蓋在上面。我吃果子餅。常覺得醉。

我卻要考究。吃了果子餅。是否比得上吃了櫻桃白蘭地那樣的使人好說話。因為查美遜夫人許久不開口。吃過酒之後。對我們布告一件事。說道。我的嫂子格崙邁貴夫人。就要來同我住。我們聽了。一齊說了一聲是的嗎。就不響了。人人都立刻心裏計算。所有的衣服。配不配見貴族的寡婦。因為有人來探本村。餘要請客人吃飯的。我們聽見這個消息。心裏受了些很舒服的激動。

不久有人來說。女僕們同燈籠都預備好了。查美遜夫人是坐轎子。擺在窄過道上。塞滿了。那班老轎夫。好費事。左挪右挪。上前退後。纔把這位貴夫人擡出大門。（這班轎夫並不是擡轎的。白天是當補鞋匠。擡轎的時候。穿上舊號衣。是件長袍。帶小披肩。號衣同轎子是一樣的舊。同某

極挖苦的  
話

大畫師所繪的一樣。我們正在披帽套。用別針別衣服的時候。聽見轎夫在街上邁步的聲音。主人是繞來繞去的幫我們的忙。假使他不記得他從前執過什麼役。心裏也要我們忘記了。他還要多幫些忙。

### 第八回 貴夫人

翌日十二點鐘後。普勒小姐。就來找麻提小姐。他說是爲一件小事來訪的。但是骨子裏還有別的事。後來就吐露出來了。

普勒小姐說道。我偶然想起來了。我說出來。你以爲我是太無知識了。我心裏很懷疑。對這位格蒂邁貴夫人。應該怎麼稱呼。你曉得麼。我們對平常人說話。是稱你一個字。對貴夫人說話。是不是要稱你的貴夫人。我想了一早上。我們有時候稱瑪當。對貴夫人是不是要稱我的貴夫人。你是認得阿里貴夫人的。請你告訴我。對貴族說話。應該怎樣稱呼。

可憐麻提小姐聽了這一問。先把眼鏡除下來。又戴上去。連他也記不得對阿里貴夫人稱呼。

什麼。

隨後說道。事隔多年了。我真是笨。我見過他不過一兩次。我曉得的。稱呼比得爵士。就是說比得爵士。但是他常來見我們。阿里貴夫人。卻來得很少。狄波拉是立刻可以告訴你。我的貴夫人。你的貴夫人。這種稱呼。太奇怪了。很不自然。我從前卻未想到。現在你告訴我。把我也弄糊塗了。看起來。普勒小姐是不能請教麻提小姐解決這個爲難問題的了。麻提小姐聽了。越攪越糊塗。全不知稱呼的體制。

普勒小姐說道。我還是去問問弗拉斯太太。想到這個問題。令人心裏不安。但是我們不能讓格倫邁夫人笑我們克蘭弗連上流社會人的禮節都不曉得。

麻勒小姐說道。你回來。路過的時候。請你到我這裏。告訴我。你們怎樣解決這個難題的。我曉得的。你同弗拉斯太太商議好的。是不會錯的。隨後麻提小姐追憶那兩種稱呼。自言自語的說道。阿里貴夫人。比得爵士。

我問道。誰是格倫邁貴夫人。

麻提小姐答道。他是查美遜的寡婦。這個查美遜是我們這裏的查美遜貴夫人的大伯子。他已故丈夫的哥哥。查美遜夫人未嫁時候。是倭克小姐。他父親是倭克督撫。你的貴夫人。他們若是決定了用這種稱呼。我得好好的先練習。就拿你當作貴夫人。我第一次見着這位貴夫人。是要覺得又傻又着急的。

反觀出查  
美遜夫人  
非上等人  
之人

不料查美遜夫人走來。告訴了一件很無禮的事。卻放寬了麻提小姐的心。我看出來。凡是不肯體恤人的人比他人更加無禮。查美遜夫人現在走來。很明白的示意。不十分願意克爾弗的太太小姐們拜訪他的嫂子。我卻說不出他說過什麼明白理由。因為他慢慢解說給麻提小姐聽的時候。我很生氣。很受刺激。麻提小姐確是個上等人。是不大能够曉得查美遜夫人什麼意思。說他嫂子只肯同世家往來。我曉得查美遜夫人來意之後。麻提小姐還是疑惑。不明其故。麻提小姐隨後也曉得他來意的時候。是很安詳的。對待這種無禮的示意。他是最柔和的人。曉得了。是絕不以爲意的。也並不很曉得不以查美遜夫人這種舉動爲然。心裏卻微微的有點覺得。故此他從這件事說到別的事體。比平時尤其從容不迫。他們兩個人之中。還是查美遜夫

普勒小姐  
不高興不  
是滿肚子  
如席提小  
姐有這小

人較爲忙亂。我看出來。他說完了。不願意多耽擱。就告辭了。

過了一會。普勒小姐走回來。很生氣。臉上通紅。說道。瑪揚告訴我。查美遜夫人已經來過。我們是不必拜訪格倫邁貴夫人。是的。我在半路上遇見查美遜夫人。他也告訴了我。我聽了。很詫異。我一句話也沒說。我想我該對他說幾句尖刻的話。我今天晚上是要說的。格倫邁貴夫人原來不過是個蘇格蘭男爵的寡婦。我跑去看弗拉斯太太的貴族譜系。查查看。這位裝在玻璃盒子的到底是個什麼人。不過是蘇格蘭貴族的寡婦。上議院向來沒得他的坐位。我敢說他比約伯還要貧窮。貴夫人呢。他不過是個什麼剛比勒的第五個女兒。無論怎麼樣。你是個總牧師的小姐。同阿里是親戚。人人都說過比得爵士當先原可以封子爵的。

麻提小姐設法勸普勒小姐不必介意。卻勸不過來。普勒小姐向來是和平的。這時候大生氣。普勒小姐又說道。我今早還去定製一頂小帽子。先預備着。隨即流露出心裏的祕密。要對付查美遜夫人。要夫人嘗嘗他反整的滋味。說道。將來查美遜夫人的蘇格蘭親戚。走過之後。他若是遇着要打牌。四個人缺一的時候。他還能够那麼容易找人。



格命邁貴夫人。第一個星期日在克蘭弗出現。我們從教堂出來。就背地後聚談。不理查美遜夫人同他的親戚。我們雖然是好奇得要死。想看看這位貴夫人是什麼樣。但是他既不願意我們拜訪他。我們只好連看都不要看他。晚半天。我們問瑪搨。聊以自慰。瑪搨不是在上流社會。不會話裏帶着恭維格命邁夫人的意思。瑪搨卻是很留心看這位夫人的。

瑪搨說道。瑪當。你所說的是在查美遜夫人身邊的那一位身材小的夫人麼。我以為你尤其要打聽士米太太穿的什麼衣服。他還是個新娘子呢。（士米太太是一個屠戶的女人）普勒小姐說道。怎麼講。我們要打聽士米太太作什麼。但是一聽見瑪搨往下說。我們就不響。

瑪搨說道。瑪當。坐在查美遜夫人身邊的那個身材小的夫人。穿的是很舊的黑緞子方格子式的外衣。眼睛是很有光。很黑。一副可愛的臉。神色是很麻利的。年紀並不小了。比卻查美遜夫人年紀小些。他上下的看教堂。很像個鳥。走出教堂的時候。兩手很快的拉高裙腳。我告訴你吧。他不像別人。很像那客店裏的狄干太太。

麻提小姐說道。你不要說了。你說的話。很無禮的。瑪搨說道。瑪當。無禮麼。你不要見怪。但是遮

晤賀安。也是這樣說。他說道。這位夫人是一個很麻利好跳動的人。普勒小姐說道。不該只說一個人字。應該說夫人兩個字。瑪揚說道。夫人——像狄于太太。

又過了一個星期。我們的眼睛還是不看查美遜夫人和他的客人。我們自己都說我們厭腐。太過厭腐了。麻提小姐聽見我們說了些譏刺的話。心裏很不安。

這個時候。格侖邁夫人也許看出來。查美遜夫人家裏。不是個好熱鬧的家庭。也許查美遜夫人曉得。世家人家都到倫敦去了。未去的不大好活動。但是貴客光臨。是該多活動些的。不料小事往往生出大事的。我不能說查美遜夫人爲什麼改變了宗旨。不屏棄克園非的夫人小姐們。忽然發了請帖。請了不多的幾位。下星期二相敘。送請帖來的是木連納。他轉裝作不曉得我有後門。一定要在前門敲。他敲門的聲音。比查美遜夫人敲得還要響。他送的不過是三封很小的信。卻要一個大籃子裝。要使他的女主人曉得信的分量是很重。其實這三封小信。放在口袋裏也就帶來了。

麻提小姐聞我安安靜靜的議決不去。措辭說是在家有約在先。那天晚上原是麻提小姐在

家燒那星期內所收的信的日子。因為每逢星期一日是他結帳日。所有上一星期的帳。都一切還清。一文也不欠。故此自然而然是。在星期二晚上燒信。可以有話回覆查美遜夫人爲什麼不能去。但是我們還未寫回信。普勒小姐走進來。手上拿了一封打開的信。說道。呀。我看見你們也有了請帖。遲些請。比永不請。總算好得多。我當初原可以告訴格倫邁夫人。等不到兩星期。他就要同我們往來。

麻提小姐說道。是的。請我們是星期二晚。那天晚上。你倒不如把你的針線話。拿到我們這裏來。吃口茶。向例。我那一天都要把上星期的帳單信件看一過。隨即撕作紙條點蠟燭。我心裏原想說在家有約在先。就推辭了不去。不過在家撕信燒信。理由不甚是。若是你來了。我說句推辭不去的話。就可以問心無愧了。幸虧我還未寫回信。

普勒小姐問道。你打算不去麼。麻提小姐從窄答道。我不去。我猜你也是不去。普勒小姐答道。我還不曉得。隨即很快的說道。去的。我看我是去的。他看見麻提小姐有點詫異。他又說道。你要曉得無論查美遜夫人說些什麼話。作些什麼事。都算不了什麼。够不上使我們生氣。我就要他

普勒小姐  
出爾反爾  
無非是勢  
利說得卻  
很大方

普勒小姐  
查美遜夫人  
維麻提小姐  
雜令  
於辭  
讀者須記  
得從前麻  
提小姐無  
之若無事  
而普勒小  
姐卻在麻  
提小姐體  
貼他善體  
貼他善體  
出爾反爾  
深刻之筆

明白這層意思。我們若是不去。未免就失了身分。我一個人卻不願意失身分。假使我們讓查美遜夫人。以為他說的話能够令我們難過一星期或十天。這就未免太恭維他了。

麻提小姐說道。論理。我們不該為這點事難過這些天。也許他並非有意說那種話。令我很難過。但是他所說不要我們拜訪的話。無論怎樣。我卻說不出口。我實在是不想去。

普勒小姐說道。來吧。麻提小姐。你一定得去。你曉得的。我們的朋友查美遜夫人。比好些人來得冷淡遲鈍。不如你那樣善於體貼人情。

麻提小姐很老實的說道。那天查美遜夫人來告訴我們不要拜訪的話。我以為你也很有善於體貼人情的本事。

但是普勒小姐不獨有善於體貼人情的本事。還有一件很峭皮的新定製的小帽子。很着急的要出風頭。叫天下人都讚美他這頂小帽子。故此好像忘記了他兩星期前所說的生氣話。現在卻預備好了。實行基督教很重要的饒恕仇人忘記仇人的主義。於是抱着這條重要的主意。教訓了麻提小姐許久。末後簡直的告訴麻提小姐說道。你是個已故的總牧師的小姐。你的天

職是應該買一頂新帽子。去赴查美遜夫人的宴會。

於是我們寫回信。就不說是抱歉不能來的話。說的是我們很喜歡來的話。

夫人小姐們這次在克蘭弗地方。所花的錢。不過都是置新帽子。這些夫人小姐們。只管把他們的頭藏在峭皮新帽子裏。身上卻不去理會。很像是鴛鳥。夫人小姐們穿的戴的。不過都是些舊衣服。老舊的白領。胸前的別針。卻不知有多少。上頭是別針。底下也是別針。無論什麼地方都是別針。（這些別針也有畫狗眼的。也有像一個小畫架的。內裏藏着髮製的垂楊。紀念碑或墓碑。也有硬紗襯着男女笑嘻嘻的像。）所用的舊別針。當作永遠不改的裝飾品。新帽子當作是時髦的東西。克蘭弗的夫人小姐們的衣服首飾。是向來雅淡合宜的。這一句話。從前巴克爾曾經說過一次。

到了星期二很可以紀念的那晚上。果然有三頂新帽子。有無限若干的別針（自從克蘭弗成村以來。未見過同時有這許多別針的）出現於克蘭弗。我自己親自計算過的。單說普勒小姐一個人身上。就有七個別針。有兩個是隨隨便便別在帽子上的。（一個是蝴蝶。用蘇格蘭

石子砌的。若是善於幻想的人，可以相信像個真蝴蝶。一個別在小領巾上，一個在領子上，一個在胸前，別在喉嚨同腰的中間，一個別在護胸，第七個別針在什麼地方，我卻忘記了。我很曉得這第七個別針，是在他身上。

我寫來賓的衣飾，敘事敘得太快了。我該先敘他們先聚齊的情形。查美遜夫人住在村外一所大房子，門前就是路，無院子無花園。太陽無論忙得怎麼樣的作事，卻永遠不照宅子的前面的。住人的屋子在後面，對着一所好花園。前面的屋子，是廚房管家婆的屋子，食物房，傳說有一間就是木連納坐的地方。果然我們斜斜的看過去，看見一個頭的背後，撒滿撒髮白粉。從領一直至腰都看見。這個人常時讀聖雅各報，鋪開了讀，怪不得這份報。許久纔讓我們看見。我們也一樣的花錢同定這份報，因為他是個貴夫人，總是他先讀。本星期二送報的送得遲，叫我們尤其難過。普勒小姐麻提小姐，正要預先把宮庭的新聞讀熟了，預備當晚同貴族會面，好有話說。普勒小姐，尤其着急，告訴我們說道，我很早趁機會就預備好了。五點鐘我就穿好了衣裳，預備那報到得遲。我們走過窗子，看見那個撒白粉的頭，在那裏讀的就是這份報。

普勒小姐看見了。很生氣的附耳說道。這個人太無恥了。我卻要問他。他的女主人花了報費。是不是專爲給他一個人看的。

木連納這個人我們見了都有點畏懼的。普勒小姐敢說這種話。我們很稱讚他有膽。木連納住在克蘭弗。覺得很抱屈。很屈尊的了。振京司小姐有時候出來作我們的護身符。對木連納說話。是用相等階級神氣。就是振京司小姐。也不過辦到同等爲止。不能再有進步。木連納最和平的時候。像一隻懷怒的鸚鵡。他不說話則已。若是說話。只說一個單音字。聲音是很嚴厲的。我們不要他在大廳等。他偏要在大廳等。臉上是很難看。好像是我們要他等得罪了他。我們一面手抖抖的。忙的整齊衣服。預備入見。

我們登樓的時候。普勒小姐說了兩句話。其意是要引人發笑。話雖是對我們說的。其意實在是要引木連納笑。我們聽了。都微笑。特爲要裝出我們心裏是安詳淡定的。悄悄的要木連納曉得。我們毫不畏怯。誰知木連納的木頭臉。動也不動。我們也就不敢再笑了。

查美遜夫人的客廳是光亮的。太陽照進來。有許多花繞着窗子。家具是白色帶金色。不是路

個人家的  
家奴總僕的  
令人可畏  
有如此者

可美是招也意呼是美可  
見全呼全不遜全不遜見  
得夫不夫不夫不夫不夫  
查人會人會人會人會人查

易第十四的派頭。無拳曲花紋。桌椅都是方的。並無曲線。處處都是正方。椅桌的腿是上粗下細。全是方的。所有的椅子都是靠牆排列。只有四五張是圍住火爐的。椅背有欄杆。凡有節疤的地方都是金色。坐在那些椅子上。並不舒服。有一張漆桌子。是擺書的。擺了一本聖經。一本貴族姓名錄。一本祈禱歌。又有一張方桌。是擺美術品的。擺着一架萬花筒。兩種紙牌。（用退色淡紅緞子細好。）還有一個盒子。描畫茶箱邊的畫片。那條小狗喀路睡在地毯上。看見我們進來。很無禮的對着我們亂吠。查美遜夫人站起來。對我們每人發出一種無精打彩的微笑。歡迎我們。擡頭看我們後頭的木連納。好像是要他請我們衆人歸座。假使他不請我們坐。女主人是永遠不會請我們坐的。木連納卻以爲我們自己總能够認得路。走到圍爐的椅子坐。我覺得這幾把椅子。很像用石頭堆成的圈子。我卻說不出什麼理由。爲什麼會想到這一層。後來還是格命邁貴夫人走來幫主人招呼。我們總算是第一次在查美遜夫人家裏舒舒服服的坐下。我們現在把這位貴夫人看清楚。他是個中年。很活潑。身材小的女人。少年時是很秀的。現在也還很令人歡喜。普勒小姐等不到五分鐘。就把這位貴夫人身上穿的衣服。值多少錢。都估好了。翌日他



很俗的  
人最喜  
許算別  
女人身  
衣飾上  
少錢值  
多。

因爲無  
話忽然  
可想說  
起極糖  
價趣極

就告訴我。我相信他估算得不錯。普勒小姐說道：（此是提前敘普勒小姐的話）注）連鏤通花的衣邊。都算在內。頂多不過值十鎊金錢。

既是能够令我們疑心貴族也有貧窮的。卻是件快意的事。就可以解說明白。爲什麼他的丈夫未做過上議院的議員。我們最初聽說這句話。他既是貴族。又不當上議院的議員。以爲既是貴族。又不像是貴族。豈不是驅人的一句話麼。

我們初入客廳的時候。是一言不發。因爲心裏在那裏想。應該說些什麼話。纔能夠可以入貴夫人的耳朵。我們曉得。這時候白糖起價。快到製糖果的時候。當家人是很要曉得的。假使格命邁貴夫人不在場。這原是最好的話柄。卻有一件爲難。我們不曉得貴族吃不吃糖果。製糖果他們自然是不會的。後來普勒小姐他向來是很有膽的。又是很有機靈的。先對格命邁貴夫人開談。在貴夫人的一方面。原是也同我們一樣的爲難。不曉得說些什麼好。

普勒小姐問道。貴夫人新近到過宮裏麼。普勒小姐說過這句話。看看我們。一半是心怯。一半是得意。好像是要告訴我們說。你們看我想出好話柄。恰合貴客的身分。

主人不敢  
得罪健僕  
主人不敢  
得罪健僕

格命邁夫人答道。我一輩子未到過宮裏。聲音是很帶着蘇格蘭土腔。卻是溫柔好聽。隨後以爲答得太唐突。又說道。我們很少得到倫敦。我出嫁之後到如今。不過到過兩次。我未出嫁的時候。我們家裏人口太多。（我們心裏立刻就想到他是剛比勒的第五女。）不輕易出門。就是要到愛丁堡。也不容易。你們諸位都許到過愛丁堡了。他說這句話。臉上很高興。以爲找着一個話柄。彼此都可以說說的。不料我們都未到過。只有普勒小姐的叔叔之類。到過。住了一夜。說是地方很好。

查美遜夫人這時候正在納悶。爲什麼木連納還不送茶點來。格命邁貴夫人很快的說道。讓我拉鈴要茶點好不好。查美遜夫人答道。不可。我看可以不必。因爲木連納不願意人家催他的。這一句話纔把他剛纔納悶的理由流露出來。

我們吃飯。比查美遜夫人早。這時候很想吃茶點。我猜木連納還未讀完那一期的報。大約是等到讀完了。纔想到茶點。女主人卻在那裏坐立不安的。一連說了好幾次說道。我想不出來。爲什麼木連納不送茶點來。我想不出來。他在那裏作什麼。後來格命邁貴夫人不耐煩。一半商準

了女主人。就很用力的拉鈴。木連納走進來。露出莊重詭異的神氣。查美遜夫人說過。格命邁貴夫人拉的鈴。我想是要茶點。

過了幾分鐘。把茶點送上來。瓷器是很細的。茶盤是很舊的。黃油搗麵包是很薄的。糖塊是很小的。一看就曉得查美遜夫人是最捨不得多用糖。夾糖塊的鉗子。是小極了。很像一把小剪子。撐開了恐怕夾不起一塊大點的糖。我不願意被主人看見。我屢次向糖盅夾糖。我就要同時一夾夾兩塊極小的糖。不料只能夾起一小塊。那一小塊跌回盅子裏。跌得很響。跌得很不自然。那塊很小的糖。簡直是抱怨我。不肯讓我夾的神氣。但是我未夾糖之前。出了一點小不如意的事。一個銀製的小把碗裏。裝的是牛乳酪。一個大的。裝的是牛乳。木連納纔走進來。那條小狗喀路就跟着他討吃的。我們也餓得很可以的了。也有那條狗那麼餓。卻作不出來同那條小狗一樣的跟着人討吃。查美遜夫人就說道。諸位莫怪讓我先喂狗。於是把牛乳酪倒滿碟子。和好了。放在地下。讓小狗去舔。又對我們說道。這個小狗很聰明。他很曉得辨別牛乳酪。若是拿牛乳和茶。他是不吃的。於是把那一小碗的牛乳酪都給狗吃了。只剩下牛乳待客。我們心裏想。我們也很

不過是夾了許多糖。又許許多多。容隨手拈。來都無枯。小題目大。有說家領。

查美遜夫人待客不

聰明。也很能辨別牛乳酪。爲什麼不給我們吃呢。那條小狗吃了我們的牛乳酪。在那裏搖頭擺尾的表示得意。表示感激。女主人還要我們稱讚這條小狗。豈不是侮慢我們之外。還要傷我們麼。

吃過茶之後。我們都冷淡下來。只談些平常話柄。格倫邁貴夫人提議。再要些黃油搗麵包。我們是很感謝他。他覺得餓。曉得我們也覺得餓。居然推己及人。只管談宮庭。是極不相干的。還不如這一句提議。使我們不捱餓。我們卻很感謝他。從此我們就同他很拉上交情了。

(普拉小姐雖說過很想向見過王后的人。問問王后近來怎麼樣) 我們自從黃油搗麵包拉上交情之後。就推廣到牌上。格倫邁貴夫人善於鬪牌。是個好手。是個大行客。普勒小姐打牌的時候。居然忘記了稱呼你貴夫人。只用一個你字稱呼。好像我們並未預先在克爾弗開過大會。提議稱呼貴族夫人的問題。

我們現在簡直的是忘了同我們吃茶的人是可以戴王冕的。(貴族可以戴冕略像王者所戴的冕。注) 現在卻是戴的小帽子。我可以引一件事。證明我們現在忘形的情景。菲拉斯太

太對格侖邁貴夫人說了一件小事。這件小故事。凡是菲拉斯太太親密朋友都曉得的。查美遜夫人卻不曉得。原來菲拉斯太太領子上。有通花邊。是很舊的了。格侖邁貴夫人卻很稱讚。

菲拉斯太太說道。有人告訴我。這種通花邊是尼姑們作的。現在無論怎麼樣。也買不出來。現在那地方的尼姑們。不會作。但是近來已經頒行了開放天主教人的例禁。也許會作了。這是不足爲奇的。現在我把這些花邊當作寶貝。我還不敢給我的少女僕替我洗。（前文說過是個義學裏的少女學生。叫一句我的女僕。好聽些。）我向來都是自己洗的。有一次幾乎出了危險。你貴夫人是曉得的。這種花邊是不能漿不能熨的。有人用糖和水洗。有人用咖啡洗。染成大黃色。我卻有一個祕訣。用牛乳洗。一洗。就變硬些。還染成極淺淡黃色。有一次我把花邊釘攏好。（這種花邊有一樣妙處。就是沾濕之後。變得很小。不佔地方。）用牛乳泡住。不幸我走出房門。隨後我回轉來。看見一隻貓在桌上。很像是個賊。偷吃了什麼東西。卻像要吞東西吞不下。很不舒服的神氣。起初我還很可憐這個貓。我還說道。可憐的貓。可憐的貓。忽然我看見那一碟子的牛乳都空了。一滴也不剩。我說道。你這個淘氣貓。我生氣極了。打了這個貓一巴掌。卻不中用。反幫這

小貓吐花  
邊與前文  
母掛穿法  
兩件離奇  
事非克關  
不出女來

個貓把那一絮花邊吞下肚裏去了。如同小孩吞物不下。在背上一敲。就下去了。我說了。你們也不能相信。我很着急。幾乎要哭。我卻打定主意。一定要想法找回我的花邊。我原盼望貓吃了花邊。肚裏不好過。誰知不然。假使是約伯看見了。也要難過。過了一刻鐘。那條貓走進來。安然無事。低聲的叫。自鳴得意。還盼望我撫摩他。我就對貓說道。貓呀。貓呀。我不撫摩你。你若是還有良心的話。你不該還要我撫摩你。那時候。我忽然心生一計。拉鈴喊我的少女僕來。叫他去見賀金士先生說。我同他請安。借他的一隻長筒靴子用用。一點鐘之後。就送還。我吩咐女僕的時候。並不覺得這幾句話有什麼離奇好笑。振耐（女僕名 注）走回來說。賀金士先生外科室裏的少年男子們。聽了要借一隻長筒靴。就大笑不止。幾乎笑出病來。但是長筒靴子是借來了。我們先把貓的兩隻前腿細牢了。不許他亂抓亂撕。用一小瓢的糖果醬。和了些嘔吐藥。給貓吃。我同振耐兩個人。把貓裝入長筒靴子。我就在那裏等半點鐘。這半點鐘裏頭。我是十分着急。我把貓抱到我自屋裏。鋪開一塊新臉巾。把貓放在臉巾上。他把花邊吐出來。卻未變色。我一看見。我幾乎要同貓接吻。振耐早已把開水預備好。把花邊放在開水裏泡。泡過又泡。泡過之後。鋪在花上晒。我

纔摸這花邊。貴夫人一定想不到我這花邊到過貓肚子裏。

當天晚上。我們曉得格命邁貴夫人要在查美遜夫人宅子裏久住。因為他住在愛丁堡的房子。已經退去了。又並無什麼親眷。可以不必忙着回去。我們也還歡喜聽見這個消息。因為我們都覺得這位貴夫人。還令人歡喜。還有一層。談話之間。他不獨頗流露出許多上等人的好處。還露出他並不富。我們聽了。心裏很舒服。

後來我們的僕人來了。查美遜夫人問我們道。你們不覺得步行不舒服麼。查美遜夫人養住馬車。就是走頂近的路。都要坐轎子的。他最好問我們這句話。我們答他的這一問。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是說晚上風靜很適意的。就是說宴會吃得很飽。還是步行好。不然就是說晚上的星子很好看。這一句是麻提小姐說的。格命邁貴夫人就問道。你喜歡天文學麼。麻提小姐答道。不甚喜歡。他這時候有點迷惑。記不清什麼是天文。什麼是星命學。他雖然辨別不清。但是所答的話並不錯。因為他讀過某人所著的星命學。讀了那本書所說的預料的事。令他恐怖。說到天文學。有

居然自費  
起來以後  
說話舉動  
不知作什  
麼感態可  
惜作者未  
形容出來

一次他很密秘的告訴作者說道。我無論怎樣。也不能够相信地球是無時不動的。假使能够相信。也不願意相信。因爲一想起來。就覺得頭暈。覺得很勞頓。

我們穿上屐子。慢慢的走回家。走得比平常慢。因爲我們同貴夫人吃過茶點之後。我們覺得比從前文雅細緻得多了。

## 第九回 布路耐

過了茶會不久。我的父親有病。喊我回家。有些日子因爲父病着急。我想起克蘭弗的朋友們近來怎麼樣。格侖邁貴夫人久住在查美遜夫人家裏那種無聊日子。怎麼樣過。隨後我的父親病體好些。我陪他到海邊休養。我簡直的是同克蘭弗隔絕了。這一年裏頭。並無機會得着他的消息。

那年十一月底。我的父親病好了。我們回家。得着麻提小姐一封信用。信裏的話是迷離恍惚。很不可解。所說的話。沒得一句是說完的。第一句未說完。又說第二句。很像吃墨水的紙上印出來。



以下所說  
不實都是  
不甚貫串  
麻提小是  
信裏寫得  
不清不楚  
的話

克 蘭 弗

一百三十四

的一樣。亂作一團。我所看得清楚的幾個話。說道。你的父親若是好了些。(我盼望他是好些)要小心從九月節至三月節須要穿大氅。你可能告訴我。時髦人是否包頭布。自從某年某人來開獅子觀覽會。不幸有一隻獅子。吃了一個孩子的膀子。那時候很熱鬧。以後一向都很寂寞。現在又要快熱鬧了。我是年紀老了。不應該講究穿衣服。但是一頂新小帽是要的。我聽見說。近來時興包頭布。有些世家貴族許來看熱鬧。我要打扮得像個樣子。請你在你所照顧的衣帽店。替我買頂小帽子帶來。我真是太不小心。竟忘記了寫信請你下星期二來看我。我盼望有一兩件事可以令你開心。我現在不說是什麼事。我最喜歡的顏色是海水綠。寫完了信又附筆。說道。我不如簡直的告訴你克蘭弗有什麼熱鬧。布路耐下一星期的星期三星期五兩晚。在克蘭弗會議所變把戲。

我是喜歡的去。不獨是也看看變把戲。更要緊的是。特爲的面勸他。不要學阿刺伯人裹頭布。把他自己的那副和平可愛的臉糟蹋了。於是我替他買一頂中年人戴的秀雅小帽。我帶了去。他看見了大失所望。我到他家的時候。他跟我到我的臥室。特爲攪動火爐。這不過是面子上的

很着急的  
綠色的包頭  
巾

老小姐念  
水綠包頭  
巾要學好  
此種好打  
扮性不能  
改也

事。其實他心裏是要打開我帶來的帽盒。看看裏頭有海水綠色的布包頭沒有。我只管拿小帽子在手上。轉過來轉過去。讓得看帽子的前頭帽子後頭。他不甚理會。一心只在包頭布上。他的臉上同喉嚨都露出無可如何的意思。說道。

我曉得你是盡了你的力量替我辦這一頂同現在本地的夫人小姐們戴的帽子一樣。他們戴了有一年了。我老實說。我意思是要新點的款式。要像貝提小姐告訴我王后包的頭布一樣。我也信淡藍帶紅的顏色。比海水綠經久。其實衣服算不了什麼。我們何必這樣的考究。你要什麼。你只管告訴我。這裏是一個喊人的手鐘。我猜他們特布林地方。還未興到裏頭布。

說到這裏。這位老小姐一面歎息。一面走出房門。他告訴過我。請了普勒小姐弗拉斯夫人今晚來敘。還說你若是不覺太乏。請你會他們。他走了。我就要換衣服。趕快打開箱子取衣服。我趕快穿的穿。還未穿好。隔壁房間已經有人說話。我纔開門。就聽見說過。特布林地方原來買不出什麼上等東西。可憐他。他是很替我盡心竭力的了。我雖聽見這種話。我寧可他怨我。不願意看見他裏頭巾。糟蹋了他自己。

在克蘭弗地方。這三位夫人小姐中，還算是普勒小姐有點冒險性質。一早起來，就到店鋪裏看。從這間溜到那間，並非是要買東西（偶然買一個線軸或買點帶子）不過是看看有什麼新貨。好回去報告朋友們。一面還要打聽本地的零碎新聞。他還好寄好悄悄的關係各種地方。打聽事體。他若不是滿臉的斯文嚴正。人家就要怪他無禮好事。這時候他特爲的清清喉嚨。在那裏等把零碎東西如同小帽包頭巾之類一切都挪走了。我們都曉得時候到了。他就要把特別新聞告訴我們。這原是他的好處。若是幾個人聚談。內中有一個坐在那裏一味的自高自大。不肯開口。聽見人家說話。都當作是不相干。不要緊的事。遠比不上他要說的事。（卻是力勸纔肯說）無論什麼人都不能夠說多少話。可以久於聚談的。

普勒小姐說道。今天我剛從戈登的鋪子走出來。我就無意中走入左爾治客店（我的貝提有一個遠親在那裏當女侍。我心裏想貝提是願意曉得他近來怎麼樣）卻看不見一個人。我就登樓。走到入會議廳的過道。（麻提小姐。你同我記得那會議廳。同那種跳舞）我就走進去。我心裏並不想作什麼。忽然我纔曉得他們正在忙得很。預備明晚的事。用撐衣裳的架子把房

間隔開。有人在那裏釘紅色法蘭絨。弄得很黑。很奇怪。我是莫名其妙。我忘其所以。走進後樓。有一個上等男人（我看是的確很上等的）走向前問我。找他有什麼事。他說的不完全的英文。說得還好聽。我就想到我讀過的三種小說。我心裏正在懸想他從前是個什麼人。他一面對我鞠躬。把我送出來。你們且等一等。我還未有說到一半。我下樓時候。碰見貝提的親戚。我自然因爲貝提站住了。同他說話。他告訴我剛纔碰見的就是那變把戲的那個說不完全英國話的。就是布路耐。這時候他從我們身邊走過。對我規規矩矩的鞠躬。我哈腰同他還禮。外國人的禮節。是很周到的。我也不知不覺的學多禮了。等到他下了樓。我纔想起我在會議廳。跌了一隻手套。（原擺在手籠裏的。擺得很安穩的。但是一直等到後來總找着的。）我於是走回去。正在隔開的小過道走。我碰見一個人。不是別人。還是剛纔碰見的那一位。他又說了幾句好聽的不完全英國話問我。找他有什麼事。他說的話。卻並不是十分唐突。但是他是決意不讓我走過支好的幔帳。我自然說是我要找我的手套。剛好這時候我找着了。真是奇怪。

普勒小姐是看見過那變把戲的了。看見的確是活潑潑一個變把戲的。我們就問了不知多

少句話。有問那變把戲的有鬍子沒有的。也有問他是年紀大或是年紀小的。也有問他是白臉或是黑臉的。我問的是他像……（我不能夠把這句話說得周密。我只好改過一句。）問道。他是什麼神氣。單簡言之。因他早上所遇的事。當天晚上。普勒小姐作了女英雄。普勒小姐雖然不能算當時的最出色的人。也算是差不多可以够得上了。

當天晚上。我們談的都是變戲法。耍把戲。邪術。妖術。普勒小姐是個尊疑派。以爲某妖婦所作的事。都可以拿科學解說明白。菲拉斯夫人是樣樣相信。相信鬼。相信報死蟲。麻提小姐是在他們兩位之間。相信最後說話的人。我想他的性情。還是同菲拉斯夫人相近些。不過他是要證明配得上做振京司小姐的胞妹。要不偏不倚的。嚴守中立。譬如說的話。蠟燭邊的蠟淚。俗語叫作喪屍白布。振京司小姐在日。是不許僕人們作這種的稱謂。一定要他們說是捲筒糕。振京司小姐是不迷信的。他是他的胞妹。絕不可以迷信的。

吃過茶之後。他們請我下樓。到飯廳裏。找一本老百科全書。從第三個字母起。使普勒小姐先看熟了。明天晚上變的戲法。是用什麼科學道理解說的。把菲拉斯夫人同麻提小姐盼望的牌

局打散了。因為普勒小姐全副精神。考究變戲法。又在那裏看圖。我們覺得不該太無情的驚擾他。我不過偶然打一兩個呵欠。吵他。因為我看見他們兩位湊不成牌局。大失所望。令我見了也難過。不料普勒小姐查書查得更上勁。他把書上的話告訴我們。也無甚大趣味。

他引書說道。我明白了。我完全都曉得了。甲是代球。把甲放在乙丁之間。不是的。放在丙巳之間。把左手第三指第二節。放在右手腕上。說得很清楚的。菲拉斯夫人。什麼變戲法。耍邪術。都不過字母的事。你讓我讀這段給你聽。

菲拉斯夫人哀求小姐饒了他。因為他自小長大到如今。人家讀給他聽。他是向來不懂得的。我正在那裏洗牌。洗得很響。把牌用力的摔下來。我這種很得法的舉動。是要普勒小姐曉得。我們今天晚上是安排好了要打牌的。他有點不正願意的。勉強提議打牌。那兩位聽見了。立刻高興起來。臉上都發了異彩。麻提小姐責怪自己一兩次。說不應該打斷普勒小姐查書用功。自己竟忘記了自己的牌。又不能在牌上用心。後來把百科全書借給普勒小姐。纔覺得良心上過得去。普勒小姐謝謝他。等到貝提帶燈籠來。順便帶去。

到了第二天晚上。想到快要熱鬧。我們的心很跳動不安。麻提小姐先上樓穿好衣服。隨即催我穿。我穿好了。一看。還有一點半鐘。招紙說的是準七點鐘開門。戲場離我們這裏。不過二十丈路。麻提小姐說。心裏不必只管老想着一件事。連時候都忘記了。不如安安靜靜的坐下。不必點蠟燭。坐到七點差五分。於是我們就安安靜靜的坐下。他打盹。我作針線。

後來我們出門。到了左爾治門口車路上。碰見菲拉斯夫人普勒小姐。這位小姐討論當天晚上的把戲。說得有聲有色。說了不知多少甲乙丙丁。很像是亂下雹子他。還鈔下一兩篇的祕訣來。鈔在信背後。解說把戲的預備解說打破布路耐的手法。

我們走入更衣室。麻提小姐追想從前他到這裏來。還是年紀很青的時候。現在到來。是老了。不免歎息。自傷遲暮。一面對着那面怪樣舊鏡子。整整他那一頂秀雅小帽子。這間小客店。添一間聚會廳。還是在一百年前。原是各世家貴族辦的。因為他們當冬天每月聚會一次。跳舞打牌。有許多美小姐們。都是先在這裏跳舞。後來纔在王后面前跳舞的。據說有一位美貌的甘寧小姐。在這大廳跳過。從前有過一位畫師。因為作畫。曾在附近親友家住。陪着幾位提倡他的著作

無處不感  
爾少年的  
事怨女之  
能忘身不

又是一番  
今昔之感

挖苦之極

未免掃興  
趣極

可見得若  
是有貴族  
世家來是  
絕不敢坐  
第一排的  
可見當時  
道六個人

的人。到這間大廳。那時候剛好有一位威廉貴夫人。是個很有錢的寡婦。一看見這位畫師身材名貴。就迷住了。若是傳說的話是可盡信的。這位貴夫人同這美貌少年。結了婚。不見得很上算。這都是從前的話了。現在大廳裏既無美貌女人。現紅臉耍酒渦。又無美貌的畫師在這裏。一手夾住三角帽子鞠躬點頭。房子是舊了。毫無光彩。油的紅色也變黑了。石灰砌的花紋也一塊一塊的剝落。然而總還有一種酸澀的貴族氣味留存。未曾完全散盡。往日的繁華熱鬧。似乎還有點記得。故此麻提小姐同菲拉斯夫人一進大廳。就挺直身子。提起精神。珊瑚邁步向前走。彷彿是有多少世家貴胄看他們。其實不過只有兩個小孩子無事可作。只好在那裏輪流的吃一塊消遣糖。

我們走到前排第二列。就站住腳。我不曉得是爲什麼。隨後我聽見普勒小姐問一個跑堂。有無世家貴族來看變把戲。跑堂搖頭。普勒小姐同菲拉斯夫人。纔向前走。坐第一列。像四個人相對談話。我們坐的第一列。不久又添了格命邁貴夫人同查美遜夫人。我們六個人坐在最前的兩列。我們貴族。自成一體。作生意人。是不敢來侵犯的。這時候他們陸續進來。都堆在後頭。



心裏存的是我們四個字  
族上露出這四  
臉上也露出這四  
不閉也這四  
個字  
要照人批  
矩統不能  
詳統不能  
板不如此死  
直板的簡  
罪的不是受  
樂

我聽見後頭人響。同屁股坐下的響聲。我猜是他們。後來我兩眼釘住那幅綠色幔幕。老也不開。這幕有幾個洞。洞裏有兩隻眼看我們。我很不耐煩。很想回過頭看看後面那些說話說得很高興的人。普勒小姐抓住我的膀子。不許我回頭看。說是不合規矩。我卻永遠不曉得怎麼樣纔算合規矩。大約很無聊的死坐在那裏。纔算是合規矩。我們只好坐在那裏瞪着兩眼。死板板的看那張討人厭的幕。說話也不敢高聲。聽不清楚說什麼。恐怕人家聽見我們在廣衆聚會的地方作聲響。查美遜夫人最有幸福。查美遜夫人坐在那裏睡着了。

後來那張討厭的幕。在那裏動。先扯起一邊。又碰了什麼東西。扯不上去。又跌下來。後來有人用力一扯。那張幕飛上去。露出一個穿得極華麗的一個人。作土耳其人打扮。坐在一張小桌子前面。兩眼很淡定的瞪住我們。（大約就是從幕的破洞往外張的兩隻眼）我聽見背後有人說。這個人好像是另一個世界的人。

普勒小姐很斬截的說道。這個不是布路耐。說得很響。檯上那個人兩眼看我們。有點怪我們的神氣。普勒小姐說道。布路耐沒得長鬍子。大約他快出檯了。當下麻提小姐戴上眼鏡。把戲檯

總忘不了  
包頭巾

四圍一望。脫下來擦擦。又戴上再看。隨即掉過頭來。聲音很柔和。卻帶點抱怨的意思。對我說道。你看。是有人戴包頭巾的。

但是我們這時候無暇說話。因為檯上那個人站起來。自通姓名。說是布路耐。

普勒小姐。很強硬的喊道。我不相信他的話。那個人又看他。還有怪他的意思。普勒小姐又說道。我不相信。布路耐是個刮光鬍子的一個基督教的上等人。臉上並無那些鬍子。

普勒小姐大聲說話。卻有好處。竟把查美遜夫人驚醒了。睜着大眼。很專心的看戲。普勒小姐立時不響。檯上的那個人起首說話。說的是不完全英國話。湊不成句。他自己好像是曉得。隨後就不說了。動手變戲法。

我們見了。實在是驚奇。他是怎麼變的。我卻真不懂。普勒小姐掏出他所鈔的變把戲祕訣來。大聲的讀。人人都聽得見。我還是不懂。檯上的土耳其人纔眉生氣。看普勒小姐。普勒小姐說道。不奉基督教的回教人。變出什麼好把戲。普勒小姐只管一面不相信。一面在那裏很專心看他所鈔的圖說。麻提小姐同查美遜夫人是驚奇到了不得。查美遜夫人一面看。一面脫下眼鏡來。

普勒小姐  
自命爲通  
天曉事是  
令人討厭

擦。好像是因爲眼鏡不好。看不出把戲的巧妙。格命邁貴夫人在愛丁堡看過把戲不少。看見現在所變的也很驚奇。普勒小姐很看不起這種把戲。說道。無論什麼人。只要練習練習就會變。他會變。你我也會變。我只要有兩點鐘功夫。讀百科全書。再把第三指練話動了。我也會變。格命邁貴夫人聽了。卻不以爲然。

後來麻提小姐菲拉斯夫人簡直的是恐怖起來。我坐在他們背後。聽見麻提小姐問菲拉斯夫人道。你看我們走來看這種東西對不對。我恐怕我們來看。未免鼓勵不甚……說到這裏。搖頭。又不說了。菲拉斯夫人答道。我也是這樣想。我看見這種怪事。心裏很不安。我的手巾。五分鐘前還在我手上的。這時候在那個麵包裏頭。到底是那裏來的麵包呢。斷不是達金給他的。達金是個照料教堂的。忽然麻提小姐掉過半邊臉來。

說道。你試看看。因爲你不是本村的人。人家不會說你閒話的。你試看看總牧師在這裏沒有。若是在這裏的話。可見得這個奇怪人。是宗教允許過他的。我就可以安心些。

我回頭一看。果然看見那位瘦長乾枯老古董的總牧師。四面是國立學校的學生圍住。好像

克爾弗們  
老小姐們  
個個都不  
想嫁給牧  
師心不

克爾弗們  
老小姐們  
實在命無  
人望而無  
畏之處無  
怪乎總牧  
師遠避就  
躲了

是要這許多男學生保護住他。不讓未嫁的女人來侵犯他。他的和藹臉。撐得很開。張住大嘴笑。四圍的學生是大笑。我就告訴麻提小姐。說是宗教都開口笑很以爲然。他聽了纔放心。

我一向未提過亥特爾總牧師。因爲我是個光景過得去很快樂的少年女子。從未同他接洽過。他是個老不娶妻的鰥夫。他聽見有人說起嫁娶的事。是很恐怖的。很像是個十八歲大姑娘。若是在街上遠遠看見克爾弗什麼夫人小姐。他就一溜溜到一間店鋪裏。或是掉過頭。跑進什麼過道門口。遠遠的躲避。有人請他鬪牌。他是不來的。我說句實在話。亥特爾總牧師。初到克爾弗的時候。我常疑心普勒小姐是要包圍他。獵他的。現在普勒小姐雖然也同他一樣害怕。或者人家談起他會嫁給總牧師。我的疑心卻不見減少。總牧師現在是專心照料貧窮無告的人。今天晚上。是他請學生們看變把戲。這一次算是有道德的人。果然有好報應。因爲當天晚上。學生四面的保護他。同工蜂保護蜂后一樣。他覺得環境很堅固。不怕有人來犯。當我們出去的時候。居然敢對我們點頭。普勒小姐裝作不曉得他在這裏。故意的只管說話。說的是我們受了騙。我們並未見着布路耐。

第十回 恐怖

自從布路耐到了克蘭弗之後。生出幾件事。我們心裏總撇不開。以爲是同他有關係。我卻的確說不出來。同他有什麼相干。這時候忽然本村裏發生許多謠言。村裏的確是出了兩次劫案。地方官監禁了幾個人候審。我們很害怕家裏出了盜竊。我曉得有好些日子。麻提小姐每晚都要巡查廚房地窖一次。麻提小姐拿通火爐的鐵條先行。我拿擦爐子的刷子作中堅。瑪搨拿錘子火快子跟着殿後。遇着有什麼可疑。就拿火快子敲鐵錘。當作打警鐘。有時候他不小心。偶然把火快子碰着錘子。碰得噹噹的響。我們三個就恐怖作一團。或是跑入後廚房。或是跑入庫房。躲齊來。害怕過了之後。再提起精神的巡查。白天我們聽見店鋪裏的夥計。鄉下人們。說離奇的事。說是晚上夜深的時候。用氈子墊好了馬腳。拉着車。車上的人穿了黑衣服。四處都走到。查看無人看守的房子。或是未關的大門。

普勒小姐自命爲很有膽子的。四處的打聽新聞。把新聞安排連貫好了。說得令人加倍的恐

描寫贈怯  
人真令人  
發笑

描寫辦法  
人真令人  
發笑

描寫辦法  
人真令人  
發笑

無知的婦

怖我們卻曉得他求賀金士給他一頂舊帽子掛在過道。他還說不怕有賊到他家裏。我看。假使真是有賊。他絕不能覺得有什麼快活的。麻提小姐卻是當衆供認自己膽怯。還是每晚巡查一遍。不過巡查的時候。越變越早。後來我們巡查的時候。是在後午六點半鐘。過了七點鐘就睡覺。說是提早些過夜。

所有克蘭弗的人都誇張說是一村都是老實有道德的人。以爲是絕不會改變的。現在出了盜案。加倍的覺得是件玷辱的事。但是我們彼此自慰。說是犯盜竊的絕不是本村的人。總是外人犯的。害本村擔了不好的名聲。我們這時候。不能不加倍謹慎。彷彿是住在紅印度國。或是住在法國。

這句比較的話。令我們每晚的辦防備。是從菲拉斯夫人得來的。他的父親。從前在過博該晤將軍部下。同美國打過仗。他的丈夫。在西班牙同法國打過仗。他心裏總以爲法國人同小偷搶劫有關係。小偷是事實。搶劫不過是謠傳。他對於法國奸細偵探。受了很深的印象。永遠磨滅不了。常時的還是要發現出來。他卻說出一番理由。說道。克蘭弗的人是太過自愛。對於貴族住在

女們理由如此  
不過如此  
勉強附會  
疑心細法  
耐是個路  
國好細可  
謂無理之  
極

疑鬼疑神  
庸人自擾

本村的左近。是非常之感激。不肯作欺騙同不道德的事。故此我們只能相信本地人是絕不會作賊的。作賊的一定是異鄉人。既是異鄉人。就許是外國人。既是外國人。大約總是法國人。布路耐說不完全的英國話。很像個法國人。他雖然裹上頭布。像個土耳其人。然而弗拉斯夫人曾見過狄斯泰夫人的像。是裹頭布的。還看見狄能的像。打扮同布路耐一樣。可見法國人同土耳其人。都是裹頭布的。布路耐是個法國奸細。是無疑的了。他是個法國奸細來偵探英國各處無防備的弱點。還有許多同謀的人。也是無疑的了。弗拉斯夫人又說道。普勒小姐在左爾洽客店所遇的奇事。看見一個人變作兩個人。我看就是很可疑。法國人的法門是很多。我卻很謝謝是我們英國所無的。我去看過變把戲。心裏總是不安的。雖然說是總牧師也去看。我總覺得是不該去看的。總而言之。弗拉斯夫人神色是非常之不安。從前卻是未有過的。因為他是個軍官的小姪。又是個軍官的寡婦。他的見解。我們是很敬重的。

這時候謠言是多極了。說得像野火燒那麼熱鬧。那個時候又傳說。瑪登地方被竊。（瑪登離克蘭弗二十多里）是深挖牆洞進去偷。並無聲響。內外都聽不見的情形。卻可信。麻提小姐聽

又是自擾

了。很絕望的說道。這樣看來。門鎖鑰有什麼用處。窗戶上掛鈴鐺。每夜巡查。卻有什麼用處。開牆洞的確是變戲法人的本事。麻勒小姐相信布路耐與竊案有相干。

有一天午後五點鐘左右。有人很匆匆的敲門。我們聽了嚇了一跳。麻提小姐叫我跑去告訴瑪。先不要開。等他（麻提小姐）一手拿一張小凳子。在窗子先張張。看看來人的臉。（若是個蒙黑布的人。就要把凳子摔下去。）麻提小姐問是誰。那個人就起頭來答話。一看原來是普勒小姐同貝提。普勒小姐走上樓。手拿一個籃子。臉上很現不安神色。

我同他接籃子的時候。他對我說道。替我收好了。這是我的金銀餐具。我很曉得有人定計。今晚偷我家裏的東西。麻提小姐。我特為來騷擾你。貝提今晚去左爾洽客店。同他的親戚睡。你若許我的話。我今晚可以坐通夜。我家裏附近無鄰居。就是大聲喊。也無人聽見。

麻提小姐問道。但是為什麼事。你這樣恐怖。你看見有人躲藏在你家裏左右麼。

普勒小姐說道。是的。有兩個臉上兇惡的人。慢慢的在我門前走過三遍。不過半點鐘之前。又有一個愛爾蘭女乞丐。走來。要用強力推開貝提。闖進來。說是三個孩子快要餓死。一定要見女



主人。你要留心他說的話。過道上明明掛了一頂男人的帽子。他該說男主人。他卻是說女主人。但是貝提關了大門。不讓他進來。隨即登樓。我們就把湯瓢茶勺收拾好。在客廳窗子往外望。等到看見安瑪佐晤士散工走過。我們喊他保護我們到村裏來。

· 普勒小姐向來是自誇膽大的。這時候也害怕起來了。我們原可以對他說得意話。不過我們曉得膽小原是世人的普通弱點。何必對他表示得意呢。我們未睡覺之前。他們追憶舊事。搜出許多殺人打劫的故事。說了許久。令我兩腳發抖。普勒小姐顯然是很急於證明他所說的都是親身閱歷過的事。表明他現在爲什麼這樣恐怖。麻提小姐也不讓他要賽過。他說出來的故事。比普勒小姐說的還要令人更加恐怖。最奇怪的是。我聽了不知不覺的。令我追想起從前我讀過一段音樂家同黃鶯的故事。這故事說的是。這位音樂家。要同黃鶯比賽。看誰唱得最好聽。後來黃鶯唱得太辛苦。唱死了。

他們所說的故事。有一段印在我心裏。許久卻忘不了。這段故事說的是。有一天是個趕集的日子。一家人家的僕人都走了去看熱鬧。只剩了一個女孩子看家。主人們是到了倫敦。有一個

普勒小姐  
自命爲最  
大膽卻是  
最無膽量  
往的人往  
吹的如此

小販子走來。措了一個重大的麻包。要求暫放在廚房。到晚上再來取。那個女孩子（是個管獵人的女兒）各處的走。要尋開心。偶然看見大廳上。掛了一枝獵槍。拿下來看看花紋。這槍一響。向廚房門口打進去。打中那個麻包。一縷的黑血。從麻包裏慢慢的流出來。（當時。普勒小姐說這段故事的時候。是一個字一個字慢慢的說。好像是很喜歡這種事。）那女孩子以後所作的膽大事。他說得很快。我聽不清楚。只記得那女子用燒紅的熨斗對付強盜。隨後泡在脂油裏。又變回來。是黑色的。

我們這天晚上分手的時候。心裏是很恐怖。不曉得明早要聽見些什麼怪事。我是很着急的。盼望趕快過一夜。我是很怕強盜們躲在黑暗地方。看見普勒小姐把金銀器具帶到我們這裏。強盜更要來搶我們了。

一直等到格倫邁貴夫人翌日來訪。我們纔聽見有什麼非常事故。我原先同瑪揚把火快子擺得很好。靠住廚房門。只要有隻貓走來碰碰這道門。鐵快子就要響。不必說強盜了。我們白天去看火快子。還是擺得好好的。絲毫未動。我心裏很躊躇。萬一鐵快子發響。當真驚醒了。得了警

報。我們應該怎麼辦。我曾經對麻提小姐提議過。我們應該拿被蓋臉。免使強盜以爲我們認得他們的危險。但是麻提聽了。害怕發抖。不以我的主意爲然。說道。我們應該捉住他們。纔能夠對得起社會。故此我們應該捉住強盜。鎖在房頂。鎖到天亮。

格侖邁貴夫人來的時候。我們幾乎妒忌他。據他說來。查美遜夫人的住宅。真有強盜來過。因爲廚房窗下的種花地方旁邊。有男人腳迹印。（這個地方是不該有人走到的。）喀路又吠了一夜。好像外面是有生人。查美遜夫人被格侖邁貴夫人喊醒了。他們拉鈴喊三層樓上的木連納。他戴上睡帽。在欄杆上伸出頭來應鈴。我們就把警報告訴他。說明我們的理由。他聽了。回到自己的臥房。先把房門鎖起來。（翌日他告訴我們說是怕風。）打開窗門。很大膽的說道。若是你們意中所疑的強盜們走到我這裏來。我是要同他們打的。隨後格侖邁貴夫人說道。這種話。怎樣能夠安慰我們。強盜先要走過他和查美遜夫人的房外。纔能走到木連納的臥房。若是強盜們走到下層樓無人看守的地方。撇開不偷東西。一定要走上三層樓房頂。打開門。找着敵手。同他們對打。這種強盜。一定是非常兇狠。好打架的。纔肯這樣做。格侖邁貴夫人在客廳靜聽了。

一回等候了一回。就對查美遜夫人說。不如且去睡覺。查美遜夫人說道。若是不坐通夜看守住。心裏是萬不能安的。於是蓋上許多東西。歇在榻床上。早上六點鐘。女僕走進客廳。看見他睡得很着。格倫邁貴夫人回到床上睡。卻是通宵睡不着。

普勒小姐聽了這番話。點頭表示滿意。他是料得很實在的。當晚克蘭弗一定是要出事的。我們一定會聽見的。現在我們當真聽說了。那些強盜原先是要偷他家的。是無疑的了。後來看見他同員提有了防備。把銀器拿走了。強盜們就變了方略。去偷查美遜夫人的住宅。若不是喀路那隻好狗吠了一夜。不曉得發生什麼事。

可憐那隻喀路。他沒得幾多的好吠了。那夥盜賊。不曉得爲的是怕那隻狗。抑或是恨他。要報仇。（因爲吠了一夜。阻止他們不能動手）放毒害他。卻有幾個無學問的人。以爲那隻狗是中風死的。因爲吃得太多。運動太少。我們且不必討論是什麼緣故。過了兩天之後。喀路死了。四條腿伸得直直的。硬硬的。好像是當快跑的時候死的。可憐那條狗。以爲臨時異常出力的運動。可以免得一死。

喀路是我們的老朋友。見着我們就亂吠。不知多少次了。現在忽然死了。我們是惋惜他的。他又死得不明不白。我們覺得很不安。這件事體。同布路耐有相干沒有呢。我們見過。他不過說句話。那芙蓉鳥就死了。他的心力是很能致死的。他心裏要鳥死。那鳥就死了。現在他逗留這個地方。難保不是心裏還要有許多令人恐怖的事體發生。

到了晚上。我們就把我們心裏這種想像。低聲附耳的談論。到了天亮。我們的膽子跟着太陽光都回來了。過了一星期。我們因喀路一死的恐怖。都消滅了。只有查美遜夫人還是擺脫不開。可憐他自從他丈夫死後。這是他第一件難過的事。普勒小姐說道。當日查美遜大人吃酒吃得很多。使他的夫人很不舒服。也許喀路這一死。令他更難過。但是普勒小姐向來說話是總帶點刻薄的。雖是這樣說。查美遜夫人一定要走開。換換風景。木連納這時候的神色。對於這一層。是很着重的。他每逢請女主人的安。就搖搖頭。說到女主人眠食都不安。說得很可怕。這是說得頗有道理。因為查美遜夫人。向來是能吃不睡。若是他既不能吃不睡。一定是精神身體都不好。

這幾句話  
未免太刻  
薄了

格命邁貴夫人是  
出格命邁貴夫人是  
容人離下  
普勒小姐  
好張大其  
辭近來此  
風甚盛外  
國達官貴  
人亦復拾  
普勒小姐  
牙後懸不  
以為恥

格命邁貴夫人（他很喜欢克蘭弗地方）不愿意查美遜夫人要到赤登威地方休养。話裏示意不止一次。以為是木連納的主意。因為那次強盜到他們這裏來的那一晚上。木連納是很恐怖。他說過好幾次。他要保護好幾位婦女。責任太重。隨後查美遜夫人果然去了赤登威。是木連納護送的。只留下格命邁貴夫人看家。名為留心查察。不許女僕們招引男子。他這位看管女僕的人。臉上卻是和藹的。愛丁堡的房子。已經出租。他現在是無家可歸。當查美遜夫人到赤登威休养。他住在這所舒服房子。是很方便很適意的。

普勒小姐。因為自己能立刻決定。跑離那兩個男人一個女人（普勒小姐把這三個人叫作一隊殺人兇徒）。很有自命為女英雄之意。他演說當時情事。說得那三個人的面貌。是有聲有色的。我覺得。他每說一次。總要同這三個人添些兇惡行為。他最初說的時候。說其中一個是身材高的。後來越說越高。簡直的是個長人了。這個人自然頭髮是黑的。說到後來。這個人是滿頭鬚髮。前後都被滿了。又有一個是身矮而寬大。說到後來。這個人肩膀子添長了一大團的肉。這個人起初頭髮不過是微紅。說到後來。他的頭髮簡直的是變了極深的紅蘿蔔色。又說這個是

斜眼。又說那個女人兩眼有賊光。有男人相。完全是個兇悍潑婦。大約是個男人冒裝女人的。最後來。我們聽見他說。這個女人居然是有鬍子。說話是男人聲音。走路是女人腳步。

普勒小姐是好吹。只要有人問他。他是最喜歡不過的張大其辭。說得落花流水的給人聽。有些人卻不然。不甚高興說被竊的話。賀金士外科醫生。在家門口被搶。那兩個人先躲在前道黑影裏。當醫生拉門鈴。僕人還未開門的時候。被這兩個人搶了。弄到他一聲也來不及響。普勒小姐斷定這兩個人就是他看見要打劫他家的人。當日得了這段新聞。他立刻去找醫生驗牙。就問醫生。他回來之後。我們就問他。我們因為第一件事受驚。還未定過神來。接連我們又聽了從他口中說他直接從醫生得來的新聞。因為這件事不過是前天晚上發生的。

普勒小姐這種人。以為是把人情世故。都曉得很清楚的了。很堅決的坐下。（這種人走路的脚步是向來很重的。坐下來的時候。椅子一定有撲咚的一聲響的。）普勒小姐於是坐下說道。麻提小姐。男人總是不會變的。凡是個男人。都以為勇如森申。智如所羅門打成一片。以為勇到無敵不敗。智到永不受欺。你們要曉得他們常有先見之明。但是事體未發生之前。他們

這種男人  
不少無怪  
普勒小姐  
挖苦

普勒冒險拿  
下的那一拿  
利牙去換  
俊牙的  
新聞可謂  
真好事

是永遠不先告訴人。預爲防備的。我父親是個男人。我很曉得男人的性情。

普勒小姐說了許多話。氣都喘不出來。我們原要等他的嘴暫時停了不說的時候。附和他幾句。但是我們不曉得說什麼。又不曉得是那個男人。被他這樣的苛刻批評。我們只好很嚴重的搖搖頭。低聲說句普通話。說道。男人的性情。是不容易懂得的。

普勒小姐說道。你們想想看。（我們請教到牙科醫生。是完全在他掌握中。任他收拾的。他兩隻手捉住我的嘴的時候。我是對他們總是說好話的。）我只剩了一隻牙。我居然冒險去找他。賀金士到底是個十足男人。不認他昨晚被劫。

我們齊聲說道。未被劫麼。

普勒小姐怪我們怎麼容易受欺。很生氣的大聲說道。不要對我說這句話。我相信他是被劫。貝提告訴我。情形是不錯的。不過他不好意思認在自己家裏的大門口被人搶劫。原是他太蠢了。我曉得他覺得克蘭弗的人若是曉得了。看不起他。他是急於不供認。不過他不該瞞我。對我說不過失了一塊羊肉。人家就張大其辭的造謠言。他說原是上星期。藏在院子裏肉櫥裏的。



是被貓拖走了。我是絕不相信。我只要查清楚。一定是那個愛爾蘭男人改扮女裝的偷了。是無疑的了。那個人會在我住宅左右的張還撒謊說家裏的孩子快餓死了。

我們聽了。照例的怪責賀金士不吐實。用普通話批評他。幾句。說是他可以代表普通男人。說完了這種話。我們就要說回頭。普勒小姐進來。打散了的話柄。我們原先討論的是有人請茶會的事。原來弗拉斯夫人要慶祝他的結婚日。請我們五點鐘赴茶會。隨後打牌。麻提小姐接了請帖。因為現在地方很不安靜。在那裏討論。可以不可以赴會。弗拉斯夫人也說過。他請這次茶會。也有點不放心。因為路上不太平。他卻出了一個主意。請我們一個人坐轎。餘人急腳步行。趕上轎子。我們就可以一路平安。到村外許多別業所在的地方。他住家就在這裏。（够不上叫作別業所聚的地方。因為那裏不過有幾所房子。離村不過幾十丈路。有一條黑暗小路相通。）同樣的一分請帖。也送到普勒小姐家裏。是無疑的了。剛好他來了。是最湊巧的事。我們可以商量。我們的意思是。不去。不過又怕對不起弗拉斯夫人。他嫁得不甚得意。若是不去。豈不令他一個人寂寞的追憶前事。況且麻提小姐普勒小姐是到過好幾次。現在只好壯着膽。打上新旗號。寧可

冒險經過那條黑暗小路。不肯令朋友大失所望。

到了要赴會的那天傍晚。麻提小姐（因為傷風。我們公舉他坐轎子。）上了轎。還未關轎門。把他關閉在轎裏的時候。他哀求轎班。無論遇着什麼事。不要逃走。把他一個人關牢在轎子裏。轎班答應過之後。小姐還是不放心。緊繃住臉。露出決意殉難人的淒慘臉孔。從轎窗對我搖頭。很有自以為凶多吉少的神氣。幸而我們居然平安的到了。不過是跑到喘不出氣。因為走過黑暗小巷的時候。我們跑得很快。恐怕麻提小姐也受了許多震動。

菲拉斯夫人念我們冒大險。推辛苦。走來赴會。預備額外的歡迎招待。照例所有一切裝作不曉得。下人們預備什麼東西請客的陋俗。都演遍了。大約當晚原是注重關牌的。不知怎麼樣就暢談起來。談的自然。是克蘭弗左近地方來了許多盜賊的話。

我們因為壯着膽。冒大危險。走過黑暗巷。以為得了有勇的名譽。又因要證明我們女人比男人（指賀金士）高得多。不肯說欺人話。我們就談起各人自己怎樣害怕。怎樣防備。我最怕的是眼睛。凡是看我的眼。留心觀察我的眼睛。從死板板的臉射出來的眼光。假使我恐怖的時候。膽

敢走去照鏡子。我一定要把鏡面推轉。拿鏡背向住我。恐怕照出我背後有眼睛。從黑暗裏看我。我看見麻提小姐。也要壯着膽供出來。說道。我最怕是上床睡的時候。有人在床底下拖我的腳。我少年好走動的時候。向來都是離床遠遠的一跳。像飛的兩腳同的跳上床。狄波拉很討厭我這個辦法。他向來自誇他上床睡覺的樣子。是很大雅的。我隨後只好不跳了。自從普勒小姐家裏被盜之後。我們現在很相信當真是被盜。我從前的恐怖。又慢慢回來了。但是一想起來。若是往床下一看。看見有人躲在床下。一副兇臉。兩隻兇眼。瞪着看人。這是極難過的。我於是想出一個法子。你總看見過我吩咐瑪搨。買一個銅錢一個的小球。小孩子們耍貨。每天晚上拋球在床下滾。小球滾過去了。這是安然無事。可以放心的了。但是拋球的時候。一手先抓着拉鈴的繩子。萬一那個小球滾不過去。我就拉繩子。裝作好像拉鈴喊僕人某甲某乙的樣子。

我們很恭維他這個妙計。麻提小姐靠椅背坐下。很滿意的不發一言。我們向菲拉斯夫人一看。是要請他說他最害怕的是什麼。

菲拉斯夫人斜斜的看了普勒小姐一眼。要稍微改談別的話柄。對我們說道。我從附近鄉下

有點怕普  
勒小姐笑  
他膽怯也

人家借了一個小孩子。每天晚上到我家來。我答應他的父親。到了聖誕。送他們若干擔的煤。每晚供給小孩子一頓晚飯。小孩子初到我家。我就教他應當作的事。我看那小孩子也還聰明。我就給他一把少佐軍刀（弗拉斯夫人的丈夫是陸軍少佐）。吩咐他。晚上很小心的擺刀在枕後。刀口要向枕頭。這小孩子實在是聰明。他看見還有一頂少佐的軍帽。就對我說道。若是可以讓戴上少佐的軍帽。我敢說無論什麼時候。我能够嚇倒兩個英國人。或是四個法國人。但是我重新吩咐他。戴軍帽或是穿戴別的。是要很快的。不要耽誤片刻。倘若聽見有什麼聲響。要立刻拔刀在手。跑到有聲響的地方。我聽夫人這番話。我就插嘴問道。你這樣籠籠統統。毫無分別的吩咐他。難保不會出危險。鬧出人命。譬如女僕振耐。半夜起來洗手。是不能無聲響的。萬一那小孩子聽了。拔刀在手。趕過去。把振耐刺了一刀。等到曉得他所刺的並不是個法國人。豈不是來不及了。弗拉斯夫人答道。這是絕不能發生的事。是不必過慮的。因為這個小孩睡得很死。早上總要用力推他。不然是要用冷水澆背。把他澆醒。纔能弄醒他的。我常想他睡得這樣死。大約是晚飯吃得過飽。他在自己家。只吃得半飽。我囑咐振耐。好好的每晚都要供給他吃飽了。

據他這樣說。還說不出來他生平所最害怕的是什麼。我們就要他告訴我們。說他最怕什麼。他停了一會。攪動爐火。把蠟燭吹滅了。附耳說道。我最怕的是鬼。

隨即看看普勒小姐。彷彿是要說。我說出來了。我不怕你笑。菲拉士夫人這一看。簡直是挑戰。普勒小姐立刻攻打過來。說道。那裏有鬼。不過都是因為多食不消化。幻像。光學欺眼的道理。還引了許多科學大名家某某博士的話。我從前提過。麻提小姐是相信有鬼的。他所說的話不多。卻是對菲拉斯夫人的。夫人因為有人同他表同情。就大着膽說道。我信鬼。就是我的宗教內一部分。我是陸軍少佐的夫人。應該曉得什麼該怕。什麼不該怕。他向來是一位和藹溫柔能忍耐的老年婦人。但是從前及以後。都未見過他這時候這樣的有了氣的神色。無論灌多少香酒入肚裏。也澆不乾淨。今天晚上女主人同普勒小姐的意見。進這種香酒的時候。又重新大討論這有鬼無鬼的問題。因為那個小女僕振耐拿捧盤進來。捧盤過重。他幾乎走不動。這小女僕一進來。女主人就叫他證明。不過前幾天晚上他親眼看見黑巷有一個鬼。就在我們剛纔走過的那條黑巷。我們回家。還要再走的。

此是挖苦  
話言小女  
僕不得飽  
食也

我想到這件事。心裏很不安。但是看見小女僕這時候的情形。又禁不住好笑。因為他這時候很像在法庭作見證的。兩造律師盤問他。毫不客氣的。什麼都盤問到。結果是振耐所看見的。斷不能是因為吃得太飽不消化眼花見鬼。小女僕說的是。看見一個女人穿白衣服。卻沒得頭。因為這時候普勒小姐。很表示他看不起菲拉斯夫人。小女僕更有點不服氣。更說得有聲有色。證得很真實的。還說不獨他一個人看見。還有許多別人都看見這個無頭白衣女鬼。坐在路邊扭手。露出極憂愁的模樣。菲拉斯夫人不久的看我們一眼。表示得意。但是他可以早早的上床。把被蒙頭。安然的睡覺。卻不體恤我們回家的時候。還要走過那條黑巷。

我們臨走穿衣服的時候。我們很小心的不提無頭女鬼的話。因為我們不曉得那個鬼的耳目離我們有多遠。更不曉得別的鬼同黑巷的無頭女鬼。有什麼瓜葛。這時候就是不信鬼的普勒小姐。也覺得不好隨便的說鬼。恐怕驚動了侮慢了那個無頭女鬼。這不過是猜的話。因為我們臨出門穿衣服的時候。是談得最熱鬧的。今天晚上我們披上大衣。都不響。很像送殯的啞巴。麻提小姐上了轎。把轎幔拉得嚴嚴的。不要看見一切不好看的東西。那幾個轎夫（也許因為

說怕姐說  
鬼心裏勒  
不肯不過小

他們擡轎吃力。不能不高興的走。也許是因爲他們走下山的路。跑得飛快。普勒小姐同我。不知費了多少氣力。纔能跟得上。他是跑到氣都喘不出來。只能夠緊緊抓住我的膀子。說出一句話。說道。你不要拋離我。這時候無論有鬼也罷。無鬼也罷。我斷不能拋離他。後來轎夫跑到高隄同黑巷分路的地方。跑乏了。就暫時停在那裏。覺得纔略放心。普勒小姐鬆了手。抓住一個轎夫說道。你們不如走高隄罷。黑巷的路很不平。搖動得太利害。麻提小姐身體又弱。這時候我們聽見轎子裏發出一種要說話又不甚敢說話的聲音。說道。什麼事呀。什麼事呀。你們快走吧。我加你們六個錢。請你們跑快些。不要停留在這個地方。普勒小姐說道。（聲音是很發抖。臉色還不改莊嚴。）你們若是走高隄。我給你們一個先令。那兩個轎夫答應了。擡起轎子。在高隄走。這的確是免了麻提小姐受許多搖動。因爲這條路都是很深的泥。跌在路上。也不會受傷的。不過爬起來。有些費力。恐怕不容易爬起來。

## 第十一回

森妙布勞晤

這是普勒小姐自以爲不害怕鬼爲鳴得意故很可憐弗拉斯夫人怕鬼其意是替普勒小姐慚愧也

翌日我碰見格命邁貴夫人同普勒小姐去散步。要找左近一個老女人。是一個會織羊絨襪子的好手。普勒小姐微笑。一半是和藹的意思。一半是看不起我的意思。說道。我正在告訴格命邁貴夫人。我們可憐的朋友弗拉斯夫人太怕鬼。這都是因爲他獨居日久。又好聽那小女僕滿嘴的鬼話。他自己以爲極鎮靜又毫無迷信的恐怖。我說我很喜歡昨天晚上他提議要走高隄的話。我覺得有點慚愧。只好改換話柄。說別的事體。

午後普勒小姐來找麻提小姐說他們午前散步所遇的事。說的是他們很躊躇。不知走田上那一條路去找那個老婆子。就在大路邊一個小酒店向一個老婆子打聽。那老婆子請他們坐下。進去找男人。男人曉得清楚些。他們正在坐在地面鋪滿沙子的廳子裏。有一個小女孩子走進來。他們以爲是店主婆的人。起首對他談些不相干的話。隨後羅卜太太走回來告訴他們。這是住在店裏兩夫婦的女孩子。隨即告訴了他們好長的一篇話。他們只聽明白一兩件事實。一件是六星期前。一輛小馬車在酒店門前翻了。車上有兩個男人。一個女人。還有這個女孩子。有一個男人受了重傷。卻未斷骨。不過很受震動。但是內裏卻受了重傷。現在還病在店裏。就是這



女孩子的娘照料丈夫的病。普勒小姐問這男人是個什麼人。是什麼面貌。店主婆羅卜太太答稱。他不像個上等人。卻又不是個平常人。假使他的女人不是個很安詳很像樣的一個女人。他就許以為這個男人一定是個走江湖的騙子。因為他們有一隻大箱子在車上。連他的女人也不曉得內裏裝的什麼東西。那一個同車的男人。大約是病人的孿生兄弟。駕車走的時候。我還幫他們從箱子裏拿出些衣服來。

對於這一點。普勒小姐很犯疑心。說車馬箱子都全走了。未免太奇怪。羅卜太太看出普勒小姐言外的意思。很生氣。普勒小姐說道。那店主婆好像當我說他自己是騙子那麼生氣。店主婆要他們相信。請他們去看那個女人。普勒小姐說道。見了那女人老實的臉。憔悴發黃。我們不能疑心到他。格命邁貴夫人一開口問他。他就立刻放聲痛哭。不能收聲。隨後還是店主婆對他說了些話。他纔住了哭。以便他說明店主夫婦怎樣的以基督教的慈善相待。普勒小姐立刻變過來。剛纔是過於犯疑。現在十分相信那女人所述的困苦情狀。隨即打聽出來。這病人不是別人。就是那個變戲法的布路耐。現在是毫不畏懼。極力的迴護這個人。六星期前。所有克爾弗的人。

普勒小姐  
心地原是  
很不錯很  
是心仁

此段寫夫  
人小姐們  
大發慈悲  
心無不著  
體貼病人  
不令病人  
起人不能  
入教

卻都疑心他是個極壞的人。那女人說他男人的真名姓。是森妙布勞晤。女人稱他阿森。我們還是稱他的假名布路耐。因為好聽得多。

談到後來的結果。是替他請醫生診治。商量好格命邁貴夫人擔任醫藥費。當下就打發人去請賀金士。當天午後。到這間日出店名。注酒店看病。普勒小姐說道。若是宜於把病人送到克關弗。以便賀金士就便隨時診治。我擔認代找房子。議定租價。羅卜太太一向是很發善心的。照應到了。不過久住在那裏。很有些不便。

普勒小姐還沒離開我們的時候。我同麻提小姐當天午前。也遇了許多事。我們談了一晚我們所遇的事。各方面都談到了。我們上牀的時候。還是很着急明朝的事。到了明朝。一定可以曉得賀金士說什麼。擬個什麼辦法。麻提小姐常說道。賀金士雖然是好說粗俗話。我相信他是個好人。是個很聰明醫生。我們實在以為克關弗居然有這樣一位好醫生。我們以為是很可以傲人的。我們從前聽見說王后得病。或是威令頓公爵得病。很盼望他們來請賀金士去看病。隨後想透了。又不盼望他們把賀金士請去。恐怕萬一王族請了他當御醫。我們患病。怎麼是好。

赤族儀的族赤  
士教信表士  
特兒是過兒  
貴子講節節  
節又無儀士說  
節又無儀士說  
節又無儀士說  
節又無儀士說  
節又無儀士說  
節又無儀士說  
節又無儀士說  
節又無儀士說  
節又無儀士說  
節又無儀士說

當醫生看他。我們是很得意的。很喜歡他的。若是當個社會中人看他。我們聽了他的名字。或是見了他本人。只好搖搖頭的。但願他當少年還可以受教改良的時候。留心多讀貴族赤士特的尺牘。雖是這樣說。我們很相信賀金士斷布路耐的病狀。是萬不會錯的。他斷的是只要謹慎小心。病是會好的。我們聽了。就不怕他死。

我們雖然是曉得不必害怕。我們所作種種的事。卻又不然。總以為還要非常之擔心的。當日原是不能不煩心。後來到了賀金士手上。我們真不煩心了。我們都很有那裏忙。普勒小姐去找乾淨舒服的住處。只要是住家樣子。麻提小姐打發轎子去接他。我同瑪搨忙的先把轎子烘乾。不許有濕氣。我們就用一種溫被褥的淺鍋。擺滿燒得通紅的塊煤。放在轎子裏烘。把轎門轎窗關閉得很嚴的。逐出潮氣。等到病人在酒店上轎。纔打開。格命邁貴夫人遵照賀金士的指揮。擔任醫藥部。任意亂翻查美遜夫人的東西。把吃藥的玻璃盃。藥瓢。病人在牀上用的小桌子等等。都找出來。麻提小姐卻替他着急。若是查美遜夫人同木連納曉得。不知要說些什麼。弗拉斯夫人把他最拿手的麵包凍子製好。預備病人一到。就給他吃。若不是第一要好的朋友。弗拉斯夫



這時候纔  
曉得是庸  
人自擾當  
啞然失笑

不曉得怎麼樣。我們現在都忘記害怕了。大約是因為初時他變了許多新奇把戲。激發我們好奇的心。現在我們曉得他平常日用的手藝。都不曉得。連一條受驚的馬。他都不會駕駛。我們覺得他不過是個很平常的人。我們就放了心。現在普勒小姐拿一個籃子。一天晚上無論早晚都敢到我們這裏來。好像是他住的僻靜地方。向來並無殺人的強盜到過。菲拉斯夫人也說道。我同振耐。可以不必理會那個在黑巷涕哭的無頭女鬼了。因為我們來來往往。爲的是行善。這種鬼是無力害我們的。振耐只管嘴裏答應着。一面還是通身發抖。拿了些紅色法蘭絨。在內衣上縫了一個十字架。纔能放心。他雖聽了女主人說了許多理由。是無效果的。

麻提小姐把小球（摔在牀下打滾的）用五色絨線繞起來。

對我說道。我很可憐那個滿臉愁容的小女孩子。他的父親雖是個變戲法的。我看這小女孩子。生來沒得好好的嬉戲過。我作小女兒的時候。常作這種五色小球。我試試把這小球弄好看了。今天午後送去給斐貝。（變把戲的小女兒名）注）那一夥強盜。一定是走了。因為我們現在不聽見有什麼暴動。有什麼盜竊。

我們現在是很記念着變把戲的危險病狀。想不起什麼強盜同鬼了。格倫邁貴夫人說道。我的確是並未聽見實在有什麼盜竊。只聽見種地的班森的果園。被兩個小孩子偷了幾個蘋果。還有市期那一天。寡婦亥華灘子上。不見了幾個雞蛋。但是這個理由不足。我們不能承認因為這點小事。使我們恐怖到那麼利害。普勒小姐聽了。身子伸得直挺挺的說道。我何嘗不願意相信這種小事是恐怖的根由。但是我追記當日男人改扮女裝。要闖進我家裏。他的同夥的人等在外頭。還有格倫邁貴夫人說的查美遜夫人花園的腳迹印。還有賀金士在自己門前被搶的事實。……格倫邁貴夫人插嘴很懷疑的說道。賀金士被搶的事。難保不是僞做出來的。其實不過是只偷了一隻貓。貴夫人說這話的時候。氣得滿臉通紅。普勒小姐只答了一句可不是。假使格倫邁是個平常人。不是一位貴夫人。我想普勒小姐絕不肯只說一句這種不完全的話。一定是要說很重的反駁的話。

隨後格倫邁貴夫人走了。普勒小姐對麻提小姐說些很長的慶賀他的話。說道。凡是嫁過的女人。是什麼事都很容易相信的。我們好在還未嫁。凡是女人。免不了嫁人的。就是天然容易過

此段是說  
男人說  
子好欺  
子女容  
易受欺  
爲自己  
老未嫁  
說解亦

信的證據。據格命邁貴夫人對於賀金士被搶的見解看來。可見得肯嫁人的女人的程度了。格命邁貴夫人就是一個好標本。格命邁貴夫人既能相信那偷羊肉同偷貓的事。什麼事不能相信呢。這兩件事。原不過是賀金士騙我的。好在我對於男人的說話。是時刻刻防備。不受他們的欺騙。

普勒小姐。要我們謝謝我們不嫁人。但是三個人之中。還是我同普勒小姐對於強盜離開克蘭弗地方。尤應感謝。當天晚上。我們圍爐閒談。看麻提小姐所說的話。我曉得他的意思。以爲有丈夫可以免受盜賊和鬼的恐怖。麻提小姐還說道。我不敢學普勒小姐。常常的儆戒少年女子。勸他們不要嫁人。我是有些閱歷的人。據我看來。嫁人未嘗不是件冒險事。但是我還記得。我從前很願意嫁人。同平常人一樣。

麻提小姐說到這裏。好像是不願意多說他自己的心事。趕快的攔住自己說道。我的至寶。我並未有意思嫁一定什麼人。我說的話。不過是一句古老口頭話。例如女人們常說的我出嫁的時候。男人們常說的倘若我娶親。他說這句話。不過當作句笑話。然而說話的腔調。是很悽慘的。

此段輕描淡寫麻提小姐的愛情極其深摯令人慘然不樂

我們兩人都笑。爐火的光亂閃。我看不見麻提小姐的神色。過了一會。他又說道。

我還未把實在情形告訴你。這是許久的事情。當日我爲這件事。煩過多少心。除了我母親猜得着。更無別人曉得我的心事。但是從前有許多。我並未想到我終身作個振京司麻提小姐。假使現在我遇見一個人。想要我。（普勒小姐說過的。我們保不住無人要娶我們。）我是不能嫁他的。……我盼望這個人。不要過於傷心。我是不能嫁他的。……除了我從前想過要嫁他那個人。我是不能嫁別人的。但是我意中想嫁的人是死了。完了。他永遠不能曉得我爲什麼對他說個不字。不肯嫁他。我那時候想過多少次。想……我想什麼。是不相干的。凡事有天命。我現在很歡樂。他拉我的手。放在他自己手裏。又說道。別人都比不上我有許多好朋友。

假使我從來不認得賀巴洛。我這個當口。卻有話可說。但是我認得他的。我想不出什麼話。可以自然而然的說出來。故此我們這時候。只好不響。

過了一會。麻提小姐說道。有一次我的父親要我們作日記。分作兩排寫。第一排是早上寫我們預料本日的事情的結果。到了晚上。我們把本日事情實現的結果。寫在第二排。別人看見不



免以爲這樣記載一生的事。太過悽慘。（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滴了一滴淚。在我手上。）我並不是說我過的是悽慘日子。我的意思。不過是說。我的盼望同事實。相差得太遠了。我還記得有一天。冬天晚上。同狄波拉在臥室裏圍爐談話。（當日情景。如在目前。）我們兩個人計劃我們終身的大事。兩個人都在那裏計劃。說話卻只有他一個人。他說他願意嫁一個副監督。替他寫東西。你是曉得的。他是未嫁過人的。他又向來未同什麼未娶親的副監督說過話。我是向無大志的。又不能寫東西。但是我以爲我能管理家務。（我的母親常說。我是他的左右手。）我向來又是喜歡小孩子。無論什麼最怕見生人的小孩子。見了我。都伸手走到我面前的。我有空閒的時候。有一半是在隣近人家照料小孩子。過了一兩年之後。我不曉得爲什麼。我就變了憂愁嚴肅。小孩子們見了我。就往後退縮。我一向還是喜歡小孩子。大約是我丟了照料小孩子的秘訣了。我現在無論什麼時候。看見一個母親手上抱一個小孩子。我心裏還是很喜歡的。（這時候有幾塊煤丟到爐下。忽然着了。發一陣火光。我看見他滿眼是淚。瞪着眼在那裏看。彷彿是看他意想所望能發生的情景。）你曉得麼。我常夢見我有一個小孩子。每次所夢。同是這孩子。是個兩

此段寫女  
人之愛能  
動

此語卻有  
至理明察  
於無則過  
天之下不  
處夫無之  
獨為然也  
非深於觀  
察者不能  
作此言

歲大的小女兒。夢中的孩子。有好些年我夢都見他的。卻是不會長大的。總是個兩歲孩子。我卻未夢過這孩子說過話。作過什麼響聲。他是個很安靜不響的孩子。他不高興的時候。我是很高興時候。他都是要我的。有時候他的兩隻小手。攔住我的頸子。我就驚醒了。不過昨天晚上。我那個可愛的孩子又入夢。（也許是因為我上牀睡覺的時候。心裏還想着送球給斐貝）送嘴向着我。要我同他接吻。就像真孩子同真母親快睡覺的時候接吻一樣。但是這都是毫無道理的事。你卻不要被普勒小姐說嫁人不好的話嚇倒了。我想得到的。女人嫁了丈夫。是很可以歡樂的。稍微帶點過信。卻容易過日子。比無事不懷疑。處處都是意見不合。處處都荆棘的。好得多。

我若是有所畏懼。不肯出嫁的話。斷不是因為普勒小姐那幾句話。但是見了布路耐夫婦的情景。不能不有戒心。然而看見他們夫婦兩人。經過許多憂愁困苦。那男人只為女人着想。女人只為男人着想。毫無為己之意。但是一見他們夫婦彼此鍾情。或同鍾情於所出的女兒斐貝。以為至樂。又令人想到伉儷的好處。

有一天。那個變把戲的女人。把他們的事體說了許多給我聽。原是我先問他。普勒小姐說變

把戲的兄弟兩人。是學生的這句話確不確。他說得兩個人相貌非常之相似。假使普勒小姐不是個未嫁的小姐。我一定要懷疑的。變把戲的女人布勞晤太太。說是真的。他的小叔子往往人家誤以爲是他的丈夫。因爲他們兩人極相似。於變把戲是很有用處的。他又說道。我卻不懂。爲什麼許多人能把安瑪誤看作我的丈夫。但是我的叔子說。是常有的事。我只好相信他的話。這並非因爲他爲人很好。我相信他。若不是他寄錢來。我實在不曉得我們怎麼樣給客店的房錢。但是誤以安瑪當是我丈夫的人。一定不甚懂得看把戲。小姐。我告訴你。只論耍球的把戲。我的丈夫是五個手指攥得很開的。把那小指一伸。伸得很大方好看的。安瑪是手指湊攏。如同握拳。掌握中可以藏幾個球。況且他未到過印度。不會戴頭布。

我很驚訝的問道。你到過印度麼。

他答道。瑪當。我在那裏好些年了。森妙原是第三十一師的軍曹。這一師調出境的時候。我抽着籤。隨營同行。我很感謝。我曉得的。若是我同丈夫分離。不算是活在人世。只能算是慢慢的死。但是假使我曉得一切情形。與其到那裏受盡多少苦。不如死了爲妙。我隨營去。不能說無好處。

此段可謂  
母親之愛  
深不可測  
不忍卒讀  
作者之深  
入非淺鮮  
切實如此  
作非虛言  
途人尤宜  
讀女人後  
情知女人  
性善能著

我們夫妻常在一起。我又可以常安慰他。但是我有六個孩子都死了。說到這裏。舉頭看我。眼神很神奇。是死過孩子的女人。纔有的。眼神迷亂。好像是要找永遠再找不着的東西。他接着說道。印度不是個好地方。我的六個孩子。很嬌小的時候就死了。我每逢死了一個孩子。我心裏就想我絕不能再疼愛後來的孩子。不料我愛後來的。愛得更深。除了愛他本人之外。我還把對於死過去的孩子們的愛情。都加在這後來所生的孩子身上。隨後斐貝快要出世的時候。我就對丈夫說道。森妙。這個孩子出世的時候。若是我身體壯健。我要同你分手。我心裏自然是難受。如同刀割。但是假使生下來的孩子。也活不久。就要死的。我一定會瘋狂的。我現在已經有點瘋了。不過你若是讓我咯咯搭。帶了孩子。一步一步的走去。也許這瘋狂病就會好了。我寧願十分省儉。我寧願沿門托鉢的求乞。我寧願一死。也要省出水腳。搭船回英國。救活這個孩子的生命。上帝保佑森妙。他答應讓我走。他把他的薪俸節省起來。我同人洗衣服。或是作別的工。把賺來的錢。也省起來。等到生下斐貝來。我養好了身體。我就動身。我覺得伶仃孤苦。走過許多森林。樹木濃密。遮閉天日。一路靠住河邊走。（我在本國的時候。是住近河邊。聽見河流的聲音。彷彿是到

了家一樣。走過一站又一站。走過一村又一村。一路抱住孩子走。我會經看見過一位軍官的太太。有一幅畫。是一位奉天主教的外國人畫的。畫的是聖母抱住小救主。聖母很柔和慈愛的。彎着身子。母子臉靠臉。我同這位太太洗過衣服。我同他辭行的時候。他也哭了。因為他也死了幾個孩子。他有一層卻不如我。他所生的孩子。都死了之後。卻不再生。沒得好救護的。我那時候大着膽子。求他給我那幅畫。他聽了更哭。說道。我的孩子都在耶穌那裏了。他把畫給了我。還告訴我。他聽說這幅畫。是放在一個桶底上畫的。故此是圓的。我每逢身體勞頓的時候。或是覺得心裏悲傷。（因為有時我覺得我是到不了家鄉。有時我想起我的丈夫。有時我以為我的孩子快要死。）我就拿出那幅畫來看。看到我以為畫中的母親。對我說話。我纔收起來。好在本地的人。待我很好。彼此雖語言不通。他們看見我乳哺孩子。他們都走出來。給我飯吃。給我牛乳吃。有時候送我鮮花。有些鮮花我曬乾了。等到翌日早上。我覺得很勞乏。他們留我住。特為的恐嚇我。不要我在深林裏走。一看那深林。又深又黑的。確是令人恐怖。但是我覺得好像是有個無常鬼。（借用注）一步一步的跟住我。要我孩子的命。我只好向前走。躲避這個鬼。救我孩子的

讀者注意  
此是後文  
伏線

只不要心誠  
地擇其誠以  
致願宗敬  
但願宗敬  
家解少異  
免相仇之  
事教者皆  
異凡對是  
觀作者是  
教士之妻  
而能作此  
言可謂之  
意深

命。我又想到自從有世界以來。上帝都是救護所有爲人母的人。也救護我的。我只好壯着膽。同士人們告辭。又動身走。有一次我的孩子病了。我母女二人都要歇息。上帝領我到一個地方。遇着一個慈善的英國人。住在印度人村子裏。

我問道。你後來居然走到喀喀搭地方麼。他答道。我平平安安的到了那地方。等到我曉得。不過還有兩天路就走到了。我禁不住要謝謝上帝。也許是我迷信拜偶像。我那時候相離一座印度神廟不遠。我就抱了孩子走進去謝謝上帝。救護我們。我覺得凡是有人因爲愁苦。或因爲歡樂。對他們所奉的上帝祈禱。這就是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地方。我在海船上。服事一位有病的女客。他很喜歡我的孩子。我的男人留在那裏兩年。省下些錢。銷差回國。他要謀生活。卻是什麼都不懂。從前有一次（不過一次）跟一個印度人學會一段把戲。於是。就靠變戲法過活。過得還好。就把安瑪作個幫手。不算另是一個會變把戲的。現在安瑪是自立門戶了。因爲他們兄弟面貌極相似。很可以變出好幾種好把戲。不然的話。是變不出來的。安瑪卻是個好兄弟。不過態度遠不及我的男人。我不懂爲什麼有許多人。誤把安瑪當作我的男人。

至此方揭  
出二位振  
京司來如  
天外奇峯

克 蘭 弗

二百八十

我追想從前。他抱了孩子。千辛萬苦的。步行了千百里路。我就說了一聲。可憐的斐貝呀。

他答道。這孩子真是可憐。我們到了印度某村的時候。孩子病了。那時候我萬想不到他還能活。我謝謝那位阿伽振京司。收留我們。這孩子的命是他救的。

我說道。振京司麼。他答道。是振京司。我從此以後。以爲凡姓振京司的人。都是慈愛人。現在這裏有位可愛的振京司老小姐。天天來帶斐貝出去散步。

我忽想起來。難道這位阿伽振京司。就是比得麼。從前卻是得過許多報告。說比得已經死了。但是也有人報告。說他闔到了不得。也有西藏的達賴拉麻一樣的闔。麻提小姐以爲他尙生。我要再打聽。

## 第十二回 訂婚

現在的問題。是印度某村的阿伽振京司。是否就是克蘭弗的比得振京司。

我在自己家裏的時候。有些人沒得事體做。就怪我不識輕重。沒分寸。沒分寸原是我的令人可

這可又這  
種可笑可  
氣往議  
往議  
可中怪現  
場此怪現  
狀不同是  
亂意不過  
有別無意  
之有耳

怕的短處。是人都有他的令人可怕的短處。是一種免不了的特性。是一種肉。割去了還要長的。人家說我沒分寸。不小心。我聽得太多了。我這次卻要拿定主意。作一個小心謹慎有分寸的好模範。我疑心阿伽。藏在心裏。毫不示意。我要把所有憑據都搜輯够了。纔告訴我的父親。因為他是兩位振京司小姐的世交。我搜輯真憑實據的時候。我想起。有一次有一個小姐夫人們會議。我的父親當主席。那時候他對我說過一番話。當日我父親說道。我記得狄金士的著作。有一段說的是和歌的尾聲。同時和歌的人。各人唱各人所唱得最好的調。唱到各人自己都滿意。這次原是會議慈善事業。在場的女客們。人人都要說話。心裏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說得很高興。很得意。可惜離會議的本題太遠了。說不出什麼道理來。這一次會議的情形。遠遠比不上我搜輯憑據的閱歷那樣離奇。我要打聽得很清楚的是。比得的身材面貌。最後看見他。和聽見他的消息。是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例如（有一次我在菲拉斯夫人家裏遇着普勒小姐。我以為打聽情形的好機會。因為他們兩個人。都曉得比得。又以為他們可以互相幫助。追記前事。）我問普勒小姐。他們最後聽見比得的消息。是什麼消息。我記得他就告訴我那種無道理的傳說。說



是比得當選了。作西藏達賴拉麻。他們聽了。就起首各人說各人的話。

菲拉斯夫人答我所問。說的是拉勒祿詩歌裏頭的蒙面預言家。我以為他把這個當作達賴拉麻。不過比得的臉並非這樣難看。其實假使他臉上無癍點。是還好看的。隨後居然說到比得我心裏正在高興。他又說到又一種詩歌。令人捉摸不定。一會又說到脂粉同頭油。說得落花流水的。我只好掉過頭。聽普勒小姐說。（原說的是一種負重的羊。）這時候說的是祕魯債票同證券行情。又說到普通公司股份之不堪。隨後特別提到麻提小姐所買的股份票。我插嘴問他道。你到底是那一年聽見說比得作了達賴拉麻的。我只管問他。他還是說他的。隨後他們共同辨駁。那種負重的羊是否吃肉的獸。他們辨駁這個問題。所處的地位。卻並不平等。因為菲拉斯夫人（這是他們辨駁到生氣。隨後變了和平時候的話。）自知供認說道。我對於食肉同食草。分辨不清。也同我一橫同一直。都辨不清的一樣。但是夫人認錯。是認得很好看的。說道。從前的人。是不用四個音拼成的字。用到四音字。都不過為的是教人拼音。

談了許久。我只打聽出一件事實。就是聽見比得在印度或附近印度的地方。這一點消息傳

先從無預兆起忽然  
說到普勒  
小說氣喘  
報的走來  
文有新之妙  
縱之欲擒

到克蘭弗。還是在普勒小姐買印度薄紗長衣的那一年。久已穿破了。（這件長衣洗過不知多少次。補過多少次。隨後我們追尋這件長衣的究竟。原來是改作了窗簾。我們把這些話說完了。纔肯往下說別的。）那一年還是倭伯爾來克蘭弗。因為麻提小姐要看象是什麼樣。好去想像比得騎象的情景。又看見大蛇。他卻不甚要看。因為很替比得擔心。那一年又是振京司小姐記誦一首詩。當克蘭弗有敘會的時候。這位小姐。就念一句詩。說的是比得在印度。怎樣的居高臨下看盡東起中國。西至秘魯。其間的世人。衆人聽了。都以為這句話。又雄壯。又貼切。因為印度的確是在中國與秘魯之間。不過要把地球向左轉。不是向右轉。

我猜因為我要打聽這許多事。激動我的朋友們好奇的心。全把發生於我們身邊耳目所接的事。都看不見。都聽不見。我覺得太陽還是照常的出。又是照常的入。雨水也還是照常的下。在克蘭弗地方。看不出有什麼預兆。預示非常大事。我很相信不獨麻提小姐菲拉斯夫人。看不見什麼預兆。連普勒小姐也看不出什麼預兆。我們以為普勒小姐。是個女預言家。因為他有先見之明。不過他不願意把他所前知的事。告訴朋友們。免得驚動他們。不料就是那天。他氣喘喘

的跑來告訴我們一段新聞。他是並未先期看得出來，也覺得非常之驚訝。讀者也要先讓作者喘喘氣。現在雖然事隔多年，追想起來，還是喘不出氣。連文法也忘記了。假使不讓我定定心，我恐怕拼字還要拼錯了。

我同麻提小姐。那天是照常的閒坐在那裏。他坐在一把舒服椅子上，背着光，手上拿住活計。我是高聲讀報。再過幾分鐘，我們原要去修改修改衣服。預備見客。（克蘭弗拜訪時刻是在十二點鐘。）當日的情景同時刻，我都記得極清楚。

我們正在談自從天氣一暖，髮把戲的病好得快。恭維賀金士的本事。只可惜他太粗，不講禮貌。（這是很巧的，不期而合的事。）聽見有人敲門聲，是個客人的敲門聲。一連敲了三下。我們就飛跑。（但是麻提小姐犯點風濕病，跑不快。）到自己屋裏，換小帽子，換領子。那時候普勒小姐喊我們，止住我們不要跑。一面登樓，說道：你不要走。我趕不上。我曉得還不到十二點。你們不必忙着換衣服。我一定要先同你說話。我們只好裝作我們並未作出匆忙的舉動。他卻是聽見了有匆忙的腳步聲。因為我們自然不願意人家猜我們穿舊衣躲在後所。（振京司小姐在這

一連描寫  
普勒小姐  
來報新聞  
寫得新穎  
鄭重可笑

裏細糖果。稱呼這間後廳作家裏不可侵犯的地方。於是我們加倍用力露出閒雅的樣子。當普勒小姐站在那裏喘氣的兩分鐘內。我們是異常之閒雅。普勒小姐一先舉起兩手。作很驚奇的樣子。一聲不響。又垂下來。好像他要報告什麼大事。嘴裏說不出來。只好演手勢示意。

普勒小姐說道。麻提小姐。你想得到嗎。你想得到嗎。格命邁貴夫人要嫁……要嫁……我說的的是……格命邁貴夫人……賀金士……賀金士要娶格命邁貴夫人。

我們一齊喊道。要嫁麼……要嫁麼……瘋了。

普勒小姐很堅決的說道。我說過要嫁。同你們說的一樣。我又說過。這位貴夫人要把自己弄成一個大傻子。我原是要說他瘋了麼。不過我是在一間店鋪裏聽見這個消息的。我快要說出口。又攔住了。我真不曉得女人們這樣的不害羞。他們的臉面都摔到什麼地方去了。麻提小姐。我同你若是曉得有人在雜貨店裏。當衆說我們要嫁人。我們是覺得很害羞的。

麻提小姐吃了一驚之後。定過神來。歎一口氣。說道。也許這個消息靠不住。也許是我們冤枉了他。

普勒小姐說道。不然。我很小心的打聽明白了。我一直走到費阿當夫人家。去借一本食譜。

（我曉得他有這本書）談到男人們管家的各種爲難。借故的慰賀他。費阿當夫人立刻提起精神。說道。我相信這消息是真的。我不曉得你怎麼樣。在什麼地方聽見的。我的兄弟。同格倫邁貴夫人。都說好了。彼此都會意。普勒小姐接着說道。彼此都會意。這是很粗的一句話。不過這位貴夫人要倒了架子。不能不丟開許多排場。我很相信賀金士每天晚餐不過是吃麵包牛乳腐。吃點啤酒。麻提小姐又說道。嫁人麼。我萬想不到。我們兩個熟人要結婚。事體來得很逼迫的了。

普勒小姐說道。當然是來得很逼迫。我聽見這個消息的時候。我的心立刻不跳動。足足有你有數十二下那麼久的功夫。麻提小姐說道。誰也不曉得又該輪到誰要嫁人了。在這個克蘭弗地方。格倫邁貴夫人自以爲可保無虞。不會嫁人的了。麻提小姐說這話。帶點可憐他的腔調。

普勒小姐昂頭喊一聲。說道。你不記得布勞晤大佐唱的歌麼。我說道。這是因爲歌裏所說的人。是個有錢的。他說道。格倫邁貴夫人。有一種動人之處。假使我也有。我是要覺得慚愧的。我聽了。以爲奇異。說道。他怎麼能够會喜歡賀金士呢。賀金士喜歡他。卻不足爲奇。

會意兩字  
包含許多  
意思就在  
內

普勒小姐  
好說刻薄

一筆  
絲不漏

麻勒小姐說道。我不曉得。賀金士的面貌。是令人歡喜的。脾氣好。心地好。普勒小姐說道。我看這位貴夫人。嫁他。爲的是好有個家。我猜他是把開刀房也算在裏頭。普勒小姐說完了。冷笑。讚他自己這句笑話。有許多人說了刻薄挖苦話（說的原是句聰明話）之後。就放寬了臉。這時候普勒小姐說過開刀房的話。滿臉的挖苦到不留餘地的神色。也放寬了。我們就猜查美遜夫人得了這個消息。不曉得怎麼樣。他離家的時候。吩咐這位替他看家的人。禁止男子們追逐女僕們。他自己卻有了一個追逐他的人。這一個追逐他的人。又是查美遜夫人以爲粗俗。不許近前的人。不容於克蘭弗社會的人。不獨是因爲他的姓氏不好聽。連他的聲音面貌。他穿的靴子。他身上的馬號氣味。藥材氣味。是無一件不令人討厭的。他到過查美遜夫人家去看格倫邁貴夫人麼。假使是去過的話。房主人的意思。以爲就是用多少綠氣石灰。也消滅不了他所留下的氣味。他們兩個人見面。是不是只在變把戲的病房裏呢。他們雖然不是門當戶對的結親。但是不能不說他們對於病人。是很慈善的。後來纔曉得。查美遜夫人家裏有一個女僕得病。賀金士去看病。一連看了幾個星期。簡直是狼入羊羣。把牧羊的童女拖走了。查美遜夫人曉得了。說什麼

呢。我們看以後的事。是前路茫茫看不透。很像小孩子看放火箭。火箭高飛入雲。他只擡頭看天。盼望半空發響。放炮。冒火光。我們只好不看天。還是腳踏實地。只管眼前。互相的探問（我們都是一樣的不曉得。一樣的無把柄忖度結果）。什麼時候辦。在什麼地方辦。我們又要問賀金士一年有多少進款。又要問貴夫人願意不願意丟了貴族的稱呼。又要問瑪搦同別的講究禮節的女僕。怎麼能够稱呼這兩夫婦。一個是要稱呼格侖邁貴夫人。一個是只稱呼賀金士先生。又要問我們去不去拜他們。查美遜夫人讓不讓我們去拜。不然。我們是不是要犧牲一方面。同查美遜貴夫人來往的。就不同降格的格侖邁貴來往。只能顧一面。不能兩面都去兼顧的。兩方面之中。我們原是最喜歡格侖邁貴夫人。他這個人是活潑和平。好同人往來。又令人歡喜。查美遜夫人是不活潑。不好動。好擺架子。令人討厭。但是他已經當權日久。我們早已認他爲領袖。我們預料他不許我們去拜格侖邁貴夫人。假使我們不聽。豈不是不忠於我們的領袖嗎。

我們戴的是線帽領子。還是破了補過的。並未作見客的打扮。菲拉斯乘我們的。不備。跑來見我們。我們是急於要曉得他對於這件新聞的意。我們也就忘了未打扮。我們原可以爭先一著。

誓勒小姐  
一定搶先  
頭把新當  
著先報新  
聞告訴菲  
拉斯夫人  
寫來真令  
人發笑

老小姐少  
年錯過老  
年錯過老  
得大傷悲  
得深透寫

未嫁的見  
嫁人也想  
嫁大約是  
女人常情

先跑進去。把新聞告訴他。我們卻不肯這樣作。還是規規矩矩的。讓普勒小姐作個頭報。剛好菲拉斯夫人走進屋的時候。普勒小姐不前不後的。剛在這個時候咳嗽。一連咳嗽了有五分鐘。我們還是不肯佔他的先著。當普勒小姐咳嗽的時候。一面用手絹堵住嘴。一面兩眼苦苦哀求看我們。簡直是要對我們說道。暫時我的嘴是不容我說話。你們卻不要搶先。不讓我說。我們果然不搶先。但是他那種哀求的情形。我是永遠不能忘記的。

菲拉斯夫人聽了新聞。也同我們一樣的詫異。但是覺得受損害比我們重。因為他自己是個貴族。曉得比我們親切些。看得出格命邁貴夫人這種行為。玷辱貴族到什麼程度。

他同普勒小姐走過之後。我們就用力鎮靜下來。但是麻提小姐得了這個消息。很難過。他屈指一計。除了柘西布勞晤小姐不算外。足足有十五年有多。未聽見過他的熟人裏面要出嫁的。他說道。我聽了。心裏一跳。覺得再也料不到後來還發生什麼事。

我不曉得是幻想。抑或是事實。每逢聽見某階級。社會中。有兩人訂了婚的消息。我總看見同階級社會中的未嫁小姐。穿得異常華麗。來來去去的。忙個不了。彷彿是自己不曉得暗中示意



作者未死  
形容過甚

告訴人說道。我們也是姑娘。

自從他們來訪之後。有兩星期。普勒小姐同麻提小姐談的都是衣服的話。不是談大帽子長衣。就是談小帽。談圍頸巾。這些年來。向未談得這樣熱鬧。也許是因為是三月春天。氣候溫和。羔毛海狸絨羊絨不合時令了。格倫邁貴夫人。去看病人。穿的是極舊極不好看的衣服。賀金士斷不是因為衣服愛上貴夫人的。在教堂裏。或是在別處。我匆匆的看見夫人一眼。覺得他好像是。很不要躲避熟人。臉上卻有少年的顏色。兩唇紅滿活動。不是向來那樣緊閉不動的。兩眼看東西。是有點依依不捨。彷彿是練習喜歡克爾弗。賀金士還是個身材高大的人。滿臉笑容。穿了一雙新靴子。咯吱咯吱的響。走進教堂來。這雙新靴子。是有聲有色的一種記號。表示他要娶親了。本地相傳。二十五年前。他初來克爾弗行醫時候。穿的一雙靴子。一直到這個時候。纔換了新的。那雙老靴子的靴統靴面。靴背靴底。不知補過多少次。有時用黑皮補。有時用黃皮補。

克爾弗的夫人小姐們。都不以他們結親為然。故此見了他們的面。都不賀喜。我們要等我們的領袖查美遜夫人回來再說。他未回來之先。我們當作不曉得。我們這時候對待他們訂婚的

善於形容

凡事都要  
請教貴夫  
人

事。如同對待西班牙王后的腳一樣。王后的確是有兩隻腳。但是說不得的。越少說那兩隻腳越好。我們若是不說話。是打聽不出來我們所要問的話。但是查美遜夫人不來。我們又不好說什麼。實在是閉悶得難受。我們好奇。要打聽新聞的心事。幾乎要打破閉悶了。幸而出了一件事。改變了我們心事的趨向。這時候所有克蘭弗的生意人。下至開雜貨鋪賣牛乳腐的。上至男人的衣服店。（這是按着什麼東西新上市的話。）宣布春天的時髦新貨到了。下星期二日在大街的各家店鋪陳列。麻提小姐是等了許久。要等到新貨上市。要置新綢褂。我原先要替他問特林布的店鋪要樣子看。他不肯說些和平話示意。因為前次海水綠的包頭布大失所望。我很感謝我現時在這裏。不至於為大紅大黃顏色的東西迷了我的眼。

我要說說我自己了。我曾經說過。我的父親同振京司家。是老世交。我不敢說我們兩家不是疎遠的親戚。當我們恐怖搶劫的時代。麻提小姐寫過一封信。給我的父親。我疑心那封信說我怎樣的有膽。怎樣有保護他的住宅的能力。說得很過火。故此我的父親願意我在克蘭弗過冬。現在天也長了。氣候也和暖了。我父親起首催我回家。我所以耽擱不走。不過因為要從無可希

望之中。還希望可以從普勒小姐弗拉斯夫人口中探聽出多少可靠消息。試試看同變把戲的女人所說的那位阿伽振京司。同比得。究竟是不是同一個人。同他或隱或現的情節。符合不符。

### 第十三回 倒閉

剛好約翰申要陳列新貨的那星期二。上半天。送信的女郵差。送了兩封信來。我說的是女郵差。其實是郵差的女人。這個郵差。是個跛腳的鞋匠。人是乾淨老實。本地的人都很看得起他。但是他不是遇着非常的日子。例如聖誕日。或復活日之上星期五。是不親自送信的。平常是早上八點鐘送到。到了那些日子。是要遲到午後兩三點鐘纔送到。因為人人都喜歡這個郵差安瑪。遇着佳節。總要歡迎他。請他吃喝的。他常常的說道。我吃得很飽了。有三四家人家非要他同享受早飯。是不答應的。等到吃完了末後一頓早飯。走到別的人家。是剛好正要吃中飯。但是無論有多少好吃好喝的東西引誘他。向來是未醉過。一樣的多禮。一樣的是滿臉笑容。振京司小姐常說道。安瑪那樣能耐煩。是很可學的。假使不是安瑪。有許多人心裏只管也是能耐煩。卻深藏

振京不獨迂小  
振不場還小  
席有不脾  
氣很有小  
提小小姐  
受小小姐  
寫郵妹對  
待不同兩  
自性不情一  
同可見不一

在內。不會發露的。振京司小姐的耐煩。真是深藏不露的。他是常時盼望有信送來。常常敲桌子。等到女郵差來過。或是走過。纔罷手。每逢聖誕或是復活節。從吃早飯的時候起。敲桌子。敲到開教堂的時候。從開教堂的時候。敲到午後兩點鐘。除非是爐火不旺。那纔不敲桌子去通爐子。把火弄旺了。那時候一定是要把火爐條打下來的。還要反怪麻提小姐。罵他一頓。但對於安瑪。是一定歡迎。請吃中飯的。振京司小姐站得直直的像一個高大騎兵。問他的兒女怎麼樣。作什麼事。上什麼學校。若聽說又快添孩子。就斥責他。卻是一樣的送他的孩子們一個先令同手糕。另外一個大銀錢給他夫婦。麻提小姐對於郵件。一半也比不上他姊姊看得怎麼要緊。但是對於歡迎安瑪。同給他東西。是看得很着重的。不過給錢給東西的時候。麻提小姐覺得有點羞怯。他的姊姊卻不然。以爲是個絕妙機會。教訓他們一番。使同胞們受益。麻提小姐是偷偷的把錢湊成一堆。送他手裏。好像是有點不好意思。振京司小姐卻不然。是一個一個的給。嘴裏說明。這是給你的。這是給振耐的。這是給某人的。請郵差吃東西的時候。麻提小姐是要把瑪搗喊出廚房的。我曉得有一次。郵差很快的把吃的東西。裝在一條藍色手巾裏。麻提小姐當作不見。振京

司小姐若是看見郵差不把碟子上堆的許多東西吃光了。是要斥責他的。郵差吃一口。小姐總要勸誡他一番。

我說了許多話。離題離得太遠了。我要回過頭來說。這星期二早上擺在早飯桌上的兩封信。一封是我父親給我的信。麻提小姐的那封。是刻板的。我父親的信。不過是男人寫的信。我的意思是要說那封信毫無興趣。說的不過是他身體好。近來下了許多雨。市面很凝滯。外面有許多不好的謠言。他還問我曉得不曉得。麻提小姐手上。還有省銀行的股票沒有。因為聽外間有些不好的風聲。我父親信裏還說道。我常常的預料到總有這樣的一天。好幾年前。振京司小姐一定要買這種股票。我曾經把我的預料的話。告訴過他。這位小姐是極聰明的。惟有這件事。是辦錯了。（我曉得振京司小姐向來很聽我父親的話。惟有這一次卻不聽。）信裏還吩咐我。萬一那銀行果然倒了。我若是還有可以幫他的地方。不必離開麻提小姐。

麻提小姐說道。你的信是誰給你的。我的信說的是很客氣的話。是一位威理申簽字的。說的是二十一日星期四。省銀行股東。在特林布開緊要會議。請我到會的話。他們居然還記得我。總

生意人實  
求是信  
事求是  
過如此

算是他們很留心。

我雖不懂得作生意。我恐怕是我父親信裏的話。是證實了。我很不願意聽這個緊要會議。但是我曉得。惡消息是來得很快的。我恐怖的意思。姑且不告訴他。只好對他說。我父親身體康健。同他問好。他還是翻信。一面稱讚。說道。我還記得他們從前也給過狄波拉這樣的一封信。這卻不足為奇。因為狄波拉的頭腦是很清楚的。我恐怕我到會。也不能幫他們。若是談到帳目。我恐怕我自己是礙手礙腳的。因為我心裏是不能算帳的。我曉得狄波拉還想去。居然因為這件事。定製一頂新帽子。但是快到開會的時候。他受了涼。他們很客氣的。把會議所辦的事告訴他。我想看。大約是選總理。你試想看。他們是不是要我幫忙選總理呢。我一定是選你父親。

我答道。我父親並無那銀行的股票。麻提小姐說道。我記得了。你父親是沒得那銀行的股票。我似乎還記得。你父親很反對狄波拉買那股票。但是他很是個會做生意的女人。向來都是自己拿主意的。你看這些年來。派的利息都是八厘。我對於這件事。不過算是只曉得一半。我聽了心裏很不安。我想只好改談別的話。我就問。我們幾時去看時髦新貨。他答道。按着俗例。不是過

這一股寫  
麻提小姐  
太不懂世  
故

原來這位  
小姐能  
裝模作樣

振京司小  
姐可謂小  
道之極

了十二點鐘。是不好去的。但是到了那時候。人人都在那裏。許多人都看住我們挑衣服。挑花邊。挑帽子。不甚雅觀。在這個當口。太過留心衣服。確是不雅觀。狄波拉有本事。見着最新最時髦的東西。能够露出來都是已經見過的神氣。這是他從阿里貴夫人學的。他在倫敦。什麼時髦新東西都見過。故此我以為不如吃過早飯。就先溜進去看。因為我要買半磅茶葉。我們就可以順便從從容容的看新貨。看看我的新綢褂應該怎麼作。過了十二點鐘。我們心裏就沒得事。不必念着衣服了。

我們於是起首談他的新褂子。我纔曉得這是第一次他自己挑選要緊的衣著。因為振京司小姐。向來比他剛決。都是替他挑選。他喜歡不喜歡。是不管的。我想到這樣剛決的人。就能夠叫他人衣服從他們。覺得很驚異。麻提小姐預料看見那些新式細膩光滑衣服。摺疊得一層一層的。覺得歡喜。好像他預備買東西的五個金鎊。就可以把店鋪裏陳列的東西。全數都買來那樣的歡喜。（我記起我有一次帶了一個三便士的小銀錢。要買小孩子的要貨。足足費了兩點鐘的時候。纔能挑選一樣東西。）我很喜歡預先的去。讓麻提小姐從容不迫的。享受見了許多

新奇東西不曉得挑選那一樣是好的樂境。

我們商量的結果是。倘若有海水綠顏色的。就作海水綠顏色的衣服。倘若並無海水綠顏色的。他的意思是要玉蜀黍顏色的。我的意思以爲是銀白色的好。我們在路就計算。要買多少纔够一件衣料。一直談到那店門口。我們是買茶葉。挑衣料。再登螺旋鐵樓梯。一直上到房頂。現在房頂是改作陳列室。

約翰申店裏的少年夥計。臉上都是笑容可掬的。披了新頸巾。在櫃檯後。非常之活潑。他們立刻就請我們登樓。我們抱定先辦事。後享福的宗旨。我們先買茶葉。這時候麻提小姐。不隄防露出心不在茶葉的情形來。他向來有一種脾氣。若是他吃綠茶的時候。有人告訴他吃的是綠茶。他以為是應該睡不着的。就睡在床上。半夜睡不着。（我卻曉得他若是吃了綠茶。不知道是綠茶。晚上卻還是睡得好好的。）故此他家裏就禁用綠茶。今天到店裏。他卻偏偏的要買那有害的綠茶。總因爲心裏還以為是買衣料。不是買茶葉。但是隨後追憶起來。還是買紅茶。隨即看衣料。這時候店裏來了許多人。因爲當天是市期。附近的種田人。鄉下人都來了。舉手順頭髮。垂低



寫鄉下人  
入大店買  
東西形容  
得妙

又略點  
爾弗女人  
們不肯認  
窮全此類  
多種筆法

了。悄悄的看東西。一面看見身在這斑麻利峭皮的夥計叢中。同光怪陸離的額巾印花衣料堆裏。覺得有點不配。一面又要把所看見的各種異常華麗的新貨物。看得清楚。好回家報告女主人。或是家裏的女眷們。有一個面貌老實的男人。居然大着膽。走到櫃檯前我們所站的地方。要看額巾。別的鄉下人。多的是在雜貨堆裏。站在我們身邊的人。大約有好意對待他的女人或女兒。卻並不畏怯。我就問自己。到底是麻提小姐。抑或是這個鄉下人。就攔夥計們的時候多。這個鄉下人看見夥計們拿出來看的圍額。一個比一個好看。麻提小姐看見衣料。也是一種賽過一種。一面微笑。一面歎氣。這一種顏色比那一種顏色鮮豔。那些衣料堆在那裏。襯托出來。就是虹霓的五彩來比。也見減色。

麻提小姐遲疑的說道。我無論挑好了一個顏色。又覺得別的颜色比我所挑的好看。你看看這大紅衣料。有多麼可愛。作冬衣是很暖的。但是春天快到了。隨即沉低聲音說道。我很想每季都有每季的衣服。我們克爾弗的人。心裏一想到心裏所喜歡。而力量辦不到的東西。都是要低聲說這種話的。他於是聲音大些。高興些。接着說道。假使我製了許多衣服。也是很費事的照料。

徽省銀行  
倒閉後  
很曲折

我看還是只買一樣罷。你看看。到底是那一樣好。

這時候他是在那裏依依不捨的。摩索一匹紫色帶黃點子的。我卻拖出一匹紫蘇綠的。一同那些鮮豔顏色相比。自然是暗淡無光的。不過卻是一種老老實實的好衣料。這時候我們的精。卻用在身旁。那個鄉下人所挑的東西上。他挑了一個圍頸。大約值三十個先令。臉上是非常之歡喜。預料這件東西。一定能博得家裏的摩裏或振耐的喜歡。見了。一定是驚喜。他從褲子口袋。掏出一個皮摺。拿出一張五鎊鈔票。給圍頸同所買的雜貨價錢。（已經從雜貨櫃檯。拿到這衣料櫃檯。）正在這個時候。他令我們注意。店裏的夥計。細細的看那張鈔票。很在那裏遲疑迷惑。

那夥計說道。省銀行的鈔票。我們今早纔得信不要收用省銀行的鈔票。我卻不敢說實在。先生。我要去問問約翰申掌櫃。我恐怕我對不起你。請你付現錢。或是付別家的鈔票。

我向來未見過同他那樣的登時臉上變了顏色。糊塗慌亂。不知怎樣是好。看見他臉色變得那樣快。真是可憐。

那鄉下人重重的一拳頭。敲櫃檯。說道。你說的什麼話。你以為現錢同鈔票。都是在路上拾來的麼。

麻提小姐因為這個鄉下人。把自己要買衣料的事忘記了。我想他是並未把出鈔票的銀行名字聽清楚了。我這時候很膽怯。很着急的。不願意他聽清楚。我剛纔簡直的是說那紫色帶黃點子的衣料。是要不得的。我這時候。卻起首讚美這疋衣料。但是毫無用處。

麻提小姐問道。是什麼銀行。我問的是那張鈔票是什麼銀行的。店裏的夥計答道。是省銀行的。隨即要把鈔票交還鄉下人。麻提小姐接過來。說道。讓我看。掌櫃的約翰申對鄉下人說道。對你不起。我得了消息。說省銀行的鈔票。變成廢紙了。麻提小姐低聲對我說過。我不懂。省銀行不是我們那家銀行麼。我說道。是的。我這個紫色綢子。同你的新帽子的條帶。配得剛好。我把綢子拿起來。向着光。心裏很想那個鄉下人。趕快走。立刻想起來。既然那家銀行的鈔票都不能通用。情形是很不好的了。這樣看來。是否應該還讓麻提花許多錢買綢子。這時候麻提小姐臉上露出一種和平莊重的樣子。是容易看不見的。這種神色。卻是很可愛的。他把手放在我的手。

說道。我們暫且不管綢子。回頭對夥計說道。我不懂得你說的話。我要問你。那張鈔票是不是假的。夥計答道。瑪當。不是假鈔票。鈔票卻是真的。不過是一家合股的銀行發行的。外面有倒閉的消息。瑪當。約翰申不過是要顧他的責任。我很相信多卜申（鄉下人名 注）也曉得。

但是多卜申這時候。不能有笑臉對答夥計的話。只管用手指轉那張鈔票。一面很憂愁的看那一包圍額巾。

說道。我費盡多少辛苦。流了多少汗。纔賺得幾個錢。我未免很吃了大虧了。但是也沒得法。夥計。你只好把圍額巾收起來。理西（女人名 注）只好不披圍額巾了。暫時只好多穿幾天大衣。那一包無花果是給孩子們的。我曾經答應過他們的。我只好還是買。至於烟同別的東西……麻提小姐說道。我拿五個金鎊現錢。換你的鈔票。我看是其中有了大錯誤。因為我是那間銀行的股東。假使是銀行出了差。他們一定要告訴我的。

那夥計附耳對麻提小姐說了一兩個字。麻提小姐看看他。臉上還是不相信的樣子。說道。也許是的。但是我不敢說我懂得做生意的情形。我只曉得若是銀行倒了。老實人用我

們的鈔票不能當錢用……他忽然覺得有四個人在那裏聽得他說這一句很長的話。他就說道。我不能把我的意思說清楚。不過我卻願意拿現金換這張鈔票。回頭對鄉下人說道。你換了現金。就可以把圍頸巾買給你的女人。於是接着對我說道。不過阻我幾天穿新褂子。再過幾天那銀行的事。就可以結束清楚了。

我說道。倘若結束下來是大虧折。麻提小姐答道。在我一方面。也應盡我的信實。把現錢給這個好人。我心裏是很明白的。但是我說話不如他人說得透關。多卜申先生。你要把鈔票交給我。你只管拿我的現金買你的東西。

那個種田的鄉下人。看住麻提小姐。嘴裏很笨。說不出感謝的話來。他一面摸索鈔票。有一兩分鐘。不開口。

隨後說道。倘若這鈔票是取不出錢來的話。我不應該不自己擔負吃虧。反叫別人吃虧。不過一個有妻子的人。五鎊錢很是一筆大款子。你說是不過一兩天。十成有九這張鈔票還可以通用。夥計說道。我的朋友。這鈔票是不能再通用的了。麻提小姐很從容的說道。既是這樣。我更該

收了這張鈔票。說完。把金錢推向那個人。那個人慢慢的放下鈔票交換。小姐說道謝謝你。我且等一兩天。再買綢子。也許那時候你的新貨來得更多。我的至寶。我們上樓罷。

我們在樓上很詳細的看新式時髦衣服。彷彿是已經料子買好。要仿做的神氣。麻提小姐在這裏很細心的看新樣袖子是怎麼樣作。裙邊是怎麼樣布置的。我看不出剛纔在樓下的事。有絲毫敗他的興。有一兩次他同我還互相慶慰的說。我們可以私下從容先看。不雜在許多人隊裏。但是我卻曉得。除了我們兩個人之外。還有一個人。在衣裳堆裏鑽出鑽進的。也在那裏。我使點巧。挪動我的身子。就臉對臉的碰見普勒小姐。他也是穿的是早衣。（不過加上面紗。蓋住嘴。令人看不見他嘴裏無牙。）他也是來看新式樣的。但是他匆匆的走了。說是因為頭痛。不想多說話。

我們從店裏走出來的時候。掌櫃約翰申在那裏候着。他聽見小姐拿現錢換鈔票的事。把銀行實在倒閉的情形。告訴麻提小姐。他丟了錢。原是一番好意。可惜有點不見機。不識分寸。掌櫃的還說道。你的股票是一錢不值。那銀行倒的債太多。十成還不了半成。我只好說我盼望這

種消息言過其實。麻提小姐聽了。依然不大肯相信。我心裏卻歡喜。不過克爾弗所有同麻提小姐一樣階級的夫人小姐們。講究身分。絕不肯在店鋪裏。或對於下等階級的人。稍微流露出有一點驚奇迷惑的神氣。我不曉得麻提小姐這時候那種鎮靜。是出乎自然。抑或是勉強裝出來的。我們走回家的時候。一路都不說話。我看見麻提小姐那樣決絕的拿現金同人換那無用的鈔票。我覺得難過。我不怕慚愧的說。他的衣服很舊了。我心裏是很着急要他製件新衣服。大概而論。他向來是拿不定主意的。無論什麼人。都可以勸他立刻改變意思的。今天的事體。我覺得是勸他也無用。然而想到這事體的結果。我心裏很難過。

過了十二點鐘。我們不知怎麼樣。覺得是看飽了。不想再看新服式。又覺身子有點疲倦。（其實。是心裏不高興）令我們不想再出門。我們絕口不談鈔票。隨後不知怎樣。我忽然問麻提小姐道。你若是見着許多省銀行的鈔票。你以為你應該都拿出現錢來同人換麼。我一說出這句話。我立刻就後悔。恨不自己咬自己的舌頭。他擡頭看我現出滿臉的憂色。他心境已自難過。我這一問。更擾亂他的心。有一兩分鐘。他不說話。隨後他絲毫無怪責我的腔調。對我說道。我的寶

貝。我向來不覺得我的心有什麼衆人所謂的堅決力。往往對於眼前的事。我自己都決斷不了。我應該怎麼樣做。今天早上。那個可憐的鄉下人。在我身邊。我卻曉得我應該怎麼樣做。我很感謝。但是要我心裏常常的想。要想出萬一有某事發生。我應該怎樣做。我卻覺得很費力。我卻曉得。不要事前先煩心。不要只管着急。我還可以想得到。我是要看見事體發生。纔能斷定的。你是曉得的。我不是狄波拉。假使狄波拉這時候還未死。他一定能够監察住他們。不使他們鬧到這樣糟。

我們吃飯的時候。只管很高興的談些不相干的事。總覺得胃口不好。吃不下。我們回到客廳的時候。麻提小姐開了書桌的鎖。起首看帳本。我現在很後悔。我早上說的話。我就不敢過於自信。以為我可以幫助他。我隨他自己去算帳。他露出疑惑的樣子。眼睛跟着筆。上上下下的一行一行的看帳。過了一會。他把本子關起來。鎖好書桌。走過來。把椅子拉近我身邊。我坐在爐邊納悶。我偷偷的把手放在他手上。他抓住我的手。一言不發。後來他勉強作出鎮靜的聲音。說道。倘若那間銀行有什麼不妥。我每年要丟了一百四十九鎊十三先令四便士。我每年只剩下十三



到了極窮  
的時候  
替姊妹  
還想無  
怨恨之意

鎊。我很用力抓他的手。我又不曉得說什麼是好。過了一會。（這時候太黑。看不清楚他的臉。）我覺得他的手指在我拳裏異常的震動。我曉得他快要開口說話了。我聽見他嗚咽說道。我很喜歡狄波拉看不見有今日。我盼望我這種意思不是壞心眼。他是受不住落拓的。他的志氣是很高傲的。

當日原是他姊姊拿定主意。一定要買這銀行股票的。現在到了這個地步。他說姊姊。不過只是這兩句話。我們今晚點蠟燭。比往時點得遲。我們原先同坐在那裏。一味的憂愁不說話。後來有燭光照住。我們不好意思不開口。吃過茶點之後。我們作活計。初時強作高興。（後來也就自然的高興起來）還是談那件說之不盡的格命邁貴夫人定婚的怪事。麻提小姐的意思。慢慢改變過來。以為是件好事。

說道。我不能不說。男人在家裏。是討厭的。我並不是從我自己的閱歷上說這句話。因為我的父親是極乾淨的。小心擦乾淨鞋底。纔走進門。同我們女人家一樣。但是男人卻有一種知識。曉得遇着為難。應該怎樣的對付。遇着這種時候。有個人在左右。可以依靠。是件很好的事。現在格

命邁貴夫人不必拋來拋去。無家可歸。不曉得怎樣是個了局。不久就有個家。同容易相處的人如普勒小姐。弗拉斯夫人等來往。賀金士實在是一個人品相貌可以過得去的人。說到他的態度。若是有點粗俗。這也不算什麼。我曉得有幾個人。是世人以為粗俗的。卻是心地很好。很聰明。又溫柔。又誠實。

隨後他說到賀巴洛。在那裏很溫柔的出神幻想。我不好吵擾他。這些天來。我心裏很忙的在那裏想一個計劃。要想到透澈。現在出了這件銀行快要倒閉的事。我的計劃。恐怕將成又遭失敗了。當天晚上。麻提小姐上牀之後。我違反他的老規矩。把蠟燭再點着了。坐在客廳寫一封信。給愛伽振京司。這封信的措辭是兩可的。倘若愛伽振京司就是比得。他看了。一定是會關切的。倘若他是個生人。不過是一封說些平常無味事實的信。我把信寫完了的時候。教堂剛敲兩點鐘。

翌日上午。公私的報告。都說是省銀行停止支付了。麻提小姐算是毀了。

他還是要安靜的對我說話。隨後說到事實上。他一個禮拜只得五個先令過活。禁不住滴下

又是  
恨之  
無  
怨見  
其能  
忍受  
窮困  
一切  
能復  
犧牲

克爾弗

二百八

幾點淚來。

他一面擦淚。一面說道。我不是爲我自己哭。我胡思亂想。想到假使母親能夠曉得這件事。不曉得愁苦到什麼樣。他向來是爲我們的多。爲自己的少。但是世上還有許多人。一個星期得不了五個先令。我又不是個浪費的人。好在我把那塊羊肉的帳還了。把瑪搨的工錢支清了。我謝了上帝。我就不欠人家一個銅錢。可憐的瑪搨。我看他捨不得離開我們。

麻提小姐兩隻淚眼。還看着我微笑。他要我只看見他的笑臉。不看見他的眼淚。

總批 此回描寫麻提小姐忠恕廉介光明磊落用筆卻毫不費力

#### 第十四回 患難之交

麻提小姐一見自己的景況陡變。立刻就力事節省。很可以作我的好榜樣。還可以作許多人的好榜樣。當他下去把消息告訴瑪搨的時候。我偷偷的走出去。帶了我寫給愛格振京司的信。到變把戲的家裏。問住址。我告訴他的女人嚴守祕密。好在他沾染了軍營的習氣。不好說話。就

不過信封入  
一平信之  
極平常者  
事作者偏  
不肯放過  
借題寄此  
不患題中  
枯窘如書  
如此等處  
一向多不  
一批出矣

是說話也說得很短的。除非是受了大刺激。況且（有這一層我這件事可保加信的祕密）他的男人的病已經快痊愈了。盼望再過幾天。出發到別的地方演把戲。那時候他們一家三個人就可以離開克蘭弗。我還看見變把戲的在那裏看一塊紅黑色的告白牌。登明變的什麼把戲。不過還未填地名。他夫婦兩人。在那裏全副精神商議那紅色的字。應該放在什麼地方。可以最能招人注目。（可以當作宗教儀節的朱書題目）我等了一會。纔得機會。祕密的問幾句話。我還把我的意思告訴他們。該放紅色字的地方。那變把戲的卻不甚以為然。還說出許多理由。我聽了。曉得我出的主意不甚對。後來我問明了住址。是照着聲音拼的字。寫下來是很古怪的。我回家的時候。在路上把這封信放入信箱。我站在信箱前面。看看那塊木板。看看那板上。一條張開大口收信的縫。剛纔那封信。還在我的手上。現在同我相隔。雖是不過一層薄板。然而這封信。從此以後。同我分離。再也追不回來。如同我以往的日子一樣。這封信不久就在海上。受波濤衝激。也許沾漬海水。後來登陸。又不知穿過多少櫻欄森林。沾了多少熱帶地方的花木香氣。這封信一點鐘之前。不過是很平常人見慣的一張紙。不久就要出發趨程。去到過了恆河之外的異

鄉。但是我這時候不能耽擱在這裏想像。要趕快地走回家。免得麻提小姐見不着我的面。瑪榻替我開大門。我看見他哭到臉都腫了。一看見我重新又大哭起來。一手抓住我的膀子。拉我進去。用力關大門。問我麻提小姐所說的消息是否真的。問完了。瑪榻說道。我永遠不離開麻提小姐。我是一定不走的。我已經把話告訴他了。我對他說。他怎樣能够辭退我。他怎樣能够有這種的狠心。對我說這句話。假使我是他。我一定說不出口。費阿當夫人的女僕魯西已經作了七年半。爲的是爭工錢走了。我卻作不到。我說過的。我不是貪財爲錢的。麻提小姐只管不知道得一個好女僕。我卻很驕得我得着一個好女主人。

當他擦眼淚的時候。我插嘴說道。但是。瑪榻。

他帶些勸誡我的腔調。答道。請你不要對我說。但是。瑪榻的話。我說道。你聽我說個道理。瑪榻剛纔還嗚咽不成聲的。現在說得響了。說道。我不聽你說道理。道理不過是別人說的話。但我這時候要說的話。道理是很充足的。我不管道理不道理。我是要說的。我說了。是要緊緊抱住實行的。我有錢存在儲蓄銀行裏。我很有些衣服。我是打定主意。不離開麻提小姐。我是不走定了。那怕

他每天每點鐘辭退我一次。我還是不走的。瑪搨說完了。兩手撐住腰。手肘支得很開的。好像是對我說。我就是這個主意。看你有什麼辦法。我想起麻提小姐。年老體弱。不能不有這個善心可靠的人照應。我不曉得拿什麼話反駁他。隨後我說道。好呀……瑪搨攔住我說道。我謝謝你。你開口說句好呀。你若同剛纔一樣。一開口先說個但字。我就不聽你說。現在請你往下說。我說道。瑪搨。我也曉得。你若是走了。麻提小姐是非常之不便……瑪搨很得意的說道。我也是這樣的對他說。他若沒有我。他一定是永遠都是難過的。我說道。雖是這樣說。他現在進款很少。少得利害。他自己一個人過活。恐怕還不够。他怎樣能够養得活你呢。因為我覺得你是麻提小姐的好朋友。故此我告訴你這句話。但是你須曉得。他也許不願意有人在外頭說。瑪搨聽了。站不起來。抓着一把椅子。就坐下來。放聲大哭。（我們這時候是站在廚房裏。）顯見得麻提小姐對瑪搨說的話。沒說得如我那樣利害。

後來瑪搨把圍身布放下。很真摯的。看我的臉。問道。麻提小姐。是不是因為這個緣故。今天不吩咐我作甜點心。他說不大想吃甜東西。他同你只要吃羊排。我不能聽他的。你卻不要響。我要

很是不過挖  
苦話不是人  
並非使小  
苦處這人  
姐假不能  
人都不是  
摸登一個  
無成了世界

作甜點。作他喜歡吃的甜點。我自己花錢。你卻要勸他吃。有許多人心裏很憂愁的。一看見飯桌上擺了好東西。心裏就安樂了。瑪搨現在的精神。既然要用作實在的事。要製甜點。我卻很高興。因為暫時可以免得我們爭論他應否離開麻提小姐。他於是披上新圍身布。預備上街。買黃油。買雞蛋等等。家裏所有的作料。他一概不用。從自己一個裝錢舊水壺裏。掏出錢來。去買作料。

我看見麻提小姐靜坐。很有愁容。隨後勉強微笑。我們商議定。由我寫信給我的父親。請他來商量。發過信之後。我們就計劃將來。麻提小姐的意思是。只住一間單房。只留應用的幾件家具。擺設在這間單房裏。其餘的都賣丟了。給過房租之外。餘下的錢。就拿來過安靜日子。我的計劃比他的大些。不能這樣就滿意我想。一個過了中年的女人。受過五十年前的普通教育。總有可以混飯吃而不失身分的辦法。我雖想出許多辦法。後來把這一層撇開。先想想看麻提小姐有什麼可以謀生活的本事。

最先想到的。自然是教書。倘若他能够教小孩子。就可以常在小孩子隊裏。這是他最喜歡的。

我把他的才藝算一算。有一次我聽過他說。他曾在鋼絛琴。彈一個法國調。這卻是許多年前的話了。這一點曲調的影子。是早已忘記的了。他從前能够用一塊薄紙。蓋在繡花紗上。頂在窗子的玻璃。描花樣。描得很好。他繪畫的本事。不過到這樣為止。我又想到克闌弗生意人家。送他們的女兒所進的女學校。那裏頭教的是細活計。同地球。現在麻提小姐。眼睛不甚好。有許多線活裏多少條線路。恐怕他還數不清。現在克闌弗最時髦的是用羊絨織出王后的臉。我恐怕麻提小姐也辨別不清臉色的深淺。對於地球。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我不能判決他對於這一種學問的程度。但是據我看來。什麼赤道。熱帶。和那些意想創造出來的圓圈子。他當作是幻想的線。他看黃道十二宿。不過當作是妖術的餘波。

他平常自誇。最擅長的技能。是作點蠟燭的紙條。用顏色紙。剪成鳥羽樣子。他還有一樣擅長本事。是用細巧針法織襪帶。有一次他送我一對襪帶。是很費事織成的。我對他說。我很想故意的在街上。跌一條在地下。好讓過路人見了誇獎讚美。我這句小笑話。很觸犯他端莊的意思。他聽了。很着急。很恐怖。惟恐我禁不住自己。總有一天要實行。我很後悔我說這句笑話。麻提小姐



若表示親摯交情。是送襪帶。顏色鮮明的紙條。或是一副牌用絲線繞過的。這都是他最擅長的技能。我卻自問。人家肯花錢叫女兒們學這種本事嗎。從麻提小姐一方面着想。他不過用這種擅長的本事。造些零碎物件。送給最要好的朋友。他肯拿這種本事來賣錢嗎。

世上這種  
人看了不  
爲的好文  
章。最不好  
的文章。

我只好想到讀書寫信算法。他每早讀經。碰見長字。就先咳嗽。我疑心他。若是讀世系章。無論咳嗽多少聲。也讀不下去。他寫信是寫得很好的。不過拼音是辦不來的。他以為拼音越離奇。越費他的事。是越恭維收信人。他給我的信拼音是很不錯的。但是他寫給我父親的信。簡直的是打燈謎。

麻提小姐簡直的是無可教克爾弗的孩子們。除非他們學他。模仿他的忍耐。謙退。和平。知足。我想來想去。想到吃飯的時候。看見哭腫臉的。瑪搨來請我。

麻提小姐向來有些小癖性。瑪搨以為這種怪脾氣。是不必理會的。以為是小孩子脾氣。五十八歲的老小姐。應該戒丟的。今天卻不然。樣樣事體。都體貼到無微不至。麻提小姐跟他母親學來的切麵包。是要切出一定式樣的。瑪搨今天是照足這個式樣切。迎合小姐的心事。拉籬子也

此回寫主  
僕情誼  
動之令人感

誠有此事  
無論什麼  
雜看的人  
當西都裝  
品作飾

是有一定的。要遮掩住隔壁人家馬號的牆。卻要露出一方可以全看見白楊初發的嫩葉。瑪搨對麻提小姐說話。用的是專對孩子們說話的腔調。我向未聽見過他對大人用過。

我忘記了把甜點的事告訴麻提小姐。今天是胃口不好。吃不了多少東西。我恐怕他辜負了這甜點。我於是當瑪搨捧肉出去的當口。把這件祕密告訴他。麻提小姐聽了。滿眼是淚。說不出話來。達不出驚奇或歡喜的意思。瑪搨高高的把甜點心捧進來。這塊點心是用模子作出來的蹲獅形。瑪搨臉上得意之色。光彩四射。把點心擺在麻提小姐面前。說道。哪。麻提小姐要說謝謝他的話。卻說不出來。只好同瑪搨很親熱的拉手。反令瑪搨大哭。我見了。也禁不住感動。瑪搨趕快跑出去。麻提小姐清了好幾次喉嚨。纔能說出話來。隨後說道。我的寶貝呀。我很想把這個甜點心。裝在玻璃罩裏。我想到這隻蹲獅。用葡萄乾作的眼睛。高高的擺在爐檯上。當個紀念品。動了我的狂性。就大笑起來。麻提小姐覺得詫異。

說道。寶貝。我的確見過裝在玻璃罩裏的東西。比這個甜點心難看得多。

我也常看見過。於是我鎮靜下來。（這時候我又幾乎禁不住哭。）我們就動手吃點心。那點

心果然是作得極好。我們滿腔的過意不出。好像吃一塊。堵住一次喉嚨。

這個下半年。我們心思太煩。說話很少。安安靜靜的就過了。等到送茶壺進來。我忽然得了一個新主意。爲什麼麻提小姐不能賣茶葉呢。那時候東印度公司還存在。爲什麼他不能當公司的代理呢。我看不出有什麼害。我曉得有許多利。但是要麻提小姐看破作生意是降格失身分。茶葉既無油膩。又不黏手。這兩樣是麻提小姐受不來的。這件事又用不着大玻璃窗。陳列貨物。掛一個很雅的招牌。寫明奉准賣茶葉。是要的。但是我看這個招牌。可以掛在人所不見的地方。況且茶葉又不重。不至於太勞動他的弱體。我這個計劃。很不錯。不過內裏買貨賣貨。卻有爲難。當下麻提小姐問我的話。我心裏正在盤算。無心好好的對答他。這時候聽見樓梯有很重的腳步響。聽見門外有人附耳低聲說話。開了門又關上。卻看不見人。過了一會。瑪搨進來。拖一個又高又大的少年進來。這個少年很羞怯。滿臉通紅。不知怎樣是好。只管不停手的捋順頭髮。瑪搨介紹他說道。不過是遮唔賀安。瑪搨是氣喘喘的。我想這個少年不敢進來。瑪搨很費些力。纔把他拖進來麻提小姐的客廳。

想到麻提小姐活潑天真異想天開好幾段妙文  
招牌既掛不要雅又要掛在人所不  
見的地點方  
可見的降格  
是見不格  
此易不格  
入神插寫

瑪搗是個  
義僕。是  
提小姐設  
法可謂體  
貼入微。

瑪搗說道。瑪當。他立刻就要我嫁他。我們一有了家。就要招一位住客。在我們家裏住。只要一位安靜住客。我們的家用。就可以出入相抵。我們要租一所舒服房子。麻提小姐。我要對你說一句大膽的話。你肯不肯作我們的住客。同我們同住。遮唔同我都想你同我們住。這時候他掉過臉來。對着遮唔說道。你這個大傻子。你爲什麼不幫我說話。但是他只不響。他心裏是很要你住在我們家裏。——你說是不是。——不過他見了貴人。糊塗了。說不出話。

遮唔開口說道。不是的。因爲是你突如其來的要結婚。我想不到要怎樣快。事體來得太快。把我弄糊塗了。於是對麻提小姐說道。瑪當。我並不反對這件事。不過瑪搗想到就要辦到。瑪當。結婚就把人釘住了。據我看來。其實辦過了。也沒得什麼。

瑪搗這時候拉他的袖子。拿手肘碰他。作出許多手勢。要阻止他說話。隨後對麻提小姐說道。瑪當。你不要理他。過一會子。他就要變過來的。不過昨天晚上。他哀求我。說了又說。因爲我告訴他。再過好些年再談罷。他現在是喜出望外。把他嚇退了。遮唔。你曉得的。你的意思是同我一樣。要一個人同我們住。說到這裏。又拿手肘去推他。遮唔說道。若是麻提小姐願意住在我們家裏。

是很好的了。不然。我是不願意家裏住個生人。騷擾我們。我看見瑪搨聽見遮晤不會說話。很生氣。於是說了許多話。表明他們怎樣的很願意有人同住。若得麻提小姐來住。他們就可以過很順適的日子。他們怎樣的感謝他的感情。

麻提小姐見了這兩個。人。很迷惑了。瑪搨忽然決意要結婚。又請他同住。很令他糊塗。想不出主意。隨後麻提小姐說道。

瑪搨。結婚是一件極重大的事。遮晤說道。瑪當。的確是件重大的事。並不是我反對瑪搨。瑪搨很着急。滿臉通紅。急到幾乎要哭。說道。你時時刻刻的吵我。不給我一點的安靜。問我幾時結婚。現在見了女主人。說出這種話。叫我害羞。

遮晤也急了。要拉瑪搨的手。又抓不住。說道。瑪搨。你不要這樣。你不要這樣。我不過是要你給我點時候想了。隨即看見瑪搨很傷心。出乎他意料之外。於是提起精神。露出光明莊重的神氣。這是他剛纔所萬作不到的。掉過臉來。對麻提小姐說道。瑪當。我盼望你曉得。凡是很慈愛的對待瑪搨的人。我不能不尊敬的。我常常他。將來有一天。是我的愛妻。他常對我說。你是最慈愛的。

其要人都是  
個個都要急  
於提小結婚  
的處不姐能  
入耳

人。我說句老實話。我是不願意平常住客。同我們住。若是小姐你肯賞臉。同我們住。又當別論。我很曉得的。瑪搨一定竭他的能力。使你在我們家裏過安樂日子。我是竭力的能躲開就躲開。不騷擾你。我這種粗笨的人。只能盡我的一番好意。作到這樣。

麻提小姐這時候忙的脫眼鏡。擦眼鏡。又戴上。只對他說一句話。說道。請你不要專爲我。忙的要結婚。結婚是件重大的事。我聽了他們的計劃。覺得於麻提小姐很有益。不願錯過了機會。我就插嘴說道。瑪搨。麻提達小姐要把你這計劃斟酌斟酌。我很曉得我同麻提達小姐永遠忘不了你同遮晤這番厚意。

遮晤接着說道。瑪當。是的。我曉得我全是爲好。不過我因爲突如其來的。立刻就要結婚。我覺得很忙亂。說話也說不清楚。我曉得我是很願意。不過要展寬時候。習慣好了。瑪搨。既是這樣。哭什麼呢。我要走近些。何必就要打我呢。

末後這句話。是低聲說的。瑪搨聽了。立刻跳出房門。遮晤追他。安慰他。這時候麻提小姐坐下來。大哭。說是聽見瑪搨這樣的趕快要出嫁。受了一驚。又說道。倘若瑪搨專爲我。趕快提前的結

婚。我永遠不能饒恕我自己。

我個人的意見。我更可憐的是遮暗。我同麻提小姐說了許多。男女結婚的危險。有時只好是碰運氣的話。很少說到同住的事。但是我們兩人。都很感謝這兩個人的一番好意。

翌日早上。我得了普勒小姐一封信。包裹得很離奇。封面上打了許多印。明明是一件極秘密的信。我拆開幾層紙。纔能打開那封信。我一讀。簡直的幾乎不懂得什麼意思。因為信裏的話既繁複重疊。語意含糊。我看出是要我午前十一點鐘到普勒小姐家裏。十一點鐘幾個字。既寫的是碼子。又添寫本字。午前兩個字。底下畫兩道線。好像是恐怕我弄錯了晚上十一點鐘。人人都匯了覺的時候。去找他。信後未署名。不過倒寫兩個字母。但是瑪揚遞信給我。說明普勒小姐同我請安。自然是用不着異人纔曉得誰送來的。若是寫信人是不肯露真名姓。自然是應該由瑪揚當無人時候交給我。

我就去找普勒小姐。開門的是理西。是星期日的打扮。好像是今日非星期日。有什麼大事臨門。樓上的客廳的布置。也像是有什麼大事。桌上鋪了綠桌布。擺好了紙筆墨。食物架上擺着新

裝瓶的甜黃酒。薄餅乾。普勒小姐打扮得很莊嚴。預備招待來賓。那時候不過是七點鐘。在座的有弗拉斯夫人。很傷心的悄悄的哭。見我來了。哭得更悲傷。我們彼此見面寒暄。都是滿面愁容。卻是莫名其妙。寒暄還未完。又聽見敲門聲。費阿當夫人進來。是很着急走來的。走到滿面通紅。大約所請的客。不過只是這幾個人。現在都到齊了。普勒小姐忙的攪火爐開門。關門。咳嗽。醒鼻子。顯是要開會了。把我們都安排好坐下。把我放在他對面。他先說。相傳麻提小姐的財產都丟光了。恐怕這消息是確的。問我確不確。

我只好說是確的。我向來未見過。他們三位。聽了這句話。臉上都是很摯誠的憂愁。弗拉斯夫人說道。我願這時候查美遜夫人也在這裏。我看見費阿當夫人的臉。卻不甚以爲然。普勒小姐說道。(帶點不甚願意的腔調)就是無查美遜夫人在座。我們克蘭弗的夫人小姐們在我家客廳。也可以商量辦事。我曉得。我們在座的人。不能說是富厚。然而都能過溫飽安樂日子。也還能够打扮得整齊秀雅。想出風頭。也可以做得到。不過是不肯作這種俗態。(說到這裏。他看着手上藏着的小紙塊。我猜他要把說的要緊話寫在紙上。)



普勒小姐  
雖勢利心  
卻慈愛亦  
能體恤

他接着對我說道。士米小姐。（在座的人都曉得我叫瑪理。不過這次是大典。故此改稱呼。）我會私下裏談過……我昨天特爲這件事。同這幾位談過。談的就是我們的朋友不幸的事。我們都一致的議決。我們只要有餘裕。我們很願意誠心願意……瑪理……（說到這裏。有點嗚咽不能成聲。要擦擦眼鏡。纔能往下說。）我們誠心願意幫助麻提達振京司小姐。但是我們文雅高尚女人們的心。是很靈醒。好獨立。不好依賴的。對於這一層。我們不能不體念到。（他這時候又看看紙塊。）我們願意各盡餘力。要很祕密的暗中幫助他。不要他曉得。以免令他心裏難過。我們今日請你來的目的。是因爲曉得你的父親是麻提小姐的財政顧問。我們以爲同他商量。你可以想出法子。把我們各人的捐款。變作好像是振京司小姐應得的錢。你的父親曉得他的財產情形。可以作這個交錢的人。

普勒小姐演說完了。四圍一望。請在座的人表示同意。

又說道。諸位。我已經把諸位的意思說清楚了。是不是這樣。士米小姐一面斟酌答覆的話。我請諸位用些點心。

他們這番好意。我是滿心都是感謝。說不出許多答覆的話。我嘴裏只喃喃說幾句話。說道。我把普勒小姐所說的話。告訴我父親。倘若能够辦得到。幫助麻提小姐……說到這裏。我簡直的說不出。放聲大哭。吃了一鍾酒。纔止住眼淚。我這兩三日以來。時時刻刻都幾乎禁不住痛哭。現在是幾乎收不住淚。在場的人也同聲大哭。普勒小姐至少說過一百次。當着人哭是個弱點。表示一點節制力也沒有。這時候他也哭了。他收了眼淚的時候。有點生氣。怪我。說是我起頭引動衆人哭的。還有一層。他既演說一番。怪我不演說答覆。假使我先曉得他說的什麼。我就可以先把我的意思。記在紙塊上。我原可以演說答覆他。我既是事前並無預備。我們收了眼淚之後。是弗拉斯夫人答覆。

說道。現時在座的。都是熟朋友。我不妨說。我是……不是的……我並不算是窮。但是我又不算作是富。但是專爲麻提小姐起見。我很願意我是富。我把我能捐助的數目。寫在紙上。封好了。我的寶貝瑪理。我的數目。不過爾爾。我很願能够多捐。

我這時候纔明白。爲什麼預備好了紙筆墨。在場的。每位把每年捐助的數目。寫好。簽了字。祕

密的封起來。倘若我父親以這個計畫爲然的。就讓他拆封。卻要嚴守祕密。不然的話。把原信交回原主。

商妥之後。我站起來要走。但是每位好像都要同我密議。普勒小姐先把我關在客廳。解說明白給我聽。爲什麼緣故。當查美遜夫人不在這裏。他要首先發起這件事。同時又告訴我。他得了很靠得住的消息。查美遜夫人就要回來。對於他的妯娌很生氣。要闕他走。他當下午就動身回愛丁堡。這段新聞。自然是不便當費阿當夫人面前宣布。況且普勒小姐以爲格倫邁貴夫人同賀金士訂婚。抵抗不住查美遜夫人的盛怒。後來普勒小姐很專誠的問候麻提小姐的身體。我們就分手。

我下樓。看見菲拉斯夫人在飯廳外的過道等我。把我拉進去。關了門。他試了幾次。要同我商量事。總說不到題。我起首絕望。以爲他永遠說不明白的了。後來卻痛痛快快的說出來。可憐這位老太太。渾身發抖。彷彿是祕密大罪案。一旦破了。這位老太太告訴我說道。我所靠過活的錢。是少而又少。我告訴你這句話。因爲我很怕你們怪我。說我同麻提小姐那樣要好。爲什麼只捐

費阿當夫  
人未嘗過  
於自鳴得

助那一點。我所捐助的。雖然不多。然而是我過活的款項二十分之一。所有日用火食同用一個小女僕的工食。都靠這一點。撐貴族門面。我曉得的。全年進款若不到一百鎊。捐助了二十分之一。是要很小心節省。很犧牲的。世界上有許多人。以為這不過是小數目。但是有些窮人看起來就是很大的數目。菲拉斯夫人一連說了好幾次。但願自己富。不是爲的是自己。專爲的是可以幫助麻提小姐。使他可以過舒服日子。

我說了許久安慰他的話。纔走出來。一出大門。費阿當夫人在門外等我。他又把他的心事告訴我。卻完全同菲拉斯夫人的話相反。他說道。我有力量。也很願多捐助些。我卻不敢。我若是大膽照着我的意思多捐。我永遠不敢再見麻提小姐的面。我當初不過是個鄉下女人。拿雞蛋黃油等等東西。來市上賣。那時候我很豔羨麻提小姐是個闊小姐。因爲我的父親雖然是很過得去。卻要我學母親的榜樣。要我每逢星期六。都要到克蘭弗照應賣東西。打聽價錢。那一樣不要照應。我還記得有一天。我在某巷。碰見麻提小姐。他在大路旁邊的墳高好些的便路上走。有一位上等男人。騎馬陪着他。同他說話。他採了些小黃花。又揉碎了。擗在地下。兩眼看着花。在那裏

哭。他走過之後。轉過來。追我。很慈愛的問候我的母親。我的母親病倒在牀死了。我放聲大哭。他拉住我的手。安慰我。那時候那個男人等他。我曉得他那時候心裏很悲傷。我那时候想。一位總牧師的小姐。同阿里貴族家裏來往的。對我說這樣親愛的話。我覺得是很有面子。自從那一次起。一直到如今。我都是愛他的。也許是我不應該作的。但是倘若你能夠想出一個善法來。可以使我多捐助而不令人知道。我是很感謝你的。我的兄弟也願意同他治病。藥費醫費都不要。我曉得他同貴夫人（我從前真是夢想不到我有一天會同貴夫人作妯娌）一定都願意幫助。我們都願意幫助。

我答他。我是很相信他們樂於幫助的。我什麼都答應他。好脫身趕快回去見麻提小姐。我出來已經有兩點鐘。我說不出爲的什麼事。恐怕他心裏要記掛我。我回去。看見他在那裏不知作了多少零碎事。預備搬家。他就不覺得我出去了許久。他在那裏忙的要節省。心裏可以放寬些。他對我說道。我一停下來。想到那個鄉下人的五鎊鈔票的事。我覺得我自己很無信實。這不過是件小事。尚且使我心裏很不安。若想到銀行的董事經理們。他們更曉得親切。這一倒。不知害

雖是不識  
人情但是  
的話都是  
的推己及  
仁者之言  
也

了。多少人。心裏自然是比我更難過。他以為人人都同他一樣的慈善。還要同那些銀行董事經理們表同情。我聽了。幾乎生氣。（他以為董事們辦理不善。使銀行倒閉。對人不起。覺得受不住的難過。）在他的意思看去。以為貧窮易捱。對人不起難過。據我的私見看來。我不信董事們與他同意。

他把所有收藏多年的東西。都翻出來。看看可以值多少錢。好在都是不甚值錢的東西。不然的話。我不懂他為怎麼肯把他母親結婚的戒指。他父親的一個奇形怪狀很難看的別針。（別在內衣上更難看）都想變賣。我們估估價值。分別擺好。等我父親明天來看。

我不必勞動讀者。細說我們所作的事。因為我當時並不曉得我們幹的什麼。況且又都記不得了。我父親對我們讀帳目。計畫。報告。文件。我們是一句也不懂。不過坐在那裏耳朵只管聽。嘴裏只管答應我的父親。原是個頭腦很清楚。很有決斷。頭等的能辦事人。若是我們略問一句。或是略請他解說。他就要說道。這是清楚極了。你為什麼反對。他的計畫。我們既不懂。自然是無從反對。我們的確是並不反對。隨後麻提小姐。只要聽見他說完了一句。也不問是不是要他置可

否。他一味的心神不定的答道。是的。確是這樣。有一次麻提小姐改變一個字去答他。聲音抖抖的答一聲道。決計如此。我也附和一聲。我父親掉過臉來。問我。說道。有什麼議決的。一直到如今。我的確不曉得決定些什麼。但是我要說句公道話。我父親自己的景況。也很不好。正是很着急的時候。自顧不暇。現在特爲撇開自己事的。從特林布走來幫麻提小姐的。

這時候麻提小姐。一心要預備點好酒食。款待我父親。一面因爲光景不好。不應該多花錢。不知怎樣是好。走出去吩咐預備飯食。我趁這個機會。把昨日克蘭弗夫人小姐們在普勒小姐家裏會議的情形。告訴我父親。他一面聽我說。一面在自己眼前刷手。隨後我又告訴他。瑪揚要麻提小姐寄住在他家裏的話。他聽了。離開我。走到窗子前。用手指如同敲鼓的敲玻璃窗。忽然掉轉身子。對我說道。瑪理。你看一個人一生作個良善人。四面八方都有好朋友。假使我個牧師。我能够在教堂。把這件事。當作個好題目。勸人作好人。可惜我不是個牧師。湊不出許多話來說。我曉得你知道我的意思。吃過飯之後。我同你兩個人出去散步。再細談這些計畫。

這時候送進中飯來。是一塊烹調得很有味的羊排。還有一點炸肉片。這塊肉片。吃得乾淨。一

點也不剩。瑪搗看見了，非常之得意。我父親於是很率直的，對麻提小姐說：要同我一個人散步，看看各處舊地方。隨後我就可以告訴他我們的計畫。我們正要出門，麻提小姐把我喊回來，告訴我說道：寶貝，你須記得，現在只剩了我一個人……我的意思是我所作的事，不能損及他人。無論什麼正當無欺的計畫，我都可以照辦。若是狄波拉曉得情景，他也不能十分計較到我降格屈尊。因為他是曉得一切情形的。你只要告訴我，我能作到什麼地步。盡我的力量還債。

我同他接吻，就跑去陪我父親。我們商決的結果是：只要瑪搗和遮唔都願意的話，就讓他們趕快結婚。不必多耽擱。就住在麻提小姐所住的房子。克蘭弗夫人小姐們每年的捐款，差不多够給房租。其餘的房租，同麻提小姐日用所需，任憑瑪搗計算。應該多少，就同麻提小姐要。對於變賣家具等件一層，起初我父親有點遲疑。說道：總牧師的舊家具，向來無論怎樣小心保全，也值不了多少錢。這一點拿去攤還省銀行所欠的債，不過是大海中一滴的水。但是我告訴他，麻提小姐的意思，是要盡了自己的能力還債。纔可以問心無愧。我父親聽了這番話，也就主張變賣了。未提這件事之前，我把那五鎊鈔票的事，告訴父親。他很怪我為什麼讓麻提小姐作這



種事。後來他聽了麻提小姐問心無愧的意思。他也就不怪我了。我隨後又把我提議勸他賣茶葉。還可以多少得點進款的話。告訴他。我父親是個生意人。聽了我的計畫。立刻就挺牢這個意思。很要實行。我覺得很詫異。（因為我幾乎要打消這個計畫。）我看他是母雞還未伏卵。他就要計算到小雞。因為他立刻就算到在克爾弗賣茶葉。每年可以得利二十金鎊。他的意思。是把小飯廳改作店面。不必用那這失身分的生意人家的鋪陳。拿一張桌子當櫃檯。留一個窗子不改。那一個窗子改成玻璃門。他看我居然能夠有這種高見。很看得起我。我只盼望麻提小姐不要把我父女兩人看不起。

但是麻提小姐對於我們父女所定的一切計畫。是很耐煩很知足的。他說道。我曉得你們是竭力幫我。我只有一个條件。我父親是克爾弗很尊敬的人。我爲父親的面子起見。凡是我該還的債。讓我還清。一文都不欠。這是麻提小姐的條件。我同父親商量好。少提省銀行的話。只要作得到。連提都不要提。我們的計畫麻提小姐聽了。有許多疑惑不懂的。他看見早上我因爲不懂。問父親。被我父親嘗夠了。他不敢多問。他只好糊糊塗塗的勉強都答應照辦。不過盼望。別人不

麻提小姐  
見了男人  
就羞怯至  
老羞不能  
改

貴夫人總  
撒不開貴  
賤階級問  
題

要因爲他趕快的結婚。隨後我們提到賣茶葉。他聽了一驚。並不是因爲失身分。不過是他自己不能自信有力量能夠改圖新事業。恐怕自己性情不近。作不來。寧可減衣縮食的忍受。他看見我父親對於這個計畫。主意拿得很堅定。他歎一口氣說。只管試試看。若是辦不好。只好不辦。他又自己安慰自己。說道。好在克爾弗男人是不買茶葉的。因爲我所特別害怕的是男人。男人說話又響。又嚴厲鋒利。算帳同找錢。算得太快。假使是賣糖果給孩子們。我曉得我能夠叫孩子們一定歡喜我。

## 第十五回

榮歸

我未離開克爾弗之先。諸事都替麻提小姐安置好了。查美遜夫人居然也以爲然。查美遜夫人是我們的領袖。我們凡事都要先請教他的。他對於麻提小姐賣茶葉這個計畫。足足討論了好幾天。他討論的是麻提小姐既賣茶葉。是否可以讓他仍然享受克爾弗社會的利益。他討論的結果。我看作是有意羞辱格倫邁貴夫人令他難堪。查美遜夫人說道。女人嫁了男人。他的位分

階級。是要照男人算的。(中國所謂婦以夫貴 注)未嫁的小姐。是要照着他父親的身分階級算的。故此克爾弗的夫人小姐們。是可以同麻提小姐來往的。至於格侖邁貴夫人。無論查美遜貴夫人許不許。我們克爾弗的夫人小姐們。是要同他來往的。

不料隨即聽說。賀金士先生。賀金士夫人。下星期二就回來。我們聽了很詫異。簡直的是手足無措。他當真自己只稱賀金士夫人麼。他當真是絕對的全丟開他的貴夫人稱呼。公然把貴族身分丟開。變作一個平常賀金士夫人麼。他原可以作格侖邁貴夫人作到死為止的。查美遜夫人聽了。卻歡喜。說道。我最初就曉得他是個好居下流的東西。現在看來可見得我看得不錯。星期日在教堂。這個東西。卻是滿臉喜色。查美遜夫人特爲把面紗蓋了半邊臉。不看這個東西。我們卻不然。不把面紗蓋住。查美遜夫人因爲半罩面紗。卻丟了個好機會看賀金士先生的笑臉。同那種不勝幸運榮耀的神色。也看不見新夫人的羞怯紅臉。那天午後。瑪搨同遮唔也是第一次同到教堂。我看。還是這兩個快樂到滿臉的光采。賀金士新夫婦第一天在家款待來賓。查美遜夫人爲的是要鎮壓自己的神經擾亂。那一天把窗子都關起來。不透光。好像是出殯的樣

查美遜夫  
人簡直的  
是小孩子  
賭氣

子。聖雅各報。還大書特書的登載他們結婚的事。查美遜夫人很生氣。經多少人婉勸他。他纔肯再看這個報。

麻提小姐變賣家具等等。賣得很好。他只留了臥室同起坐房間的家具。他現時還要這間起坐室。等到幾時瑪榻招到住客。再讓出來。他把所有的東西。（據拍賣人說。有一個不知姓名的朋友買了。送給麻提小姐的。）都堆在這兩間屋子裏。我常疑心是費阿當太太轉託一個通線的人替他買來。送給麻提小姐。這個人一定自小就同麻提小姐久在一起的。纔能夠知道清楚。麻提小姐特爲喜歡特爲看重的東西。兩間屋雖堆滿東西。其餘的地方是很空的。並無什麼家具。惟有一間小臥室。是我父親許我買家具布置。預備萬一麻提小姐有病。我可以來住照應他。

我省下的不多幾個錢。都花光了。買了許多糖果糖球。引誘孩子們來。爲的是麻提小姐最喜歡孩子們在他身邊。有許多鮮明綠色的瓶子。是裝茶葉的。有許多玻璃盃。是裝糖果的。未開店的一天晚上。我同麻提小姐看看這間店面。我們覺得很得意。瑪特把地板洗刷得很白很乾淨。拿一張桌子當了櫃檯。櫃檯前面的地板。鋪上一張鮮明的油布。是給來買東西的人站的。牆壁

等處都是新粉飾的。滿屋子都是很好的新氣味。藏在新門的門楣之下。掛了一面很小的新招牌。上面是麻提達振京司奉準出賣茶葉幾個字。屋裏擺了兩箱茶。茶箱四面都印滿了詭怪字。不久就要開箱取茶葉裝瓶子。

未預備開茶葉店之先。還有一件事。我要補敘在這裏。因為本地已經有一間雜貨店。是約翰申開的。他的雜貨之中。就有茶葉。麻提小姐恐怕犯了同行相妒。心裏很不安。還未十分決定要開店之先。他不讓我曉得。就一個人走到大街上。把他要開茶葉店的主意。先告訴約翰申。還問同他營業有無妨礙。我的父親聽見了。說。這是太無知識的糊塗舉動。還說道。若是凡做生意的人。都要終天的奔走。彼此先商量過。有無妨礙彼此的利益。還有什麼生意好作呢。還有什麼商業競爭好說呢。我看也許這件事。在特林布大市面的地方。是辦不通的。在克爾弗小地方。卻還行得通。約翰申不獨對麻提小姐說是毫無妨礙。請得放心。我很曉得他還常常的告訴顧客。請他們買麻提小姐的茶葉。說自己店裏的茶葉。是很平常的。麻提小姐店裏的茶葉是選莊。現時那些有錢的種田人家。同發財的生意人家的太太們。是很喜歡多花錢買好茶葉的。闊人家所

暴發戶  
都不  
惜浪  
費吃  
好

老行家選  
不見受  
顯可見得  
免了  
世界透了

並非是真  
好買書不  
過爲小  
常爲小  
是姐小  
是姐小  
原

通用的是工夫茶同小種。發財人家的太太們，是很看不起的。非君眉茶珠不吃。

我又要說到麻提小姐了。因爲他公道待人，全無爲己的私見。別人待他也是這樣。因爲他向不欺人，以爲人也向不欺他。有一次有人送煤來，指天誓日的說，分量是秤夠的。我聽見麻提小姐止住送煤的人說道：你若是送了分量有錯的煤來，我曉得你是難過的。倘若這次的煤是分量不夠，我不相信下次送來的還是不夠的。他們若是有意欺他，一定覺得慚愧。同覺得欺騙孩子那麼慚愧。但是我父親說道：這樣老實，在克闌弗或者可以行得通。出來問世，是絕行不通的。據這樣看來，我看這世界真是壞透了。因爲我父親無論同什麼人交手辦事，總要疑那個人的。他總算是很謹慎小心的了。然而不過去年，他還被人騙了一千多金鎊。

我在這裏多逗留，不過是照應麻提小姐過新樣的生活。還幫着把現任的總牧師所買的書籍收檢好。因爲這位牧師寫過一封滿紙好意的信，給麻提小姐說道：當日令尊所置的書籍，一定是曾經妙選的。無論你作價多少，我很願照價買來。麻提小姐答應賣出的時候，在憂愁之中，還帶點高興，以爲這些書，又回到總牧師住宅，重新再擺在老書架上。現任的總牧師打發人來

原是不忍  
出賣的現  
任總牧師  
雖不肯拿  
去可謂體  
貼入微

說。他的地方不夠。恐怕擺不下。可否請小姐仍留多少。借擺在小姐書架上。小姐的回話說。我有了聖經同約翰申的字典。就夠了。又無暇讀書。我不好卻總牧師的一番美意。替麻提小姐留下幾本。

賣書的錢。同拍賣家具的錢。有些是拿來買茶葉。有些是作預備金。以備年老或患病用的。這一筆款的數目並不大。卻要費了許多事對麻提小姐說謊。（我以爲論理是很不應該的。很不容易實行。）因爲我們曉得麻提小姐的意思。銀行所欠的債。尙未還清。他若是曉得爲他預備下一筆款子。他一定心裏疑惑不安。不知應該怎樣纔好。況且他還不曉得朋友們怎樣的捐款替他給房租。我原很想把這件事告訴他的。不過這幾位夫人小姐們。以爲這件祕密事。很有特別味道。不肯說明。起初麻提小姐很盤問瑪榻住這種大房子。是靠什麼開銷。瑪榻要想出許多話來吱唔他。隨後慢慢的麻提小姐一切不放心的意思。也就不發生了。安安靜靜的過活。我很放心的離開麻提小姐。他開張的頭兩天。生意是非常之好。很出乎我奢望之外。我最奇怪的是。好像所有附近地方的人家。忽然同時都缺少茶葉。麻提小姐有一個做生意的法子。我卻

小姐買茶  
葉惟恐傷人

此是行文  
欲說故從  
法出後從  
來阿佛得  
京司得信  
回國

很要他改。遇着有人來買青茶。他總苦苦的勸人家不要買。說得青茶種種的不好。青茶有慢發的毒性。傷人神經。發生各種毛病。他只管苦勸。人家卻一定要買。他覺得非常之難過。我恐怕他不賣青茶。丟了一半的生意。我不知費了多少事。想了多少話。告訴他許多憑據。說許多享大壽的人。都爲的是吃紅茶。最後我得了一個好主意。引來作理由。告訴他北冰洋的土人。不獨享受鯨魚油。羊油。蠟燭的滋味。他們吃了。很能受用。這纔算是把青茶的問題解決了。後來他也承認。同是一樣東西。有人吃了。很受益的。有人吃了。如同吃了毒藥。以後不過是遇見年紀太輕的人。來買青茶。不曉得青茶的壞處。有人吃了。是會受害的。他還是勸人不買。有時遇見年紀稍大的人。應該曉得青茶有害。應該只買紅茶的。還是也要買青茶。他只好對着這個人。歎一口氣。

我以後是至少每季從特林布到克蘭弗一次。清理帳目。照料往來的生意書信。提起書信。我想起我寫給阿伽振京司的那一封信。我覺得很慚愧。好在我未把這件事告訴過人。我只盼望這封信是失落了。無回信來。也無影響。

麻提小姐開茶葉店之後。大約有一年。我一日接着瑪榻的很難解的信。請我快快的來克蘭



恐怕得有  
趣

弗。我恐怕麻提小姐有病。當天下午就走。瑪搨開門看見我。很詫異。我們照常的走入廚房。秘密的談話。瑪搨告訴我。不多幾天。他就要分娩。至多不過一兩星期。麻提小姐大約是不曉得。請我告訴他。瑪搨狂哭的說道。小姐。我恐怕他很不以我爲然。況且我一旦睡在床上。誰能服事他。照他應受的服事他呢。

我安慰瑪搨。告訴他。我就住在這裏。一直等到幾時他能起牀再說。我還說。他該告訴我。是爲這件事請我來。我曉得了。就會帶一切應用的衣服來。但是瑪搨滿眼是淚。氣又很餒。不像他向來。我只好不多說我自己的事。只好極力的安慰他。勸他不要胡思亂想。好像是有大不幸的臨頭。

我於是偷偷溜出大門。裝作要買茶葉的人。走進店裏。要驚麻提小姐。又看他過這種新生活。過得怎麼樣。這時候正是五月。天氣很暖。只關半扇小門。麻提小姐坐在櫃檯後。織襪帶。用的是很繁複的針法。在我看是繁複。在他手上。卻算不了什麼。他一面在那裏針出針進的。一面低聲的唱歌。我說是唱歌。音樂家聽見了。不過算作無腔無調的哼。哼得卻還好聽。我不是從腔調聽

這是說他  
父親自以  
爲是參觀  
第四批

出來。是從他所唱的字眼聽出來。他低聲所唱的是頌聖歌。我一聽他的聲調。就曉得他是心滿意足。我覺得很舒服（我正站在門口街上）。很同五月早上的和暖天氣相稱。我走進去。他起初不曉得是誰。站起來作招呼買客的樣子。不過一分鐘間。他認得是我。歡喜到把活計丟在地下。小貓抓住了。我們談了幾句話之後。我曉得他不知道瑪搗的情景。我打定了主意。不提這件事。且隨他去。瑪搗恐怕要照應小孩子。不能照應麻提小姐。那就很對不起小姐。一定不能饒恕他。我安慰他。答應他。我將來抱住孩子去見麻提小姐。替他求情。

我料得不錯。大約這是我們家裏的遺傳性。因爲我父親常說。他很少錯的時候。我到了之後。一星期。我抱了一包法蘭絨去見麻提小姐。給他看。他嚇了一驚。問是什麼東西。叫把梳妝桌上的眼鏡拿給他。他戴上眼鏡一看。覺得很新奇。看見各部分都長得極好。露出很慈愛神色。他終天都脫不了詫異神氣。總是用腳尖子走路。一點也不響。走去。看瑪搗。兩人歡喜到哭。麻提小姐看見遮唔。說了好些恭維話。說個不了。不知怎樣是好。幸而店鋪的鈴響。纔脫身走了。遮唔也是羞怯。不知怎樣是好。麻提小姐走了。他纔覺得心裏自然。我看見他。同他賀喜。他用大力同我拉

手。我現在還覺得手痛。

瑪揚睡在床上的時候。我忙的了不得。照應麻提小姐。替他弄飯。替他管帳。還要看看茶葉瓶。糖果盃。裝滿貨色。有時還要替他招呼買賣。我看見他作買賣的神色。有時令我發笑。有時令我着急。例如有個小孩子進來。買一兩糖杏仁。（四個大的共重一兩。）他總要加一個。說是補足分量。其實是秤得够高的了。我就說他。他答我說。孩子們喜歡多給。我只管告訴他。添一個糖杏仁。就是吃虧二錢五。我只管這樣說。他那裏肯聽。我想起他賣青茶的話。我就用以子之矛陷子之盾法子。告訴他糖杏仁很無益。孩子們吃得太多。恐怕不好。我這番理由。卻有點效果。以後若是孩子們來買糖杏仁。他就不添那第五塊。卻叫孩子攤開手掌。抓一把薄荷糖或是薑汁糖。放在孩子手掌上。以爲孩子吃了。可以解杏仁糖的毒。計算起來。糖球的生意。是不會賺錢的了。好在去年一年。賣青茶。卻賺了二十金鎊。況且他現在已是習慣了。並不喜歡這種生活。還可以結交許多人。他賣東西。分量是很足的。顧客無以爲報。卻常常的帶點鄉下東西來送總牧師的小姐。送的是牛酪腐。或是幾隻新下的雞蛋。或是鮮果鮮花。他告訴我。櫃檯上常擺滿這些東西。

小姐賣糖  
果又要多  
給道買賣  
錢不能賺

至於克蘭弗的大概情形。卻無甚變動。查美遜同賀金士兩家。還是不和。不相往來。其實只是  
一方面心裏不舒服。賀金士夫婦。相處得很好。很歡樂。很願意同人家拉交情。賀金士夫人。原先  
同查美遜夫人是很相得的。很願意重修舊好。但是查美遜夫人。以爲他們夫婦很要好。就是羞  
辱格倫邁一家。他自己是格倫邁家的人。一定不肯同賀金士夫人往來。木連納是夫人的同黨。  
自然是很出力幫夫人的。若是在街上遇見賀金士。或賀金士夫人。他就走過對面。露出很深惡  
遠慮的。想世界的大概情形。最留神的是看他眼前所走的路。等到賀金士或賀金士夫人走過  
了。纔照舊的走。普勒小姐常懸想。查美遜夫人。木連納。和宅子裏其餘的人。既是這樣的無禮對  
待賀金士夫婦。萬一他們隨便那一個得了病。怎樣是好。還是請賀金士看病不請呢。普勒小姐  
很不耐煩的。要看見他們無論那個得了病。或是遇着什麼事故。受點損傷。很要叫克蘭弗的人  
看看。當這樣爲難時候。他們怎樣辦。

瑪搨這時候起了牀。照常的走動作事。我定了一個限期。再過不久。我就要回家。有一天午後。  
天氣有點涼。比三個星期前五月的時候。還涼些。我們生了火。把店門掩上。我同麻提小姐。坐在

店房。看見一個男人。慢慢的在店窗前走過。隨後走過對街。好像是要看我們的招牌（特爲的藏起來的。）他拿出眼鏡來。左右上下的看。看了好一會。纔看得見招牌。隨即走入店來。忽然間。我想起來。這個人一定是阿伽振京司。因爲他所穿的衣很特色。是外國異鄉裁縫製的。臉色是很黃黑。好像是受過日光晒了又晒。滿頭的白頭髮。同他的臉色。反襯得很分明。他的眼睛黑而射光。他要留神看東西的時候。他能够把兩眼縮小。扯到臉上現出許多縐紋。他一走進來。兩眼看麻提小姐。就是這樣看的。他最初是先瞥見我。看我一會。纔轉眼看麻提小姐。麻提小姐覺得有些迷亂。有些害怕。這卻不足爲奇。他只要看見有男人走進店來。總是覺得這樣的心裏總以爲走進來買東西的男人。不是有一張鈔票。就是有一個金鎊。要同他找換。麻提小姐。最怕的是找換零錢。但是現在這位顧客。站在麻提小姐面前。並不是要買東西。不過兩眼釘住他。看他一面用手指敲桌子。像極了振京司小姐那樣好敲桌子。麻提小姐正要開口問他買什麼。他忽然轉過臉來。問我。說道。你是士米小姐麼。我答道。是的。這時候。我心裏絲毫無疑。曉得他就是阿伽振京司。這時候我心裏只要聽他再說什麼。看他再有什麼舉動。還想到他說出的話來。不知怎

樣的要嚇了麻提小姐一跳。看他的神氣。好像是不曉得怎樣的自報姓名。先是四圍的看。要買東西。以便有時候想好了。碰巧一眼看見糖杏仁。就放膽的說。要買一磅那種東西。我疑心麻提小姐店裏。沒得一磅糖杏仁。他一來是詫異這個人買這樣多。二來想到吃得太多。是很難消化的。心裏限替那個人着急。擡起頭來。正要勸他不要買這許多。那個人的臉色。很溫柔的。放鬆了好些。那種神氣一直打入麻提小姐心裏。麻提小姐說道。你是比得麼。說話的時候。從頭到腳都是發抖的。不到一會子。他走進櫃檯。兩手抱住麻提小姐。痛哭。老眼卻哭不出淚來。我倒了一鍾酒。給麻提小姐吃。因為他臉色登的變了。令我同比得看見都可怕。比得一連說了好幾次。說道。麻提。我的小女孩。我來得太驟。我來得太驟。

我勸他立刻上樓。睡在客廳的榻上。歇歇。他幾乎暈倒還是把比得的手抓得很緊的不放。兩眼很深思的看他。比得告訴他。不走開。他纔讓比得扶他上樓。

我一想。只好先把水壺放在爐火上。預備吃早茶。一面去招呼店面。讓他姊弟們細說。別後有千種萬種要說的話。我把這新聞告訴瑪搨。瑪搨聽見了。大哭。幾乎令我也要哭。他一連的問我

好幾次。這個人到底是不是麻提小姐的兄弟。因為我說過他的頭髮班白。又聽說他是個相貌很好看的人。麻提小姐對於這層。也有點懷疑。後來吃茶的時候。麻提小姐坐的是大交椅。對過坐的振京司。（即比得）注）麻提小姐可以飽看他。只願看他。茶是喝不下去。點心更是吃不去。

麻提小姐好像是自己對自己說話。說道。我猜。天氣熱的地方。容易使人老。你離開克爾弗的時候。頭上那裏有一根斑白頭髮。比得微笑說道。這是多少年前的話。

麻提小姐說道。真是年代不少了。我猜。你我都老了。然而我並不以為太老。他又恐怕說他老了。兄弟有點不願意。接着說道。但是你的一頭白髮卻很好看。

比得說道。麻提。我也忘記了年代了。你猜看。我從印度帶了什麼東西來給你。我帶了一件薄紗褂子。一副真珠頸串給你。放在我的箱子裏。箱子現時還在某海口。他也覺得這兩樣東西。同他姊姊的年貌不相稱。說完了。微笑。麻提小姐立時不覺得自己的年貌不相稱。卻曉得這兩樣東西太華麗了。的確不相稱。我看得出来。麻提小姐。有一會子在那裏微帶喜色的。想像他穿戴

已不覺得自  
自然發老  
一種想像

不知不覺的  
摸喉嚨者  
所謂摸者  
不謂摸者  
忘視真能  
形容真也

起兩樣東西時的情景。不知不覺的。一隻手摸摸喉嚨。他的喉嚨是很細嫩的。少年時很令人愛。（這是普勒小姐告訴我的。）但是那隻手摸的是薄紗。因為他向來都是用薄紗圍滿他的頸頸子的。他的手觸着薄紗。纔悟過來。自己這樣的年紀。不宜戴珠串了。他於是說道。我恐怕我太老了。但是我謝謝你想得到。這原是我少年時最愛的東西。

比得說道。我的麻提呀。我原是這樣想。我很記得你喜歡什麼。你所喜歡的。同母親所喜歡的是一樣。說到他們的母親。兩個人手抓手。抓得更親熱。他們這時候雖然不說。然而我曉得。我若是不在面前。他們是有許多話好說的。我站起來。要去收拾房子給比得住。我同麻提小姐回牀。比得一看見我動。也站起來。說道。我一定得到左爾治客店去定下房間。我的提包也在店裏。麻提小姐很難過的。說道。你不要走。寶貝比得。我求你不要走。瑪理。你也不要走。

麻提小姐心裏很受點擾亂。我們只好無論他要什麼。都答應他。比得又坐下。伸手讓他抓住。他用兩手抓住。我出去收拾一切。

那天晚上。我同麻提小姐談話。談到夜深。從夜深談到天亮。他把他兄弟這些年來的事。告訴



了我好些。他說他兄弟所有告訴他的事實。他都明白。我卻不能完全都懂。後來過了多少年。我不害怕比得的時候。我自己又問他。他笑我太好。告訴了我許多故事。聽他說來。很像聽說文楚申男爵歷險記。我的確以為他拿我開頑笑。我且把麻提小姐所告訴我的。說個大概。當英兵圍仰光的時候。他告奮勇投軍。被緬甸人捉了當俘擄。他卻有一樣本事。會放血。小部族的酋長得了危險病。他同他放血。得蒙優待。後來就放了他。他作了幾年俘囚之後。他接了從英國打回頭的信。信面都注了死字。他以為家裏只剩了他一個人。就長住下來。種藍靛。打算就在本地終身。因為本地的人。他都看慣了。一切的過活。也習慣了。那時候他接着我的信。他這時候雖是老了。卻因少年時一樣的氣盛。把他的田地產業出賣。有人給價就賣。回國看他的年老姊姊。他所說的。大概就是怎樣。他的姊姊看見他回來。比什麼公主都快樂。覺得比什麼公主都有錢。他談到我睡着了。隨後我聽見門響。驚醒了。麻提小姐上牀來。說一聲對不起吵醒我。原來我無論怎樣切實的對他說。多年失蹤的人。是當真回來了。同住在一所房子裏。他總不肯相信。以為不過是一場白日作的好夢。以為陪他坐了半夜的。不是比得。以為真比得。不是葬身在大海。就是

非手足情  
深不能  
動

埋骨東方怪樹之下。他這時候。神經極其不寧。一定不相信。一定要起來。走到門外聽他的呼吸聲。（我不願意叫作打呼。但是隔了兩重門。我都聽見鼾聲。後來這呼吸聲。把麻提小姐安安靜靜的送到睡鄉了。）

我不相信比得從印度回來。有富豪那樣富。他自己以為是窮的。但是他同麻提小姐。都不管是窮是富。無論怎樣。他們兩個人。根夠在克蘭弗過關日子了。比得回來之後一兩日。就把茶葉店關了。就有許多孩子們。很快活的。在外面等。擡頭看麻提小姐客廳的窗子。要接拋撒出來的糖果糖球。有時候麻提小姐半躲着身子。說道。孩子們。不要吃太多了。吃得太多。肚子會難過的。但是有一隻很有力的手。把他拖回去。又拋下來許多糖果糖球。有些茶葉是送給克蘭弗的夫人小姐們。有些是送給那些認得從前好跳好吵的少年比得的老人家。比得帶回來的。那件薄紗褂子。留下將來給法洛拉戈登小姐。（柘西布勞暗的小姐。）戈登的一家人。近年去了歐洲大陸。不久就要回來。麻提小姐是得意得很。預料享受將來比得看見他們的快樂。那掛珠串是看不見了。同時卻有許多貴重禮物。擺在普勒小姐。弗拉斯夫人家裏。查美遜夫人費阿當夫人

的客廳。很有幾樣極精巧的印度美術品。他們自然是不忘記我的。除了許多東西不算外。送我的。是裝釘極精的約翰申博士的大全集。麻提小姐滿眼含淚。請我受了這份重禮。算是他同姊姊兩個人公送我的。簡括言之。是人人都得些禮物。一個人也沒忘記。還有一層。無論什麼人。只要施惠過麻提小姐的。無論多寡厚薄。比得都是歡誠相待的。

## 第十六回 一團和氣

不到幾時。比得變成了一個克蘭弗無人不喜歡他的人。這也不足為奇。夫人小姐們。都爭先恐後的稱讚他。這也不足為怪。因為自從他打印度回來之後。把他們向來所過的安靜日子。激動得熱鬧起來。況且他所說的故事。比辛巴水手的故事。還要離奇得多。普勒小姐曾說過。無論那一段的故事。都比得天方夜譚。我是來來往往。有時在特林布。有時在克蘭弗。我原先以為比得所談的故事。雖然過於離奇。也許是真的。後來我覺得有點不對。譬如我們今天晚上相信他所說的一段離奇故事。明天晚上他告訴我們的故事。更離奇了。我不能不犯疑。況且我留心着

出來。他的姊姊若是在場的話。他所說的印度風俗還中聽些。這卻並不是因為麻提小姐曉得印度風俗。比我們多些。其實是他所曉得的比我們少。我又留心看出來。總牧師來訪的時候。比得談他所到過的異國情形。又是另外一樣的說法。若是克蘭弗的夫人小姐們聽見他對總牧師那樣說法。我看他們不見得當他是個特別令人驚奇的大旅行家。因為他東方的派頭很足。他們更喜歡他。

有一天。普勒小姐特為請他。座中有查美遜夫人。還打發木連納來侍候飯桌。並未請賀金士夫婦費阿當夫人。比得說道。我坐在這張別直硬背椅子。坐得很疲乏。求主人讓他盤腿坐。普勒小姐自然是答應他。他很莊重的坐下。普勒小姐附耳卻高聲的問我道。你看他像不像回教祖。我聽了這句話。禁不住想起佐唔士跛腳裁縫。當下查美遜夫人說得慢慢的。稱讚這樣打坐又利便。又好看。我又想起來。有一次賀金士坐在椅子上。不過兩腳交加。我們衆人都隨着查美遜夫人的見解。批評賀金士。說他粗俗。查美遜夫人麻提小姐普勒小姐。都以爲比得吃飯的動靜很新奇。又令我追想當日賀巴洛用兩尖的叉子吃青豆我們一粒也吃不着的情景。

比得  
賀金士  
不過是  
利

提起賀巴洛的名字。令我追憶。一件事。是比得回來不久。有一天是夏天晚上。比得同麻提小姐閒談。那一天很熱。麻提小姐熱到很難受。比得卻覺得非常之舒服。麻提小姐近來最喜歡作的事是抱瑪搗的小孩。那小孩是很喜歡他抱。不過麻提小姐體弱無力。只要能够抱得動。很是要抱的。我說的這一天天熱。麻提小姐比往常疲倦。太陽西下之後。他纔有精神。把搗牀車到窗下。可以看街。同時又聞得着晚上涼風送來的一陣一陣野田的草香。酷熱的時候。原是寂靜的。到了晚涼。窗子房門都打開。就聽見許多人聲。街上孩子們這時候（在十點與十一點鐘之間）還在那裏頑耍。望見許多人家。雖然是很熱鬧的。點的蠟燭卻不多。心裏很滿意。比得麻提小姐同我們有一會都不響。各人有各人似夢非夢的幻想。後來還是比得先說道。

小麻提。我最後一次離開美國的時候。我可以發誓你快要結婚了。假使當日有人告訴我說。你是不嫁的。作老小姐作到死。我定要笑那個人的。

麻提小姐不答。我想了許多方法要改了話柄。我笨極了。簡直的想不出來。我還未開口。比得又說道。

比得粗心  
忘談魯事  
又牽動麻  
情絲小姐的

住在烏特理的賀巴洛。是個好男子漢。我常以為總是他娶我的小麻提。瑪理。你現在自然不是這樣想。但是他從前很是個美秀女子。我是這樣想。我看賀巴洛也是這樣想。我原是個不中的小畜生。他卻待我異常之好。他不該在我未回國就先死了。令我無以為報。我因為他那樣的待我。我纔想起他很愛你。我們兩個人出去釣魚。談來談去。都是談麻提。可憐的狄波拉。有一天我拉了賀巴洛到我們家裏吃便飯。剛好狄波拉在鎮上看見阿理貴族的馬車。以為阿理貴夫人要枉駕來訪。狄波拉因為我請一位生人來家吃飯。他很教訓我一頓。這是許多年前的事。過了半世以前的事。然而追想起來。不過像是昨日的事。我不曉得還有別人可以比得上他作我的姊夫。我的小麻提。你當日真是太無手段了。他一面伸手拉麻提小姐的手。一面說道。小寶貝。你該叫兄弟同你作媒。兩面傳意。哈。麻提。為什麼你發抖打冷戰。因為是窗子大開。瑪理。你立刻關窗子。

我關了窗。低下頭。去同麻提小姐接吻。要看看他是不是受了涼。他拉住我的手。重重的一抓。許是不知不覺抓的。過了一兩分鐘。他同我們說話的聲音。還是平常一樣。對我們微笑。把我們

的不放心。都化爲烏有了。我們力勸他飲點香甜酒。睡暖牀。他是耐煩的照辦。我原定明日回家。我未走之前。我留心細看。曉得打開窗子受涼的效果都消滅了。最後幾星期。他們住宅的所有許多布置。都要重新更改過。都是我在那裏照料。把店面又改回頭作小客廳。空虛的屋子。都擺滿家具。堆到房頂。

有人提過。請瑪搨夫婦另外住。麻提小姐絕不答應。普勒小姐以爲另外住是最好的辦法。麻提小姐很動氣。是向來未有過的。麻提小姐最感謝的是瑪搨。永久的常在左右照應他。只要瑪搨願意。也很喜歡有遮唔這樣的一個男人在家裏。因爲多少日子。總看不見遮唔的面。至於孩子們太多的話。只要他們都是很可愛。如他的小乾女兒（也名麻提達）一樣。就是添多幾個孩子也不討厭。只要瑪搨不討厭。況且若是再生第二個女孩子。一定要取名狄波拉的。瑪搨生下第一個女兒來。就要取名麻提達。勸了麻提小姐多少次。纔答應的。普勒小姐不敢再提。響也不敢響。只對我說。瑪搨夫婦。既然仍同麻提小姐同住。雇用瑪搨的姪女兒幫忙。卻是很好的辦法。我同麻提小姐和比得告辭回家。他們過日子覺得很舒服。很知足。只有查美遜夫人當賀金。

士夫婦們是平民。不當是貴族。兩家還是很不和。麻提小姐是心軟的。比得是個好結交朋友的人。看見了。心裏都不好過。我說了一句開頑笑的話。我說。我預料有一天。查美遜夫人。或是木連納。得了病。他們就立刻同賀金士作好朋友。但是麻提小姐不願意我盼望人家得病。隨後等不到過年。他們講和。仍作好朋友。

十月裏有一天。是個吉日。我得了兩封克蘭弗的信。普勒小姐麻提小姐都寫信請我來會戈登們。說的戈登的兩個孩子。都長大了。一家人居然生還英國。柘西布勞晤雖然是身分不同。卻還是同前一樣的好性子。一點也不改。他有信說。他同戈登少佐。十四日可以到克蘭弗。要同查美遜夫人（因為是貴夫人名字應該先列）普勒小姐麻提小姐致意……他們當日那樣的同父親姊妹要好。我能忘記了他們麼……還同菲拉斯夫人賀金士先生（信內又說到他怎樣的同已死的要好）賀金士先生的新夫人致意。還說這位新夫人。一定得許戈登夫人同他作朋友。況且又是他丈夫的老朋友。簡括言之。戈登夫人的信。無論那一位老朋友。都要致意到。上自總牧師（是布勞晤大佐既死之後柘西小姐未嫁之先到任的）下至巴克爾。一個都不漏。並



普勒小姐  
葛視布勞  
唔大佐

極刻薄的  
話查美遜的  
夫人以君子  
人度君子小

且請這些人吃飯。不請費阿當夫人。因為他是後來纔到克爾弗的。他因為戈登夫人除外。他很愛悶。有許多人曉得戈登夫人。連巴克爾都請在內。有點奇異。普勒小姐解說道。我們須記得。布勞唔大佐教養他的女兒。是不講什麼階級貴賤的。我們原是看大佐的面上。屈尊忍受的。惟有查美遜夫人以為戈登夫人把巴克爾也請在內。是恭維他。因為戈登夫人把巴克爾（從前是查美遜夫人的女侍）同賀金士夫婦。當同等的看待。

但是我到了克爾弗。還打聽不出來查美遜夫人的意思。這位貴夫人。到底還是去。還是不去。比得說。夫人想去。也該去。普勒小姐以為無望。只是搖頭。但是比得是個善於畫策的人。第一件。他勸麻提小姐寫信給戈登夫人。告訴他。有一位費阿當夫人。是很要好。很和平。很大方的。求他也請在內。當下就得了回信。附了一個請帖給費阿當夫人的。還說要煩麻提小姐親手送去。解明爲什麼漏請。費阿當夫人是很歡喜。很謝謝麻提小姐。謝了又謝。比得曾說過。你們把查美遜夫人交給我。我自自辦法。我們就讓他去辦。況且我們很曉得的。這位夫人。若是打定了主意。是無法可以挽回的。我們樂得讓比得去辦。

突如其來  
令人不可  
捉摸

從一點不  
相干的消  
息就無中  
生有胡猜  
許多事此  
善於造謠  
者  
雖是苛刻  
話然難保  
普勒小姐  
不是想嫁  
比得

我同麻提小姐都不曉得他是怎麼辦的。隨後有一天是戈登夫人要到的早一天。普勒小姐問我。我們纔曉得。他問我道。你會否想過。比得同查美遜夫人。有過什麼婚姻的問題沒有。因為查美遜夫人。居然肯去左爾治客店吃飯。他已經吩咐木連納。請他們在那最矮的坐位。擺一張踏腳小矮檯。因為他要來。曉得那裏的椅子太高。普勒小姐打聽到這一點消息。就胡猜亂想。猜出許多事。還說了許多擔憂的話。說道。若是比得當真娶了查美遜夫人。那位可憐的麻提小姐。怎樣是好呢。他什麼人都不娶。偏偏的要娶查美遜夫人。他的意思。以為克蘭弗很有幾位小姐。們。比得都很大可以挑選。都比查美遜夫人好。我看普勒小姐。意中存了一個可以配得上比得的未嫁人的小姐。因為他連說了好幾次。說道。一個寡婦人家。還要想嫁人。未免太不顧臉了。

隨後我回到麻提小姐家裏。我的確想到。比得也許要娶查美遜夫人。我也同普勒小姐一樣的替麻提小姐擔憂。比得手拿了一張大告白的底子。告白上說道。曾經在特理王。歐狄王。西藏大拉麻。駕前演過的變戲法大名角家。布路耐。在克蘭弗演戲法。只演一夜。告白上說的那一夜。就是明天晚上。麻提小姐喜歡極了的。給我戈登夫人的信看。戈登夫人答應看把戲。麻提小

寫得令人  
加倍懷疑  
擔憂

姐還說。這全是比得的布置。原是他寫信請布路耐來的。一切費用都是他擔任的。戲票全是贈送的。只要戲場容得下多少人。就送多少票。簡括言之。麻提小姐是很喜歡這個辦法。還說明天還像是他少年時所到過的一所娛樂場……這次是同戈登夫人在左治爾客店吃飯。晚上是看布路耐在大會議廳看把戲。但是我卻很留意告白上還有一行要緊的字。說是查美遜貴夫人主席。

原來比得是挑選了查美遜夫人主席。也許是他心裏這時候只有查美遜夫人沒得他的姊姊了。從此以後。麻提小姐又要過伶仃孤寂的日子了。我看到明天的事。心裏是毫不歡樂。所有麻提小姐無知無識所預料明天種種的樂事。我聽了。只有使我加倍難過。

我一天都是忿怒。遇着小不如意的事。都變成很重大的。就要動氣。一直等到衆人都齊集在左治爾的大廳。戈登夫婦小女孩法洛拉。還有一位叫呂多維。都是很活潑好看。又和平。我因為留心看得不及招呼他們。我看見普勒小姐。也一樣的忙。我向來未看過查美遜夫人這時候。那樣奮發精神。無論比得說什麼話。他都是很注意的。我湊近些。聽他說什麼話。我一聽見他

一天槍下  
來無是荒  
唐無稽之  
極虧他做  
得出這種  
話比得好  
人美而施  
道只好看  
道好話對

說的全不是愛情的話。我纔放心。他臉色只管是很莊重。原來他技癢了。故態復萌。還是要開頑笑。我聽見他對查美遜夫人說的。都是在印度遊歷所見的事。告訴他那大雪山有多高。說完一段又一段。越說越高大。所說的都是出乎情理之外。查美遜夫人聽得很有意思。以爲他所說的。都是真的。我猜比得以爲這個貴夫人是冷淡寡情的。不是用極有力的奮發話。不能振刷他的精神。快要說完的時候。比得說道。到了大山的最高處。自然看不見山下所有的動物。走獸飛禽之類……無論什麼東西。都是不同的。有一天。我看見一個會飛的東西。我就放槍一打。那東西丟下來。我一看。原來是一個有翼的小天使。我卻很驚愕。這時候比得看見我看他。對我瞬眼。瞬得很淘氣。我的確心裏很明白。他無意娶查美遜夫人。夫人聽了。很不舒服。很驚懼的。說道。

比得。拿槍打天使。不是褻瀆神聖嗎。你看不是的。

比得立即放下臉來。現出莊重神色。好像自己也覺得很不對。他還說道。還是你提醒我。我現在纔覺得是很不對。但是夫人要記得。我一向都是住在野人堆裏。他們都是不奉教的。還有些恐怕是不服國教的。這時候看見麻提小姐走來。快快的改了話柄。談點別的。過了一會。回頭過

我說道。瑪理。你聽了我的離奇故事。不要驚懼。我以為查美遜夫人是個容易受愚弄的。況且我拿定主意。要和解他。把他敷衍好。第一步是先要提起他的精神。我特爲的請他今天晚上作主席。提倡這個可憐的布路耐。賀金士夫婦快要進來了。我先敷衍住他。要他來不及的同他們發氣。我要人人都彼此要好。因爲麻提聽見他們不和。心裏是很不安的。再過一會。我又要使些手段。你不必驚懼我打算好了。今天晚上。我進大廳。要左手拉住查美遜夫人。右手拉住賀金士夫人。你只管看。我辦到辦不到。

我不曉得他又耍什麼手段。居然辦到這兩個人交談了。戈登夫婦全不曉得克蘭弗還有這種彼此膜視的事情。也很出力的使他們兩個人言歸於好。

自從這一天之後。克蘭弗社會。是同從前一樣。彼此都是很和氣的。因爲麻提小姐。是喜歡和氣相處。我見了很高興。我們人人都愛麻提小姐。不曉得怎麼樣。只要有麻提小姐在左右。我們都覺得好些。





